

新工人文学

2020.1.1
第五期



农村工友之家
FICU Gong You Zhi Jia Gong Hui

球菌 《我们2s·劳动交流市场》剧本

苑长武 大凉山的呼唤

智啊威 去羊庄捉鹤

胡卉 山中鼠患

羊白 流水依然是对时间最好的解释

费德 史诗般的写作：意大利工人文

学的背景、题材与风格

池沫树 火车，火车，春运的火车



新工人文学

文学双月刊

(每逢单月 1 日出刊)

主编：范雨素

执行主编：万华山、小海

编辑部主任：付秋云

编辑：许多、郭福来、金红阳、徐良园、李若、易静、苑伟、王春玉

编委会成员：刘忱、李云雷、师力斌、王德志、鲁太光、西元、张慧瑜、袁凌、孟登迎、郭春林

志愿者编辑：汪子津、刘薇薇、范庆奇、何小新、张少璞、刘雨嘉、刘一然、苏鹏程

封面“新工人文学”为师力斌书法作品

封面人物：苑老师和孩子们

封面设计：王倩、万华山、小华

承办单位：北京工友之家 & 皮村文学小组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友之家

投稿邮箱：×ingongrenwen×ue51@163.com

《新工人文学》微信二维码：

“皮村工友”微信二维码：



特别声明：

本刊属内部刊物，仅供学习交流，不对外销售，如需转载请联系。

2020/01/01

卷首语

书写人生第二回

/ 范雨素

马上，就是 2020 年。

我每一次看到一串数字时，总会想起一阙词，一首诗。

比如，当我看到 1991、2002 这两个数字时，想到了有限循环的小数，想到了回文诗，想到了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武汉归元寺元归汉武，想到宇宙里无限循环轮回的永动机。

当我看到 2020 时，我想到了 100 年前的 1919，想到了古诗，“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想到了人间第二春，想到了宋词的叠韵，“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过去的一年，倏忽一瞬。但如夏日感受蝉鸣，也发生了好多让人不能忘的事情。

我们当代农民的写作，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照亮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

因为文学，我们文学小组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日本、新加坡、英国、美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都正面讴歌我们的文学作品。

我和来自全世界的国际友人聊国际文学。

加拿大的李彦老师说，因为我们文学小组的文学作品，她作为华裔感到扬眉吐气。她看到这些年，我们好多作家的文学作品，写男人就是在卖假证，写女人就是在卖淫。她觉得这样的文学作品让她在加拿大也难为情。

我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章毅诚聊天，聊起了钱钟书的《围城》。我说，我不喜钱钟书，他把家国看得那么轻飘飘，说“日本人烧掉了好多子虚乌有的房子”。我对章毅诚讲起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个成语的出处。

讲完之后，我看章毅诚一脸平静地看着我。我问章毅诚，你知道？章毅诚点点头。我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卖弄和无知。

章毅诚是一个来自美国的白人青年，他看着我的表情，使我明白，他比我懂得的中国古典文学多。

于是，我决定以后和人交谈时，把自己设置成“国际文学低配模式”。

后来，我和来自意大利的国际友人费德谈世界文学时，我们谈意大利的《木偶奇遇记》里的匹诺曹的长鼻子。我对费德说，我们中国的小孩，无论是村里的，还是城里的，基本上都知道《木偶奇遇记》这个故事。上至60岁，下至6岁，都听过这个故事。费德说，他喜欢看徐则臣的《北上》，和宁肯的《中关村笔记》。

地球是个文化共同体呀。

我还和费德聊起了《看不见的城市》里那个给忽必烈大帝讲故事的人。又聊起意大利童话里有一篇故事和安徒生的《野天鹅》大同小异。

来自荷兰的柯雷教授和来自美国的叶纹教授，多次来到我们的文学小组，还有南洋理工大学的丁珍珍老师，给我们上课，指导我们写作。

1919年，我们中国农民的形象，是《红高粱》，是《菊豆》，是愚昧，是贫弱。

白驹过隙，2020年了，我们中国农民的形象呢？按意大利学者费德的说法是，勤劳、智慧、善良……

100年，我们的国家跨越了别的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升级模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马上是2020年，真心地希望我们的《新工人文学》是“争渡，争渡”，在世界文学上溅起更大的水花。

2020年了，过去的日子是朱自清的《匆匆》，是焦虑恐惧，缺乏自信的，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明天的日子呢，是2020年，是人生第二春，是我们的日子，可以变成一现的昙花，是我们《新工人文学》，更上一层楼。

目录

卷首语

书写人生第二回
/ 范雨素

小说

去羊庄捉鹤
/ 智啊威

一根筋
/ 孙文斌

变心的丈夫
/ 文思

杏春
/ 丁大成

风和日丽
/ 胡杨树

非虚构

1 山中鼠患 033
/ 胡卉

无腿乐哥 041
/ 李柰

001 阿婆之患 046
/ 苏木清清

008 散文

016 触摸死亡的一天 056
/ 王善常

018 父亲和他的土木工具 060
/ 赖运胜

023 一棵枣树的故事 070
/ 刘奔海

母亲的香椿腌菜

/ 周书华

新工人口述史

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

/ 李文丽

诗歌

钢筋工（外一首）

/ 王田喜

每一度电，都有祖国的光明（组诗）

/ 白炳安

面朝机器（外一首）

/ 冉乔峰

我总是写不好我的故乡（外一首）

/ 何水明

075 火车，火车，春运的火车——有感东莞东站列车员帮旅客爬窗站长被免 089

/ 池沫树

老同学，皮村等等我 092

/ 徐良园

079 流水依然是对时间最好的解释（外三首） 094

/ 羊白

乳名（外三首） 096

/ 蒋波

083 老虎嶺的天空是天然牧场（组诗） 097

/ 程向阳

084 天井 100

/ 黄晓平

086

新工人戏剧

087 献给工作不开心的人——《我们2s·劳动交流市场》观前指南·导演阐释 101

/ 球菌

《我们2s·劳动交流市场》剧本
/ 球菌 104

《我们2s·劳动交流市场》剧评：
劳动真的光荣吗？
/ 龙哥 136

文学讲座

史诗般的写作：意大利工人文学的背景、题材
与风格 138
/[意大利]费德

法律栏目

公司可以随意解聘员工吗？ 152

好书推荐 153

新工人掠影

大凉山的呼唤 156
/ 苑长武

编后记 169

小说

去羊庄捉鹤

/ 智啊威

羊庄来鹤，是一九九八年的事儿，那年豫东一带，连日暴雨，暴雨过后，数十只宛若云朵般的仙鹤便飞临了羊庄。

仙鹤的突然而至，在吴庄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说：那是鹤。

有人说：那是仙鹤。

有人说：那仙鹤是从昆仑山上，王母娘娘的瑶池里飞来的，是仙物！

……

关于仙鹤，一时间众说纷纭，最后教书匠吴育人从人堆里走出来，跳到吴三娘家的石墨盘上，大呵一声，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把目光纷纷砸向吴育人，吴育人抚了扶眼镜，弯下腰，扫视着大家，一脸神秘地说道：据古书上记载，鹤肉乃大补之物！

吴育人此话一出，拉长了众人的脖子，也撑开了他们的眼睛，于是一个个迈着急步向吴育人身边靠拢了过去。有人面带疑惑，问吴育人，鹤肉咋个大补法？吴育人诡异一笑，不再多说。他跳下石磨盘，朝村头小学匆匆而去。待吴育人的背影在官路上消失，青天白日里“轰隆”一声巨响，霎时便从那巨响中炸出了千百只鹤来……一时间，那群仙鹤在吴庄村人嘴里翻飞，在脑袋里盘旋，在耳朵里鸣叫，经久不息……

自从吴育人公开发表仙鹤乃大补之物的言论后，村里人便整日众星拱月般围着他，一脸谄媚地盼其把话讲完，然而吴育人却守口如瓶，不愿多说。但人心不死，大家像盼日月一般，盼着吴育人那两片锈蚀的嘴唇，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裂开一条缝，掉下

一两句关于仙鹤大补的内容，但最终也未能如愿。

吴育人越是不说，大家的兴趣越是浓厚，那几日吴育人在村里，俨然成了一位明星，无论他走到哪，身后都跟着一群人，嘴里念经班重复着那句：吴老师啊，鹤肉咋个大补法儿？你给俺说说呗，你给俺说说呗吴老师……

然而吴育人上课下课，吃饭睡觉，毫不理会身后那汹涌的声浪。

得知吴育人身边终日人群簇拥的那一刻，吴瞎子朝脚下吐了口浓痰，在自家院中嚷道：吴育人懂个蛤蟆尿尿啊？当天中午，吴瞎子命令其八岁的儿子铁头敲响洗脸盆走在前头，自己循声跟在后头，摸索着来到村头的打麦场上，发表了一番震耳发聩的演讲，令在场者无不震颤。吴瞎子从不刷牙，嘴像茅坑。那天他扯着那张臭气熏天的大嘴，接着吴育人的话茬子往下说道：鹤肉不仅大补，还具奇效哩！人吃一口，三天不饿，吃一只，长命百岁。有眼疾者吃鹤眼，有腿疾者吃鹤腿，吃罢后，瞎子睁开眼，能看十里，瘸子扔掉拐，健步如飞。吴瞎子此话一出，瞬间把人群煮沸了！

吴瞎子祖传算命，自从算对雨期，蒙对祸福之后，人们对吴瞎子的话便深信不疑。因此他话未讲完，已经有几个人按捺不住，开始往家里跑去。既然鹤那么金贵，还耽误什么？快去捉啊！我父亲率先跑回家，冲进厨房，掂起菜刀便往村外跑。父亲腿长，跑得快。而他身后的村民们，也举着锄头或铁锨，一个个杀气腾腾，往羊庄奔去。人群跑

过，尘土纷飞，像天地间下了一场黄雾。

待大家跑到村头，恍然看到村长背着手，眉头紧锁，站在那条被饿瘦的路上。人群停下，跑在前头的父亲见状，一脸谄媚地迎上去，给村长递了根烟，村长没接，父亲尴尬地举着烟恳请道，村长，一起去羊庄捉鹤吧？村长默不作答，父亲又说，不用您老动手，您负责指挥就行！村长叹了口气，环视大家，片刻后，佯装疑惑地说道，有您吴会计在，还需要我瞎指挥吗？村长说罢，哼了一声，把目光投向村外的空茫处。那一刻，我看到从村长嘴里蹦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成了青筋暴起的巴掌，那巴掌不偏不倚地打在父亲的脸上，“啪啪！啪啪！啪啪！”那巴掌先是打掉父亲的牙，继而打烂父亲的嘴，最后活脱把父亲的脑袋打成了一个稀烂流水的番茄……

父亲也是一时糊涂，其作为村里的会计，面对捉鹤这等大事儿，竟未事先向村长禀报……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父亲的肠子都悔青了，但没有一点用。说着，村长退到路边，把道儿让开，把目光啐当一声砸在父亲头上，故作轻松地说道，快去吧，吴会计，别耽误了您老人家去捉鹤！说罢，村长转身欲走，父亲紧追上去，一手拉住村长的胳膊，一手“啪啪”朝自己脸上扇了两耳光，两边脸上一前一后冒出了无根红指头印。村长回头瞥了一眼，父亲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乞求道，村长，讲两句吧。说罢，父亲率先鼓起了掌，一时间，呆愣的村民们方灵醒过来，紧跟着鼓起了掌，说来也奇怪，那掌声大风呼啸而来，一点点刮走了村长脸上

的乌云……

村长清了清嗓子，挺直腰板儿，面向众人说道：关于去羊庄捉鹤啊，你们都比我懂的多，你们一个个都是当皇帝的材料子，能听得下我这个屁大的村长瞎叨叨？村长把大家寒碜了一番，村里人一个个羞愧得恨不得把头插进裤裆里去。村长看着一颗颗低垂的脑袋，哼了一声，正色道：大家要是非让我讲，那我就讲两句，关于去羊庄捉鹤啊，有三项重点，四项注意，五项必须！我今天长话短说。于是便慷慨激昂讲了两三个钟头，嘴角上的白沫子不停地往下掉……

村长讲罢，示意父亲上去总结总结，父亲连连推辞，村长面露不悦，父亲头一缩，像踩着棉花一般摇晃着走到人群前头。村长见父亲一副绵软相，当即吼道，挺胸！抬头！收屁股！父亲顺着村长的指示做好这一系列并不连贯的动作后，面向大家咳嗽了两声，说道：村长讲了那么多啊，概括起来啊，也就四句话啊。这第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家回去尽快制作捉鹤工具。第二：一个月后的今天，带上工具，全村出动，由村长带领大家一起去羊庄捉鹤。第三：个人捉到鹤后，其五分之二要上交村委会统一管理。第四，严禁提前捉鹤，发现一起，惩处一起，绝不手软！

父亲总结罢，村长又给大家算了一笔经济账：你看啊，吃一只鹤，不仅长命百岁，还一辈子不饿。一辈子不饿，那就不用种田了，不种田，田地就可以卖给邻村搞大棚，一亩地少说也能卖个千儿八百！最后，村长话锋一转，一脸认真地说道，另外啊，我再

强调一点，关于捉鹤，任何人人都不得走漏风声！在这紧要关头，大家务必要头脑清醒，要时刻铭记“鹤是有限的，想捉鹤的人是无限的”这一客观而严峻的现实！现在，我正式宣布：散会！

一说散会，人群哗啦一声，急流般朝各自家中涌去。

那天父亲回到家后，从仓库把早年打兔子用的那把猎枪扒拉了出来，那枪管已锈蚀斑斑，父亲就用纱布反复打磨，调换枪栓，清洁枪托。有的人家制作了弩，这一古老的作战工具，其制作手艺在乡间早已失传，孰料在这个时候，弩又在乡村现身了。另外在制作捉鹤工具的过程中，为避免给旁人带来启发，引起效仿，大家对自己制作的捉鹤工具皆守口如瓶。比如我父亲，在被人问及做的什么工具时，便长叹一声说，哎，啥工具都不会做，磨了两把菜刀。随后，父亲又补充道，万一你们把鹤打伤落地，鹤没死在地上逃跑，我提着菜刀追上去，三刀两刀砍死了，这只鹤你多少不分给我点？父亲这样一说，对方倒不好意思了起来，连连说，哎呀吴会计，什么分不分啊，要真是那种情况，那整只鹤都该是您的！父亲听罢，哈哈大笑，边笑边用手指头点着人家说，吴军，你个鳖孙觉悟可不低啊！

那段日子，是吴庄数百年来最为癫狂的一段时光，大家争分夺秒，我家也不例外。父亲一边修理猎枪，一边研制枪药，母亲帮其打下手，两个人终日忙得不可开交，饭都来不及做。往昔一天三顿，现在成了三天一顿，而且做得极其潦草。有一次，父亲想吃

面条，母亲匆匆和了面，水烧开后，把整块儿面直接扔进了锅里煮，煮熟后在水里冰冰，用手撕着吃，美其名曰：手撕面。由于删繁就简，节约了时间，父亲颇为满意，因此吃得津津有味。

我家还算好的，有的人家情况更糟，三天五天不做一顿，半月下来，村里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仿佛一阵轻风就能把人吹到天上去。虽然大家一个个瘦成了皮包骨头，但目光却炯炯有神，步伐铿锵，整天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饭都来不及做，庄稼更是无人料理。地里长出了齐人高的野草，村里人无暇顾及，也毫不心疼，有了鹤，谁还稀罕那几棵穷庄稼？

家畜们平时都是吃主人的剩饭，如今人的嘴都来不及待弄，家畜们的处境便更为窘迫。我家那头花猪在猪圈里一连数天发出抗议般的惨叫，见主人并无反应，大概也颇感绝望，于是在一天下午“轰隆”一声，那头花猪把猪圈撞开一个豁口，随即又撞开了大门，冲出院子，冲向了荒草葳蕤的田野……

见猪跑了，母亲很是惶然，她丢下手中的活儿便要去追，却被父亲严厉制止了：啥时候了？还稀罕那头猪？母亲望着猪逃跑的方向，又看了看怒目圆睁的父亲，长叹一声，转而又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工作中。

为提高热情，给大伙鼓劲儿，村长张罗了两个人提着油漆桶，开始在村里刷标语。几天下来，村里所有的墙上都刷上了极具鼓动性的猩红标语。另外村长还编了《捉鹤歌》，组织一帮娃崽们在村子里走街串巷，

打着快板唱着歌。那词儿是村长自己写的，用词粗犷，旋律铿锵，至今还在我脑袋里盘旋：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

仙鹤飞到了杨家庄

要想致富快去捉

金子银子满院落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

不想致富睡大觉

老婆孩子跟你闹

人家喝汤你喝尿

让你个孙子还睡觉！

……

那阵子，这段快板被那几个复读机般的孩子用嘴巴反复播放，那声音吹刮着村里的角角落落。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家非但不觉厌烦，还格外青睐，困饿时听一遍这快板儿，萎靡者瞬间睁大双眼，精神抖擞，像打了鸡血一般！

有时，我父亲困乏得厉害，但又不忍把宝贵的时间用来睡觉，因此便喊我去拿两根火柴棍，在灯光下撑起眼皮儿，继续工作。那时他正全神贯注地修理着那把猎枪，双眼因布满密集的血丝而看上去殷红异常，十分恐怖。

转眼间约定去捉鹤的日子到了，人们因激动而发出兴奋的尖叫。有的人家噤里啪啦

地放起了鞭炮，引起众人效仿，一时间村子里仿佛过年了一般。

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大家手握工具，站在村头，等待着村长发号施令。而村长姗姗来后，却劈头一句：大家都先回去吧！回去把锅砸了，把厨房推倒，然后咱们再去羊庄捉鹤。村长的话像一颗炸弹，冷不丁地在人堆里爆炸了：先是一声巨响，紧接着便是地动山摇……待大家从巨大的震颤中稳住脚后，面面相觑，继而纷纷向村长发问。村长背着手，用冷冽的目光扫视着七嘴八舌的村民，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村长问，谁不想砸锅，站出来说道道？大家再次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村长当即反问道，捉到鹤还用吃饭吗？不吃还用锅吗？锅都没用了还需要厨房吗？这时，吴三娘站了出来，颤巍巍地问道，村长，那万一像我们这些老家伙捉不住鹤，又没了锅和厨房，从羊庄回来以后还咋生活？面对吴三娘的疑问，村长撇了撇嘴，继而大声吼道：连鹤都捉不到一只，还有脸活在这尘世？！

村长的最后一句话掷地有声，众人听后一个个拍着脑袋感叹道：恁简单的道理，我咋就没想到呢！于是众人转身朝各自家中跑去，到家后先砸了锅，后推倒房，一时间村子里房屋倒塌的轰隆声此起彼伏，烟尘弥漫。

那倒塌之音连绵起伏，直到薄暮时分方才静止。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家就在村头集合完毕，很多人都是一夜没睡，太激动了睡不着，一个个眼圈黑紫，眼珠通红，站在那

里，眼巴巴望着村长家。村长在天亮透后才从家里缓缓走出。他挺着啤酒肚，边走边剔牙，走到人群前，“呸”地朝地上吐了一口，环顾大家，看到众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撇了撇嘴，说道，都瘦成这熊样了都，还有力气去捉鹤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有！声音洪亮，出人意料，有的人为增大声音，把脸和脖子憋得通红。村长还是有点不相信，这时年近花甲的吴三爷，突然脱离人群，向沟边跑去，他边跑边喊，村长村长，俺老头子先给你表演一个。说着，吴三爷抱住沟边上的一棵大树，唰唰爬到了树梢，村长吃惊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吴三爷表演完毕，众人欲效仿，却被村长制止了。村长乐呵呵地说，你们的实力我看到了，省点力气吧！把力气用到羊庄去，把力气用在捉鹤上！现在我正式宣布，去羊庄捉鹤，出发！

村长话音一落，人群顿时沸腾了起来，有的人扭着屁股跳起了舞，有人扯着公鸭嗓子唱起了歌，有人放下捉鹤工具，把双手拍得震天响……

村长满脸堆笑地打着手势呵道，日他姐，捉鹤回来再庆祝！然后大手一挥，便带领着吴庄的老少们，浩浩荡荡出发了。

人群里父亲最引人注目，因为他扛着一杆明晃晃的猎枪。那锃亮的枪管在日头下光芒四射，羡煞旁人。

去羊庄的路上，拎着砍刀的吴老三主动跟我父亲套近乎，想在捉鹤的时候和父亲组个队儿，捉到的鹤一起分，父亲嘿嘿一笑，那笑声很含蓄，也很直接。吴老三碰了一鼻子灰，转身便开始给旁边的人说父亲不地

道，说我父亲明明弄了把猎枪，却告诉别人自己只是磨了两把刀。“这私藏枪支，可是要杀头的罪！”吴老三此话一出口，父亲便极不耐烦地回过身，用枪管指着吴老三的脑袋说，我怎么看你像一只鹤啊？然后作扣动扳机状，父亲的这个举动，把吴老三吓得不轻，只见他连连后退，直至退到沟沿，见无路可退，而父亲还在步步逼近，吴老三的嘴在求饶，腿在筛糠，筛着筛着，哗啦一声，一时间，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在人群里弥漫开来，“吴老三尿裤子啦！”人堆里紧跟着炸出一阵哄笑。

见此状况，村长回头吼道，都给我严肃点！谁他妈再给我窝里斗！我免了他龟孙的捉鹤权！村长说罢，众人熄灭了笑声，加快了脚步。待走出村子，走上阡陌，看到田里杂草丛生，庄稼被野草缠得奄奄一息……这仅仅才一个月没来田里，仿佛十年没来了一般。几个老者见此光景，眼泪唰唰往下掉。早年分到田地，如获至宝啊，冬天怕地冷了，夏天怕地热了，晚上睡觉都恨不得把地搂在被窝里……这才几天啊，曾经稀罕得不行的土地，咋就转眼成了一泡臭狗屎了呢？几个老者正在感伤时，抬头发现去羊庄捉鹤的队伍已经远远走在了前头，于是赶紧抛下庄稼，抹掉眼泪，朝前方的队伍紧追了上去。

村长走在前头，示意人群不要再出声，以免惊扰了羊庄的鹤。于是大家一个个锁死了嘴巴，握紧武器，屏住呼吸，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前行……

说着便走到了十字坡，十字坡早年是个

乱葬岗，风水很差，经常闹鬼。近几年，村里相继有数人在此离奇丧命，因此村里人每每路过此地，都感到头皮发麻。而当队伍走到十字坡时，村长突然停了下来，雕塑般僵死在野草萋萋的漫天坡里，风呼呼地刮着，几只麻雀尖叫着在风中翻飞。村里人也停住了脚，怔怔地望着村长。不知过去了多少个日月，村长猛然回头，劈头问道：往哪走？紧随其后的父亲，声音洪亮地答道，村长，往羊庄走！语毕，村长依旧纹丝不动，片刻后，村长又问了一句：谁他妈先说的鹤？

看村长一惊一乍，大家还以为他被鬼魂附了体，当听他再次问起仙鹤，人们才打消了这种猜测，于是便把目光纷纷投向了吴育人，村长扑上去抓住了吴育人的衣领，吴育人感到情况不妙忙不迭地喊了声吴瞎子，吴瞎子慌忙喊了声吴老六，吴老六把手指向了吴老三，吴老三又把手指向了吴老二，吴老二看到村长刀锋般的眼光射向自己，顿时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一脸恐慌地问道，咋拉？村长？咋拉？！

村长冲到吴老二面前，又转过身，面向大家，一拍大腿说道，谁先说的鹤不当紧，我要问的是羊庄在哪？！

此话一出，人群死寂，数秒后，村长的那句话“轰隆”一声在人群里炸开了！一时间，大家的慌乱的目光在彼此脸上搜索，但毫无所获……这时，村长拍着大腿近乎咆哮地吼道：羊庄在哪？日他姐羊庄在哪啊？！

没有人能回答村长的问话！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按说方圆百里的村子，对吴庄的人而言，不说去过，起码也听过，然而关于

羊庄，大家仿佛无比熟悉，却又极其陌生……

作者简介

智啊威，1991年出生于河南周口，有小说刊发于“大益文学”第三辑《寓》《天涯》《山花》《作品》《青年作家》《文艺报》《广州文艺》《小说林》《莽原》等期刊。

一根筋

/ 孙文斌

说于永生是一根筋，一点也不冤，这小子是个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个主儿，在偌大个红光林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谁都能讲几段有关于永生净干虎事、傻事的故事。

追溯于永生犯虎的历史，可真有年头了，少说也有四十来年了，还是从于永生上学说起吧，那时林场小学还没有暖气，靠学生捡柴生火取暖，这个时候于永生比谁都积极，星期天也不闲着，拉个爬犁四处砍柴，全班级的取暖柴禾几乎叫这小子全包了，大伙都管他叫标兵，这小子的虎劲上来了，竟然天天跟着扫地打水做值日，气得他爹直骂：“你这个虎玩艺就你脑袋大呀？”于永生听不出来好孬话，摸摸自己的脑袋说：“我的脑袋瓜子也不算大呀？”不管是他爹骂还是他娘说，这小子就是脑袋瓜子不开窍，一点也听不进去，照样学雷锋做好事，那些同学更能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还选他当班委——劳动委员。于永生干这个差事那

可是尽职尽责，班级的卫生回回都在全校得第一，班主任老师乐了，可他爹却愁得没招没唠。摊上于永生这个一根筋的虎玩艺，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后脑勺啊？

总算是盼到了于永生初中毕业了，他爹拎着几瓶酒，跑到林场场长老常家里说了不少好话，林场场长心领神会，反正那个时候批职工不算什么难事，只要是年龄到了，体检合格，是林场职工子弟就能批，便把于永生的名字报上去了，当年底于永生就在林场当上了一线工人，别说，虽说于永生脑瓜不算太够用，但干起活来可是一把好手，挖坑、栽树、伐木，全林场百十号人，谁也干不过于永生，他爹乐了，抽着烟美滋滋地想，这小子天生是出大力的料，身大力不亏，林场这些活计大都干计件，多劳多得，象他这样不惜体力的人，在林场干正合适，一年也不少挣。上班第一年，于永生就掏着了，比一般的林场职工多挣二百来块钱，于永生的娘一高兴就给他买一套减价西服，把

于永生打扮得好气派，人们这才发现，这个于永生真就是一表人才，一米八五的大高个儿，白白净净，浓眉大眼，若是放在现在，一准是标准的帅哥。

林场场长老常经常安排于永生跟他干巴巴的儿子常清明一块干，老常心眼挺够用，常清明太干巴，风一吹就能刮倒，若是于永生跟他一起搭伙干，这小子有的是力气，常清明就能沾不少光儿。不过老常分配他们的活计都很有账算，只占便宜不吃亏，那年他们俩包了南山一大片林子搞绿化，挖坑、栽树、打林带，一包到底，到了秋天人家一验收，全部合格，便按合同兑现植树款，于永生把那笔钱开到家以后，好个算，算了好几遍，总觉得给他多开了一千多块钱，二十多年前的一千多块钱可是不小的数字，于永生思来想去，便急火火地又找会计又找场长，要求退还回去这笔多开的一千多块钱。场长老常笑笑说：“永生，你常叔和统计、技术员都查过多少遍了，肯定没错。”谁想于永生把他们植树的记录本给拿了出来，还说，我的记录肯定不会错，从苗圃取的树苗也有数。叫他这么一说，弄得场长老常大红脸，他这一退不要紧，老常儿子常清明也不得不退。气得于永生的父亲蹦高骂：“我咋生你这么个不开窍的笨货？”于永生却振振有词地说：“不是光明正大的钱，给也不要，要挣就挣干干净净的钱。”打不服骂不听，摊上这号货，真是把家里人愁死了。大伙听说后，都哈哈直乐，都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傻货？

转过年的秋天，县里开始征兵，于永生

的爹暗暗地想，这号货当兵肯定行，当兵的人都讲奉献，于永生就是乐于奉献的主儿，省得在家净惹他生气。再说了，那个时候只要当兵回来后，就给分配工作，挖挖门子，或许还能在县里干点事儿，若是这样的话，可比在林场钻山林子强百倍，将来找个对象也容易。当时林场报名的人有很多，林场班子还特意开个会研究，最后确定两个人参加体检，一个是于永生，再一个就是林场场长老常的儿子常清明，两个人兴高采烈地到县里参加体检去了，过两天体检结果出来了，常清明检上了，可膀大腰圆，一表堂堂的于永生却没有检上。人家一问于永生到底怎么回事儿，于永生便实话实说，原来他们互相串名进行体检的，说是常清明比他大两岁，若是今年体检不上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当兵了。气得于永生的爹直蹦高：“你小子真是太可以了，将来是不是娶媳妇也得发扬发扬风格呀？”这个时候林场场长老常倒是很会做工作，拿了两瓶好酒特意找到于永生的爹说：“反正今年的体检结果也出来，你也别找了，明年，我肯定送永生当兵。”叫老常这么一安抚，于永生的爹也无话可说，再说了，人家是场长，一家人都在他手下干活，若是弄僵了可没什么好果子吃。便把这口恶气咽下去了。

转过年的秋天县里又征兵了，这一回林场研究决定让两个人参加体检，于永生肯定是板上钉钉的参加了，另一个是林场书记的儿子。人家书记早就跟征兵的人做好工作了，很轻松加愉快地把儿子弄到部队去了。于永生虽说体检合格，但名额有限，没当

成。等下一年度，于永生岁数超了，这兵就一直没当成。

过些年，林场场长老常的儿子常清明退伍回来后，分配到县工商局工作，连吃带喝又着装，美透了，也肥透了。林场书记的儿子在部队开车，回来后就分配到交通局给局长开小车，成年累月地拉着局长东奔西跑，林场书记也沾了不少光儿，调到县里林业局工作了。

一想起这事儿于永生的爹就气不打一处来，瞅瞅人家这两个孩子都出息了，可于永生还是呆在林场出大力，一点长进都没有。可是转念一想，心里也还平稳，就凭于永生的智商，在部队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或许只能喂个猪做个饭种个菜吧。再说了，自己家也没有那么大的门子，就是退伍回来也安排不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于永生替人家常场长的儿子常清明体检，自己却闹个白忙呼的事儿，被林场的人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便联想到以前于永生做的那些傻事儿，都说，这个于永生真就是傻透了，可这个于永生却像没事人似的，照样乐乐呵呵，照样干起活来不惜体力。他这样傻乎乎地干，真就是出了点差头，那年冬在伐木的时候，于永生光顾着埋头拉大锯，却未想到伐倒的那颗树溜墩了，一下子就轧在了于永生的腿上，疼得于永生呲牙咧嘴，虽说没有把腿轧断，但青了一大片。于永生的爹便对住在医院里养伤的于永生说：“你小子好好养着吧，什么时候养好了，什么时候出院。”谁想，这小子只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就说什么也不住了，

还说：“住院简直比蹲大狱还难受，莫不如出点力干点活痛快。”不管是爹妈骂还是别人劝，于永生说什么也不住了，非要找点活干不可，还说，再这样呆下去，非呆傻了不可。于永生的爹就说：“你小子以为你还奸呀？比傻子强不了多少，你就胡作吧。”

也许是良心的发现，场长老常觉得有些对不住于永生，便让他当护林员，除了护林防火之外，林场伐下来的木头也得看着，不见场长的条子，一根木头也不能拉下山。于永生感觉到很神圣，很郑重其事地向场长老常表态说：“若是咱们林场丢一根木头，你拿我试问。”场长老常就笑眯眯地拍拍于永生的肩膀说：“好好好，只要你尽职尽责地干，我亏待不了你。”场长老常还真挺够意思，特意从附近农村帮着于永生找个对象，那个姑娘叫春梅，是场长老常的外甥女，无论是长相还是人品都不错，春梅姑娘跟于永生见过两次面之后，觉得于永生挺实在，也挺能干，美中不足，就是脑袋瓜子缺根弦。这个时候场长老常做了好大的工作，说：“在我们林场，顶数于永生最实在最能干，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一准能过好。我当舅舅的还能坑你？”春梅姑娘便跟于永生谈上了。那个时候林场男的多女的少，小伙子大都在农村里找媳妇，更何况谁都知道于永生那股一根筋的劲头，林场的姑娘谁也没看上傻乎乎的于永生，找对象就成了爹娘的一块心病。就在爹娘愁得没着没落的时候，人家场长老常主动帮着介绍对象，又给于永生调整到护林员的岗位上，那可真是帮了天大的忙了。于永生的爹特意对于永生说：“永生，

当上护林员了，你可得争点气，千万别给人家场长老常丢脸。”于永生紧着点头说：“放心吧，场长可算是找对人了，我一准把林子和伐下的木头看管得死死的，严严的。”

于永生刚刚走马上任时，就下了一场厚厚的大雪，那场雪足有六十公分厚，大雪一下之后，给护林员带来了好大的难度，看管那些伐下来的木头可就不太轻松了，得趟着大雪深一脚浅脚地在大山上来回巡察着，伐下来的木头根本无法及时运回林场，只好在山坡上堆放着，这给那些偷木头的人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拉着爬犁趁护林员不在的时候猛地装，装好了便往回拉。林场场长老常为了防止那些护林员监守自盗，把两个人分成一组，互相监督互相照应，于永生跟一个叫大国子的小伙子分在一个组，大国子可比于永生有道，动不动就给予永生一盒“石林”烟，于永生就问：“你挣几个钱呀，抽这么好的烟？”大国子眨了一下眼说：“咱们护林员看管那么多木头，还愁着抽不上几盒好烟？”于永生一想，就用那种眼神望着大国子，质问道：“你小子是不是故意放走偷木头的人，得了人家的好处？”大国子笑着说：“都说你永生脑袋不好使，我看还是挺够转的，靠山吃山嘛。”于永生就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行，你跟别人一个班怎么做我不管，但是跟我一个班肯定不行。”大国子说：“行啦，行啦，我跟你开玩笑呐。”那天的天气真就是太不长脸了，天上飘着大雪，还刮着大风，把整个天空刮得天昏地暗，大国子缩个脖子对于永生说：“永生，这个鬼天气，谁还能到山上偷木头，干脆早

点回家得了。”于永生说：“越是这样的鬼天气，越要提高警惕，我总觉得西山坡伐下来的木头不把握，那块离村屯子太近，咱们还是看看去吧。”他们两个是在天傍黑的时候，在西山坡发现有个人影，便猫着腰钻在草丛里，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人影，当他们接近那个人时，隐约地看到那个人正在往爬犁上装着伐好的木头，“不许动，我们是林场护林员。”于永生大喊一声，和大国子猛地从草丛里站立起来，把那个装木头的中年男子吓得一跳，大国子抢先跑到那个人的跟前仔细一看，就呆愣住了，于永生也愣住了，那个人不是别人，是刚刚跟他处对象的春梅二叔，于永生跟二叔喝过两次酒，看样子大国子跟春梅的二叔也挺熟悉，特意捅捅于永生说：“永生，这个人你不认识吗？是春梅的二叔。”于永生点点头说：“认识。”这个时候春梅的二叔便捧上一张笑脸说：“是永生和大国子呀，我还以为是别人呐。中午的时候我刚跟你们场长老常喝过酒，他同意我拉点木头，来年盖房子用。”于永生说：“拉木头可以，但得有场长的批条，没有批条，谁也不能动一根。”春梅的二叔说：“我没来得及让场长写条，明天我把条子补上行吗？大老远来的，也不能让我白跑呀？”“不行，不见条谁也不行。”于永生坚决地说，春梅的二叔有些火，说：“永生，你咋这么不开面呀？别说咱们还沾亲带故的，就是换个别人也得给我留点面子呀？”大国子也说：“永生你看这么办行不行，等明天他再把条子给咱们补上，这一爬犁的木头就先让他拉走吧。”于永生气不打一处来地说：“都像你

这样当护林员，咱们林场非黄铺了不可。木头拉走可以，但得拉到林场，接受处罚。”春梅二叔一来气，把爬犁一扔气鼓鼓地说：“好你个于永生，我早就听说你小子发虎，这回我可真领教过了，行行行，你坚持原则，你执法严格，我佩服，回去后我非把这事告诉春梅不可。”“告诉就告诉，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永生仍不气短。春梅二叔便一甩袖子连爬犁也不要了，便走了。于永生还想把春梅二叔抓回来交到林场场部，让领导处理，大国子忙拦道：“你还觉得乱子不大呀？那可是场长家的亲属呀。”“亲属怎么啦？也不能搞特殊化呀。”于永生倔倔地说。

于永生气呼呼地拉着大国子找场长，把事情的经过好个诉说，当着大国子的面还把人家好个汇报，说是大国子立场不坚定，要不，春梅的二叔就能押回来，人赃俱获。场长哭笑不得地说：“永生啊永生，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是把你蒸着吃还是煮着吃好呐？”于永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就问：“场长，你让我抓偷木头的，怎么又扯到吃上了呢？”大国子拉了于永生一把，说：“你小子咋就看不出停呢？”大国子真能看出停，第二天一早，趁着天还没亮，到了西山坡拉起装好木头的爬犁，就给春梅的二叔家送去了。

于永生便跟春梅黄了，这样傻乎乎的主儿哪能嫁呀？春梅掉过头来就跟那个鬼头蛤蟆眼的大国子处上了，处了没半年，两个人就喜气洋洋地结婚了。

场长一来气，又把于永生撵到山上挖坑栽树伐木，这号人只能出苦力，让他干点动

脑筋的活儿，白费，烂泥上不了墙。

于永生的爹便骂：“你真是狗尿台上不了金褡店。摊上你这号虎玩艺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妈也气得直跺脚：“永生啊，照你这样虎干下去，还不得打一辈子光棍啊？”于永生象是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照样乐乐呵呵，一点不觉得愁。

于永生小名叫于老疙瘩，长了，大伙就叫他“榆木疙瘩”，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傻透了。一家人听别人这么喊，气得连气都喘不顺溜，可于永生听到人家这么叫着，照样答应得很痛快很响亮，从来没有半点反感。还解释说：“名字就是个记号，什么狗剩啊，孬蛋啊，那些名字比我的名字强不了多少，人家也不是照样叫着吗？”

林场的林子越来越少，林子伐得差不多了，主要任务就是挖坑栽树，打林带、管护，实行承包，把荒山野岭全都分到各家各户，你有力气就多包山，没有力气不想干，就干点别的。

林场的人，大都干别的，承包荒山见效太慢，得二十多年才能见到回头钱，林场与承包荒山的人三七分成，虽说周边的荒地可以白种，但周期太长，再过二十年政策怎么变还说不上，莫不如找点别的营生干，能挣点现钱。于永生心眼实，不想干别的就想包山，便承包了离家最远的那个迎面山，那座荒山离家足有二十多里远，谁都不愿意承包，唯独于永生愿意，把荒山承包之后，天天一大早就开着小四轮子往山上跑，没用几年的工夫，于永生就把那座荒山变绿了，于永生咧开厚嘴唇子乐了，喃喃道：“跟大山

林子打交道，可比跟人打交道强得多，不用动什么歪歪脑筋，你对它好，它就疯长，呼呼地往上窜，这多好啊。”于永生承包的那座山，就成了全县的样板林，于永生便被推举成了全省的劳模。人家还专门给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一个光棍汉与一座青山的故事》，发表在省报上，于永生把人家寄来的登载他事迹的报纸贴在了家里头，没事儿就看上两眼，越看越高兴。到了夏天，好多大车小辆都往迎面山上开，一些官员看了于永生植的树后，便跟于永生照相合影留念，当那些扛着机器给他录相的人采访他时，事先场长老常教他说的话，早被于永生忘个一干二净，便实话实说：“我造这么些林子，没有什么目的，只是让我干别的我也不会，再说了跟那些人打交道也斗不过人家，净吃亏，莫不如跟林子打交道痛快。”这番话可把林场场长老常鼻子气歪了，恨恨地骂道：“好你个于永生，你可真是笨到家了。就那么两句话背了两天都背不下来，植树造林，造福子孙，苦了我一个，幸福万代人，这就是我们林业工人的追求。不就完了吗？”于永生摸摸脑袋红着脸说：“场长，看到那么多人听我说话，我一紧张，把背下来的这段话全都忘个精光。”场长老常事先想得挺好，在自己当场长最后这阵子也露露脸扬扬名，也好跟上面争取点资金，日子好过些。事先跟于永生都说好了，若是这台戏演好了，就奖励于永生一台小四轮子。可叫于永生这么一弄，连根毛也没捞着，还奖励个屁？于永生的爹也气得眉毛胡子一起跳，说：“你小子是不是成心想气死我呀？”

不知道爹娘是不是被于永生气大劲儿，反正于永生的爹娘寿命都不太长，也就是前后不到一年的工夫，于永生的爹娘先后去世了。于永生在家是老疙瘩，哥哥姐姐早就成家立业单过了，爹娘一走，于永生回到家里后便觉得空唠唠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从山上植树回到家里后，屋子是凉的，被窝是凉的，饭也是凉的。于永生的心里就更凉了，他这才感觉到，光棍的生活实在是太过不好过。于永生没有什么不良爱好，喝酒，喝不了多少，赌钱，更是一窍不通，根本玩不过人家，干脆就不去赌，烟也忌了，在大山林子里植树，怕烟火。于永生业余时间除了看看电视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热闹事可干。常常是开着电视睡着了，盛夏的一天，于永生在迎面山上植树时，突然下起了暴雨，把他浇个落汤鸡，回到家里便病倒了，高烧不止，头晕脑胀，四肢无力，整整昏睡了两天，没吃没喝，若不是哥哥来他这里借锯拉木头发现了，把他背到卫生所里打了十来个吊瓶，或许于永生早就跟爹娘做伴去了。于永生这才想到，应该成个家了，至少有个做伴的。哥哥姐姐也为此没少操心，于永生都四十出头的人了，再这样下去，可不得了，不趁着这个时候给他物色一个女人，或许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不说对不住死去的爹娘，也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这些年来，林区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政策扶持，大力度投资，棚户区改造等等，林业职工们盼望已久的好事全都一鼓脑地涌上来了。好多光棍汉都娶妻生子，那些女人大都从里面的贫穷地区来的。于永生能

吃苦，能出力，这些年来也没少积攒，哥哥姐姐便托人帮着于永生找媳妇。这个时候于永生条件倒是不高，丑俊没挑，岁数大小也不在乎，只要是会过日子就行。

那年冬快过元旦的时候，人家真就给于永生领来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那姑娘长得真挺带劲儿，看那样子也就二十刚出头，脸色粉白，个头高挑，端庄得体，全林场的人都说：“真是傻人有傻福，这个榆木疙瘩真真有那个艳福。”哥哥姐姐特意叮嘱于永生说：“你得看紧点儿，那个叫桂花的姑娘，咱们可是花钱买来的呀。”于永生说：“放心吧，想当年我当护林员的时候就把林子看得死严。”姐姐有些不放心，那姑娘刚来他家的那段日子，哥哥姐姐轮流到于永生家帮助死看硬守，等待于永生生米煮成熟饭后再说。于永生却不领情地驱赶道：“你们可真是的，夫妻这点事儿，还用得着你们教呀？赶紧走吧，让我和桂花过点消停日子。”哥哥、姐姐一看两个人处得挺好，有说有笑，便很是兴奋地回家去了。把桂花领到家里的第三天，于永生便领着桂花到县城买些日用品，婚事操办得太急，好多东西没买呢。可是到了黑时候，只有于永生回来了，媳妇没回来，东西也没买，哥哥、姐姐急切地追问，于永生细细一说，哥哥姐姐顿时傻眼了，这个于永生真是榆木疙瘩，竟把那个漂亮的桂花放跑了，还是他自己亲自到车站买给人家买的车票，把准备买东西的钱也给了人家。气得姐姐当场就晕倒在地，哥哥也气得直发脾气：“永生啊，永生，你是不是傻到底啦？咋能这么办呐？”于永生喃喃地

说：“人家桂花是在校的大学生，在回家的火车上被人家骗来的，咱们哪能干那丧尽天良的事呀？听人家这么一说，我的心就软了下来，便让她走了。”

“好了，就你心肠好，就你觉悟高，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哥哥狠狠地吐了一口痰，恨铁不成钢地说，“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于永生嘟哝道。从此后哥哥姐姐再也不管于永生了，权当没有这个傻弟弟。

这事传出去之后，于永生就成了全林场的新闻人物了，人们茶余饭后，动不动就拿于永生说事，说得大伙乐得前仰后合，说得大伙心花怒放。也不知谁给于永生编了一个顺口溜：榆木疙瘩真可笑，放走媳妇买车票，几万块钱打水漂，连个毛也没捞着。于永生听后，却一本正经地说：“谁说连个毛也没捞着，她还给我当了三天媳妇呢。”就有人故意追问道：“你们在一起那个了吗？”于永生说：“人家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哩，不管咋说，我还当过劳模，咱哪能趁人之危呢？”大伙听后便乐得更开心了。

于永生还继续在迎面山上挖坑栽树，他干得更起劲了，那个桂花被他放走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给他提亲了，他也不再想找媳妇的事了，把心思全都用在了植树造林上。

转眼间，又过去了近十年，就在于永生造的那好几千亩林子长到碗口粗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件把全林场的人都震惊了，那日中午，一辆油光锃亮的小轿车突然停在了于永生的房子跟前，从车上走下来一男一女，穿戴得都相当体面，那女的三十来岁，从那

走路的姿态就能看得出，很有身份，身上带着浓浓的香味，身后那个男的比那女的稍大一些，西装革履，显得很富态。林场的人大都记性好，就有人一眼看出来，这个女人不就是十年前于永生买来的那个媳妇桂花吗？林场的人就把于永生家围个水泄不通，都想看个究竟。只见那对男女进门之后，便跪倒在于永生跟前，直喊恩人，于永生呆愣了片刻才把人家扶起，说：“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那个叫桂花的女大学生和丈夫特意来接于永生到城里享清福的，说是多亏了当年于永生救了她，要不哪能有今天呀？她和丈夫在城里开了一家很大的公司，生意老火了，住着是那种只有在电视里能看到的别墅，有好几百平方。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啊！这等好事就让傻呼呼的于永生给摊上了，林场的人都眼气得不得了，可谁能想到，于永生死活不去，说是他有他的事业，他若是走了，那好几千亩人工林谁来管？那个男的就说，我花钱雇人管怎么样？于永生摇摇说：“除了我自己管，谁也不放心。”末了，那个叫桂花的女人就哭着说：“你是我的大恩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你不去，我就不回。陪着你管这片林子。”于永生亲切地拍拍人家桂花的肩膀说：“都成

大老板了，还要什么小孩子脾气，赶紧回去干你们的事大吧。”这个时候那个叫桂花的女人已经泣不成声，非要认于永生为哥哥，说是现在不去城里也行，但过几年一定得去，得好好报答报答救命恩人。直到于永生连连答应了，才算告一段落，于永生也真行，人家给他那一兜子钱，他一分都不留，只把人家随身带的礼品收下了，还阵阵有词地说：“哪有哥哥平白无故要妹妹的钱的？别人不知道，你桂花还不知道，你哥哥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主儿。”

那个桂花和她的男人开车走后，林场的人说起于永生，又多了好多的笑料，都说：“榆木疙瘩呀，真是太有闹了，这样的好事儿也让他白白地错过了。”还有的人摇着头惋惜地说：“看来，这个榆木疙瘩傻呼呼的毛病，怕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于永生却一点不觉得，反倒沾沾自喜地说：“咋样，都说我心眼不够用，其实我比谁都奸，咱们林场自从成立那天起，唯独我于永生当过全省的劳模，还有，谁有在城里开大买卖做大事的妹妹？唯独我于永生有。”那股牛性劲儿就别提了，走起路来也是七扭八歪的，眼气得林场的人眼睛里直冒绿光，大伙便说：“真是傻人有傻福，不服不行啊。”

作者简介

孙文斌，男，1960年出生，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小说林》、《章回小说》、《啄木鸟》、《阳光》、《滇池》、《都市小说》、《芳草》、《飞天》、《星火》、《时代文学》、《鸭绿江》、《北方文学》、《小说月刊》、《神剑》、《前进文学》、《厦门文学》等五十余家文学期刊发表二百余万字作品，著有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多次获国家、省、市文学创作奖，多篇作品被转载，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管理局供职。

变心的丈夫

/ 文思

“前天工地里加菜，我和民工们大口大口地吃肉！”

“昨天老板给我加薪，多寄给你的那部分就是加薪的钱！”

“我出息了，当上了小工头！”

……

在城里打工的男人每次给家里的妻子打电话，男人都会向妻子炫耀一番，说老板欣赏他，不断地给他加薪，提拔他当工头……妻子每听到丈夫的喜讯，心里美滋滋的，心想：苦尽甘来，他们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原来，男人和女人都是打工族，在工地里相知相识，男人体贴关心女人。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男人用身子护住了女人，女人无恙，男人的肋骨却断了一根。男人被送进医院救治后，女人为感激男人的救命之恩，便去医院照顾男人。渐渐地，男人和女人的心越走越近，感情越烧越旺，最后融化在一起。

女人生完孩子，便回到村里照顾孩子和老人，男人仍留在城里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在工地里，晚上男人一有空闲，便给女人打电话，炫耀他的生活和待遇，叫女人不用为他担心。

孩子一天天地长大，男人寄回家的钱也越来越多。

“老板请我们去洗脚，真的好舒心啊！”

“寄给你的戒指收到了吗，这是迟来的送给你的结婚戒指！”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美好！”

……

男人有了钱，也学会了浪漫。男人给女人打电话炫耀时，也会用微信给女人发一些穿得整齐、帅气的相片，让女人羡慕流涎。女人不因男人的出息而骄傲，她的心反而悬空了起来，甚至开始质疑男人的心是不是变质了。

戒指，以前女人连想都不也敢想的奢侈品，现在她戴上了戒指，她心里犹如盖了一

张灰幕，忐忑不安。每晚，女人哄孩子睡觉后，便发呆地望着窗外的星空。女人手上的戒指在灯光的照耀下，发出丝丝的冷光，像寒露一样冰凉冰凉的。

男人一有钱就变坏，村里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女人越想越担忧。

女人疑心越来越重。有一天，女人偷偷地进城，她来到了男人的工地。那天，刚好是吃午饭的时候，工友们大多数坐在工地上吃饭，女人没见男人，便询问一个工友，说出了男人的姓名。那工友斜睨着女人，手指朝一角落指去，女人就朝那角落走去。

女人远远就瞧见，男人坐在角落里，身上的衣服结满水泥浆块，和周围的尚未竣工的建筑融为一体。男人低头啃咬着冰凉坚硬“咔嘣”脆响的馒头，他每啃咬一口馒头，便仰头“咕噜”地往嘴里灌一口开水，借着

开水润喉把嘴里的馒头吞咽送到胃里。男人习以为常，没顾忌周边的情况，也就没有看见女人。

看着看着，女人思绪万千，泪雨涟涟，男人昔日的甜言蜜语在女人的思绪里重复地放映：

“我出息了，当上了小工头！”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美好！”

……

泪水模糊了女人的双眼，男人在女人的心里却越来越清澈，透切。

少顷，男人吃完了午饭，正欲站起身来，女人急忙躲开男人锐利的目光，闪到一堆建材后面，目光呆滞地凝视着男人的一举一动，不敢上前和男人相认，相拥相抱。避开男人之后，女人心酸地溜出了工地，安心地回了家。

作者简介

文思，原名莫文师，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小说、散文、戏剧作品在各级刊物发表，并被《微型小说选刊》《西部散文选刊》《小说选刊》等刊物选载。散文曾获《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小说曾获《小说选刊》全国征文奖；话剧剧本《回家》荣获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大型剧本“银奖”；电影文学剧本《金玉瑶》入围第三届“曹禺杯”全国剧本交易会；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微电影和舞台戏剧，作品收入各种权威选集。

杏春

/ 丁大成

杏春，是一个女子的名字，是鄂豫皖边大别山腹地黄檗山上一个农家女子的名字。很感恩鄂豫皖边大别山这片深情的土地，他们把女人叫女子，这是个很有文化的称呼。

杏春这个女子，之所以叫杏春，大概是她出生在烟雨杏花满山的春天，黄檗山上盛开的杏花，繁花娇姿，胭脂万点，占尽春风。杏花门前孤植于水塘边的一株老杏树，冠大枝垂，满树繁花，在水中形成古色古香的倒影，趣味无穷。此时，杏春哇哇坠地。

杏春她大，一位略通文墨的山里汉子，焦急地在屋外转圈，听到响亮的女婴哭声，看了一眼大门上过年贴的春联：“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暖一家”，突生灵感，“就叫杏春！”林家有六个“盐罐”，希望添个“糖罐”。想吃空心菜，来个卖藕的，杏春温暖了一家人，成了掌上明珠。林父早早地把杏春送到学堂里念书，这在重男轻女的黄檗山非常难得。林父说，“新社会，女子能顶半边天。俺家的‘糖罐’比‘盐罐’

金贵！”

杏春读的个“裹婆子”书，用老师的话说，“用钻都钻不进！”杏春还牢骚，“一家人吃饭，非要我读书！”裹到小学毕业，高矮不上了，碎了林父巾帼英雄梦。

造化总是关上一扇门，又打开一扇门。杏春心灵手巧，针黹女红那叫一绝，鞋头袜脚，挑花绣朵，引得蜜蜂乱飞。杏春还有一绝，唱山歌：

山歌本是古人留，这山传到那山头。
前人唱来后人应，千年万载总不丢。
留在世间解忧愁。

杏春把几条黄牛往山上一赶，扛着花篮，绣着春花，乌溜溜一双大辫子往身后一甩，山歌就缥缈在黄檗山的烟波浩渺间，回荡在在山民的苦乐日子里。杏春一亮嗓，黄檗山上唱得最动听的茶姐画眉都不敢做声。

都说河南民歌在信阳，信阳民歌在商

城，商城民歌在哪里？在黄檗山！黄檗山民歌在杏春。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是歌舞之乡黄檗山民歌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农业社会集体劳动，每个生产队都有夜校，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秧歌花鼓队。视色嗅听，讲的是个味儿，青藏高原，西北风，江南丝竹，黄钟大吕，小桥流水，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各有各的味儿。黄檗山高远，层峦叠嶂雄伟险峻又不失婀娜秀姿，沟壑溪涧，飞瀑流泉，林海竹海，人文积淀……这般风物浸润出的山歌自有其独特的韵致内涵。杏春生长在山中，潜移默化，灵动悟性，真情流露，她的歌喉能准确地表达黄檗山的神韵。

杏春女儿家家的，也只能唱些《娘教女》《纺棉线》《打茄壳》《十把扇子》等反映生活粗粝兼有教化功能的山歌。杏春的当红，是在出嫁后，因为山歌的精华是情歌。

杏春出嫁到黄檗山脚下的上斛畈老丁家。山上的姑娘嫁畈上，畈上的姑娘嫁街上，街上的姑娘嫁城里，也符合人往高处走的规律。老林家和老丁家都是老根老祥儿人烟几代爬供桌的姻亲。新社会婚姻自主但也有老规矩，虽经媒人抹蜜的两片巧嘴，杏春幸运，父亲开明默认她婚前和夫婿见面互动个几次，王八瞅绿豆对眼。

杏春一举成名，是过门后第一个年节花鼓队闹新春。群芳争艳，杏春魔鬼身材，少妇韵致，再加上小有名声，玩采莲船的坐船娘子非她莫属。

采莲船，又叫划彩船、玩花船、跑旱船，用竹木精心制作，下为船形，五、六尺长，上是宝塔亭阁型盖顶，船高两米左右，

船身皆用彩纸裱糊。采莲船大别山区都有，黄檗山地区的采莲船在表演上独树一帜，先是艄婆上场一番风趣幽默地道白，引艄公带采莲船一众角色上场，坐船娘子随着音乐在撑篙的老汉竹竿牵引下翩翩起舞，边唱边舞，把舵的艄婆与两位主角配合，滑稽动作引观众发笑。再配二到六个水妹子随船而动。然后坐船娘子与艄公艄婆或配角对唱，或所有的角色间对唱、独唱，一唱众和烘托气氛，边舞边唱，丝弦锣鼓，笛子胡琴小号助兴。唱词多为山歌小调打岔逗白。轻松快活，最为观众喜闻乐见。

杏春略施粉黛，几朵含羞待放的清荷扎花随意地插在鬓梢鬓角，一身杏红戏装在绰约的烛灯笼下虚实有致。水蛇腰，青竹彪（蛇），采莲船穿行在碧波荡漾的荷香丛中，真的是风情万种无语怨东风。杏春口吐莲花：

丫丫葫芦丫丫油，我的山歌在里头。

唱了九天搭八夜，从春到夏唱到秋。

摇摇还有半葫芦！

这气势，惊艳，杏春的扮相歌声顺着黄檗山的小界岭，万水千山，北入灌河，出县城，入黄河。南入举水，过麻城，入长江。

杏春拥有许多粉丝，其中不乏超粉。当时的社会风气，娘婆二家的家教规矩，和丈夫的对眼，杏春没有演绎出花边故事。有时被人纠缠，人前和丈夫秀秀恩爱，人家也就知难而退。

有位骨灰级粉丝，不管不顾，为名讳

忌，不妨称他骨粉。这位骨粉的痴迷，正应合一段山歌，“白天想你吃不进饭，夜里想你满床摸。摸着个枕头陪着亲哥哥。”他的肺腑名言，“杏春的洗澡水我也喝得下几碗！”一直不婚，据说心里有杏春这座高山，除却巫山不见云。没事常到姐家坐。杏春不堪其扰，想想被人痴迷也算不错，没有严词拒绝。

某个春风沉醉杏红花放的晚上，骨粉瞅准杏春独自在家，跑进房屋一把搂住伊人。正拉扯间，被因事提前回家的婆子撞见。婆子早听到风言风语，捉奸捉双，古老厚重的木门发出低沉地扣门声。婆婆去找在生产队开会的儿子丈夫。骨粉冲破屋顶逃之夭夭。

这则花边新闻让寂寞的山村时常兴奋。有些人，个人一身毛，说人家是妖怪，只许自己烧火，不许别人点灯。有的人，抓住别人的小尾巴不放，针杪大个洞吹斗大个风……爱之深恨之切，娘家父兄面子挂不住，也同她绝了来往。家庭地位一落千丈。

杏春心如死灰，咔嚓一声剪断青丝秀发，胡乱的在脑后挽个髻，一方黑手巾盖住头脸，一条灰围脖围住被丈夫及时救下的绳痕。从此山歌不唱了，默默无语，低头做人。

从家里到生产队一里多山羊摆尾的小路，芳草满径，路边有杂树溪涧悬崖。骨粉在路边徘徊，有知情人说他，“看把人家弄的，还来纠缠。”骨粉流泪说，“俺担心她上吊落水跳崖。”杏春传话他说，“放心，有一对儿女牵挂，不会有事。今生永远不想见到他。”

春天来了，杏春抬眼望一望路边凄凄惨惨的杏花。

春放百花，相比于山桃花的轻佻，山杏花花色嫣红，花瓣厚重，花语馥郁深情。杏春学习不照，这些花语还是懂得的：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

诗家意象，就是明证。可自那个无聊的叶姓情种，春风十里，吃了人家的闭门羹，意淫地写下，“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红杏出墙”成了某某事的代名词，馥郁的杏花也无可奈何地被轻佻起来。

时间能看淡一切。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杏春暗暗高兴，她家依山傍水，是个独湾，房前屋后的山田鱼塘责任倒她家，不用再到生产队看人脸色，躲进这方天地辛勤耕耘。

稍后出现打工经济，年轻人多外出打拼，传承，歌舞之乡名存实亡。杏春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还得了里孙外孙，生活也逐渐伸展起来。

乡村振兴，伴随着乡村文化振兴，歌舞之乡的山歌自然在振兴之列，杏春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有识之士来请她出山，杏春已习惯了恬淡的生活，不想旧话重提。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严词拒绝。可有个人出面，让她很是为难。

这个同龄姐妹，拿着厚重的礼品来看她，刚进门一连串的道歉，几十年没上门……心里想着呢！这个徐姐，是当时的公社干部，相当于现在的副乡长。当年徐乡长领着他们花鼓队到县里市里省里和外乡外县比赛演出，很是投缘。她出那档事时，徐乡长专门来看她。当时徐乡长也面对个尴尬事，她刚调到公社，被街上一个“裹婆子”二哥迷上了，上去就是个熊抱，口口声声说他是他媳妇，走到哪跟到哪，开会站在门外，晚上在门前唱山歌……派出所几次要把他抓起来，徐乡长不让，没办法只好调走。徐乡长认为，杏春出的这点事儿，与她面对的这个尴尬事性质相同。叮嘱大小队干部要多关心理解杏春！多多少少缓解些杏春的困境，让杏春感受到一份雪中送炭的恩情。

艺术，文化，传承……徐乡长大小道理说了一大堆。儿媳又适时地站出来说，“老妖婆，趁年轻。那点破事儿放现在算个啥，可怜您背包袱一生。再说又不是您的错！”

半辈子心事，就被他们这样云淡风轻轻描淡写地说下去了。杏春摇摇那个“丫丫葫芦”，更加沉甸甸的。于是便有专家学者来采访录音，接着省市先电视台跟进，杏春作为省级民间歌舞文化传承人，又焕发艺术青春。

各种名头接踵而来。乡民间艺术歌舞团请她这位艺术总监客串“采莲船”。

关于采莲船的由来，有一个动人的神话传说。从前，洛阳河上有座桥年久失修。有钱人宁可花天酒地，都不肯施舍些钱修桥。一日，洛水上面来了一只采莲的船，船舱有

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同船的艄婆说：列位君子！我们是由南海来的。我这女儿尚未许配人家，她一心要寻找与她有缘份之人，今日特来相会。恭请各位公子，阔少爷，不惜金银，投递我的女儿。若有人投中其身者，即为如意郎君；投不中者，金银概不退回，休怪！说罢，将船移近南岸，一字摆开，女子站在船舱，待这班公子少爷投递金银。

一霎间，岸边人挤人，大家争先投银，闹得不可开交。接连几日，采莲船天天在此等人投钱。到了第七日，采莲船来到河心，年轻美貌女子开口说道：吾乃南海观音菩萨，得知洛阳桥被洪水冲垮，行人不便，故施此计，筹备资金，供建桥使用。当时，修桥的有个工匠是鄂豫皖边“三不管”人，叫罗相。罗相记住那只小船的样子，回来照做了一只，就是现在的采莲船。

那天沐浴着杏花馥郁的晚香，乡村文化大舞台灯光旖旎，背投荷塘月色动感优美。台下挤满了热切的观众。岁月沧桑，杏春当不了坐船娘子，恰好当一个摆渡的艄婆。欢快地音乐在丝弦锣鼓笛子胡琴小号中响起：“哟哟，呀嗨嗨，呀儿呀儿依儿哟……”艄婆穿红戴绿，手拿破芭蕉扇踩着板眼满身喜气地扭上舞台：

“老婆子我今年六十三，一个哈哈冲破天。我不喝酒来不乞（吃）烟，拿着个扇子到处扇。要问我今个儿做什么事？我到黄檗山来扇采莲船——哎，撑船的老东西哟——”

那念做吐纳，一招一式，方言土语地道

味足，绝了！欢快地音乐又起，“哟哟，呀嘞，呀儿呀儿依儿哟……”乘舫公引花船上场的空档，杏春往台下一望，有人打出“岁月如歌，杏春不老”的条幅，杏春突然脸色一白，噗通栽倒台下……

杏春历患失眠，胃溃疡，高血压，糖尿

病等心因性疾病，经抢救不治身亡。

丧事按当地民俗进行，道士超度亡灵是高潮。在悲怆地道士吹打乐“道情”中，有个人突然披麻戴孝地跑过来，噗通地跪在灵前，忏悔不已……

作者简介

丁大成，河南信阳商城县人。作品见于《小说选刊》《广州文艺》《奔流》等，入选多个选本年选中学语文试卷，获过多项文学奖。

风和日丽

/ 胡杨树

一

联讯工业区地处雨石街西北角，周围是一片参差不齐的城中村。我在这片城中村呆了四年时间，两年在联讯工业区一家电子厂上班，两年帮父母经营麻辣烫生意。说实话，我很不愿意跟父母在一起，更不愿意做麻辣烫这等小生意，有时想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可没学历没技术，除了进工厂当流水线工人，似乎没什么适合我了。

尽管有诸多的不愿意，但我还是留在了父母身边。

近两年，深圳的外来人口逐渐减少，麻辣烫生意也日渐萧条，收入无法跟四年前相比。父母打算改行做别的，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就捧着手机上网，看看电视剧，浏览八卦新闻，翻翻那些没有营养，但标题吸人眼球的文章。看烦了看腻了，就坐在一边发呆，胡思乱想一通，或者

看住在对面的人进进出出，放电影似的，天天如此。

对面是一排老式的出租屋，有单间，有一房一厅，也有两房一厅。凡来此租住的，大部分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工人，他们借此过渡，情况好点的住上一年半载，有的住个月便匆匆退租，颠簸到别的区域或城市，寻找适合的职业继续讨生活。

初夏的一个午后，对面出租屋搬来两个女人，年轻的三十岁上下，穿一身绿色长裙，清爽利索，看上去像个中学老师；年老的六十多岁，个子瘦小，一脑发白，走起路来腰弯腿拐的，一副病态的滑稽相。

整个下午，两个女人忙进忙出收拾租屋，一楼的采光不好，室内潮湿阴暗，加上好长一段时间没人居住，那些被扫出门的蟑螂、蜈蚣和不知名的臭虫仓皇逃窜，有的钻进薄膜袋或下水道里，有的躲进可乐罐或矿泉水瓶里，它们惶恐地窥视着周围的动

静，待没人注意时悄然溜出，寻找新的栖息之地。

在她们忙碌的时候，我听到年轻的叫年老的妈，年老的叫年轻的英子。原来她们是一对母女。细看之下，俩人的眉眼确有相似的地方。

雨石街的灯次第亮起的时候，对面的母女停了下来，屋子大概收拾妥当了。叫英子的女人拍拍身上的尘土，光顾了我家的麻辣烫档铺，要了两份麻辣烫，打包提走。刚走两步，她回头问我菜市场在哪里，卖锅碗瓢盆的地方又在哪里。我告诉她菜市场在什么地方，并说菜市场旁边就有卖锅碗瓢盆的铺子。她对我一笑，说了声谢谢。我问她来这里做什么生计的，她说进工厂打工，并问我附近有没有工厂还招人的。我有些吃惊地问，是普工吗？她点点头说，是的，没技术没文凭，只能打普工。

她的话让我感同身受，但我还是不太相信她是一个打普工的人。我说，你去周边的工业区看看，我也不清楚哪里要招人，我以前在附近的联讯工业区做过，里面还有个老乡在，我叫他帮你问问，别处我就不熟悉了。她再次对我说谢谢。

从她们母女平时的对话中，我听出有我们老家的口音，但又不同，有些我还听不懂。细问之下，原来我们还是老乡，是同一个地区的老乡。有了老乡这层关系，我们相处的时间多了，也显得自然亲切。我叫她英子姐，她叫我小慧。

我见过单枪匹马来深圳打工的，也见过夫妻俩一起来深圳打拼的，却还没见过像英

子这样带个生病的老人来打工的，她母亲明显是个拖油瓶。后来我问起这件事，英子告诉我，说她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得了风湿病和腰椎间盘突出，近两年她的嫂子开始嫌弃婆婆，虽然没有公开虐待老人，但经常给老人脸色看，也不给老人治病。看母亲可怜，她就把老人接到身边，打算给母亲治病，慢慢调理，看能否治愈。

一个礼拜后，经我老乡介绍，英子进了联讯工业区一家模型厂，做了一名打磨工。英子很高兴，也很感激我和我老乡，她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有了工作的英子，每天早上起得早，洗漱后去市场买菜，顺便稍回早餐，然后才去上班。英子母亲在出租屋做饭洗衣，很少出门，每天做好饭等英子下班回来吃。遇到厂里不加班的时候，母女俩吃好晚饭，在雨石街遛弯，走得很慢，一路窃窃私语，脸上带着笑意。没多久，一只瘦不拉几，灰头土脸的流浪猫，怯怯地跟在她们母女身后，英子就把它带回了出租屋。

在雨石街一些人的眼里，英子母女俩生活得还算可以。

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英子请我和介绍她进厂的老乡一起去她家吃了一顿饭。略显逼仄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什物摆放有序，盆是盆碗是碗的。隔三差五，英子还添置些东西往出租屋搬，大部分都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桌凳、衣柜、塑料盆、塑料桶和一台电视机……看那模样，想必是想长期住下去。

有空的时候，英子就过来和我聊天，聊

的范围很广，东拉西扯的，比如现在实体店的生意不好做，比如打工的人以后回老家了该怎么办，比如物价上涨工资却不见涨，比如……总之我们聊得很多，唯独没提到男女之间的感情。我想问英子结婚几年了，孩子多大了，为什么只跟母亲在一起。这些问题她不说，我也就不便多问。

虽然英子带她母亲去医院看过，也天天熬中药，但老人家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走路还是腰弯腿拐的。由于行动不方便，老人很少出门，偶见她躺在门口的一把木制躺椅上，英子帮她揉肩捶背，老人舒缓地微闭双眼，在徐徐的晚风里慢慢睡去。

二

天气越来越热了，雨石街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腐味，任凭风扇怎么吹，就是驱散不去。以往深圳的夏天，总会刮上几场台风，可眼下端午都过了，台风却还没来。气温一天高比一天，榕树上的知了有气无力地嘶鸣着，使得这个夏天愈发的沉闷和寂寥。我渴望来场台风，至少可以降降温，夜里能睡个好觉。

台风不来，躁热持续，日子依旧一天一天过着，流水一般一去不复返。麻辣烫的生意不好也不坏，但照旧天天开门营业。英子晚上加班回来，有时跟我打个招呼便回出租屋，有时见我不忙就停下说说话。我说你们天天加班，厂里的生意还挺好的。她说生意是好，可老板说赚不了多少钱，单价低税收高，货款又不好收，听一些老员工说，老板打算不做了。说着撕开缠在手指上的胶布。

这时候我才发现，她的十个手指都缠着胶布，我问她为什么要缠胶布，她说打磨时被砂纸磨破了手指皮，现在下班了，揭去胶布透透气，要不这天气热容易发炎。

我说，英子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英子说，我初中毕业后就去了福建，在一家鞋厂一呆就是八年，在那里恋爱、结婚、生孩子，然后回老家干了几年农活，赚不到钱又出来打工。

我说，看你的样子不像打工的，倒像个老师。

英子笑着说，我要是老师就好了，起码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不像现在东奔西走的讨生活。接着，她问我今年多大了。

我说，中秋节后，我就满二十岁了。

英子说，我二十岁那年，喜欢上了看书，一个人去旧书摊买书看，下班后工友们出去逛街，我就在宿舍里看书。看多了，就试着自己写，那年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

我说，你了不起，作家是伟大的。

英子说，伟大不伟大，我倒没想过，就是想把自己要说的话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看我一眼接着说，小慧，你的理想是什么？想过以后做什么没有？

我笑着说，我没理想，小时候想当一名医生，可是书没读好，理想也就没有了。以后嘛，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最好能嫁个有钱的老公，不用上班，不愁没钱花。

英子把目光投向雨石街昏黄的路灯，她看着远处一栋建筑物说，谁都想嫁个有钱人，可又有几个如愿的呢，到头来还不是靠

自己养活自己，要我说，靠谁还不如靠自己。小慧，你还这么年轻，完全有机会创一番天地，不要像我虚度了光阴。

听着，我觉得英子的话在理。

英子把目光收回，从一个皮夹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看，她说，这是我儿子，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就读一年级了。他是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这样小就知道安慰我了，我很想他，经常在梦里见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英子的语气里带着希望与忧伤。

这时，英子的母亲从出租屋出来，她脚下是那只流浪猫，白白的身子圆滚滚的，比之前胖了，也干净了。

礼拜天的下午，我站在门口百无聊赖地看天空，英子从出租屋出来，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

英子问我看不看书，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说以前会看，现在很少看了，都习惯在手机上，买书要钱，而且很贵，手机上看方便又实惠。

英子说，手机上看跟拿一本书在手上看不一样。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

英子说，感觉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我说，你有书吗？有就拿几本我看，试试心境有什么不一样。

英子弯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挑几本杂志递给我，说，里面也有我写的东西。

有你写的？我来了兴致，说，快告诉我，哪篇是你写的。

英子翻开每本杂志的目录，用手指点着她写的文章，后面果然署着她的名字。

我钦佩地说，英子姐，你果然了不起，怪不得你的气质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英子说，现在发几篇文章算不了什么，不是很熟悉的人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说，你实现了当作家的梦想，真厉害！

英子说，离作家还远着呢。

我握紧拳头说，英子姐，加油，我支持你！

像黑夜里流星划过一样，英子的眼睛忽地明亮起来。她说，好几年没写了，有时候想写，可就是静不下心来，今后我要继续写下去。

走的时候，我拿了一本杂志，里面有英子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刚看了开头我就喜欢，英子说里面写了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小说的题目我也喜欢，叫《风和日丽》，小说的正文里有个漂亮的插图：深秋的田野，阳光灿烂，一个小女孩仰着头，张开双臂，向空中的太阳作拥抱状……

三

台风没来，却迎来了一场暴雨。傍晚时分，天突然暗了下来，没过多久，暴雨倾泻而下，雨石街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雨幕里。半个小时后，雨停了，夜色如期而至。对面英子的租屋门紧闭，按往常英子也该下班回来吃饭了。她和她母亲上哪儿去了呢？

直到我和父母收档打烊的时候，英子才回来。我问她怎么现在才回来？她疲惫的脸上显出一丝担忧，说她母亲傍晚给她送雨伞的时候摔了一跤，人已经在医院里。

隔日，我去了一趟医院，英子的母亲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听医生说左腿骨折，要在医院治疗观察一些时日。英子担心她母亲以后不能走路了。

我欲言又止，英子姐，你老公，他，知道吗？

英子低下眉眼，说，我们离婚三年了。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也就没说。

二十天后，英子母亲出院了，骨折伤还没好，是坐着轮椅回来的。英子说，看来没个半年时间，她母亲是不能下地走路了。

英子回到了模型厂上班，每天见她匆匆忙忙的，下班后做饭、洗衣、照顾母亲，陀螺似的转个不停。

有时英子去上班的时候，打开电视机，将母亲挪轮椅上，对着电视屏幕，然后请我帮她照看一下，叫我隔一个钟头左右，进租屋去看看她母亲，以防意外。

我点点头表示答应，然后说，英子姐，让你妈妈躺床上不是更好吗？

英子说，就怕躺久了以后起不来，再说这大热天的，躺久了身子容易溃烂。

若是逢厂里休息，英子依然会来和我聊天，只是不再她一个人来，而是将躺床上的母亲抱到轮椅上，推着出来。她说，我每天上班没时间陪她老人家，有时想多说几句话都来不及，怕迟到打卡要扣钱。我笑着说，叫人帮你打卡，我以前也做过这种事。英子说，那可不行，这样不是弄虚作假吗，再说要是被经理发现了，要罚款的。说到这里，英子突然停止了讲话，她指着轮椅上慢慢合上眼睡着的母亲，小声说，我妈越来越像个

小孩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睡，不过也是，夜里听她老喊疼，根本睡不好觉。说着，她靠近轮椅，帮母亲额头下的一缕白发，掖在了老人家的耳际。

要是厂里晚上不加班，英子就手推轮椅，载着母亲在雨石街闲逛。走了一圈，又走一圈，然后回出租屋看电视。母女俩坐在二手彩色电视机旁，看电视里的人讲话，母女俩也不停地讲话，间忽传来几声笑声。

或许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往往容易想到不好的一面，英子也一样。看到浑身是病，躺在床上的母亲，英子的脸上笼罩上一层灰霾，似乎泄了气，整个人有气无力的样子。她可能在想，母亲的病猴年马月才能治好，也许永远都没希望治好了。尽管如此，英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着，还是把出租屋打理得有条不紊，还是把母亲照顾得一丝不苟。

一天下午，我闲得无聊，忽然就想去英子上班的模型厂看看。

这是一家三四十人的小厂子，听英子讲，是生产各类模型的，比如电脑显示屏外壳，电视机显示屏外壳，电冰箱外壳，手机外壳等等。刚踏进生产车间大门，浓浓的油漆味扑鼻而来，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样的环境里干活，简直是在“吸毒”呀！英子抬头正好看到我，开玩笑说，你也要来这里上班吗？我笑着回答说，先看看环境再说。旁边的人抬头看我，有个小伙子看我几眼，低声对同伴说，这姐不错！

英子身旁堆放着一些喷过底漆，用原子灰补过的半成品，此时她手里正拿着一个产

品在打磨，把水砂纸沾上水，轻轻磨去产品上面的原子灰，直到磨平磨顺。英子曾对我说过，打水磨比打干磨好，水磨没有灰尘，而干磨弄得整个人满身是灰。

英子把打磨好的产品送进喷油房，我跟着进去。有个三十来岁，捂着口罩戴着帽子的喷油师傅正在调配油漆，一脸严肃的样子，但看得出来，他对英子还是很和善的。走出喷油房，见身边没其他人，英子小女孩一样把嘴巴凑近我耳朵，悄声说，你觉得他怎样？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说，谁怎样？

就是刚才那个喷油师傅。英子笑了一下说，感觉怎样？

我恍然明白，说，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他追我好久了，可我下不了决心。

我开玩笑地说，我的感觉是，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怪吓人的。

英子打我一下，说，正经点好不好？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是因为昨晚赶货熬夜熬的。

我继续笑着说，我的感觉是，他的声音沙哑低沉，怪难听的。

见问不出什么结果，英子便不问了，把手指头上一块将要脱落的胶布重新缠好。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看好那个喷油师傅，我觉得他根本就配不上英子，但我又不好当面打击英子，只好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玩笑般说了出来。他的眼睛的确布满血丝，他的声音的确沙哑低沉，反正这个男人，引不起我什么好感，也希望英子不要答应他什么要求。

四

接下来的一些日子，我发现英子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脸上洋溢着笑意，走路时还轻轻哼着歌儿。人逢喜事精神爽，英子肯定遇到了开心事。我说，英子姐，碰到什么好事这样开心？英子说没有，然后就笑笑。

而我这两天，心情却莫名地烦躁起来，或许是天气燥热的缘故，也可能是母亲唠叨了我几句，反正感觉气短胸闷，浑身上下不顺畅。夜里，看看来吃麻辣烫的人不多，我跟父母打个招呼，退出闷热的麻辣烫档位，站一边寻思去哪透透气。

英子租屋的门半开着，透过半扇虚掩的朱漆木门，见里面亮着灯，英子母亲坐在轮椅上看电视，一动不动，脸上没什么表情。看看时间十点不到，英子还没下班，看她母亲好好的，我就没进去，掉头向雨石街南边走去。

这是一条僻静的小路，周围是一片连着山坡的小树林，被树枝树杈切割了一半的月亮，静静地挂在树梢上，洒下满地的银白。以前我和英子也来过这里，英子喜欢这个远离喧嚣的幽静地方，她说在这个充满诗意的环境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静静的待着就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

听着英子的话，当时我想，英子肯定也写诗。

四周静悄悄的，隐约听见远处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声，悠远缥缈，仿如梦境。

月光如水，前面树林里钻出两个人，一男一女。开始没注意，但一眼瞥过去的时

候，觉得那女的酷似英子。近几步细看，真的是英子，而那男的，竟然是那个喷油师傅！

我懵呆了一会儿，本能地隐进树林，待他们两个远去后才出来。

一个浑身沾满油漆，甚至肚里、血管里都装着、流着油漆的人，英子怎么就看上他了？我表示难以理解。十九岁那年我恋爱过一回，那男孩个子不高，但充满阳刚之气，我们相处不到半年就分手了。那是我的初恋，没像书上说的那样美妙，反倒觉得有点无趣。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要想结婚很容易，容易得如同去商场买套衣服，买个背包那样简单方便。所以我觉得，英子选择喷油师傅过于急迫，闭眼随便抓一个男人都比他强，好的还在后面，为何要如此迫不及待呢？

那天中午下班后，英子和喷油师傅一前一后从麻辣烫档口经过，英子提着几样菜，有点不自然地跟我打招呼。喷油师傅穿着沾满五颜六色的工作服，让人很容易跟斑马联系在一起。他的头发压得平平的，一看就知道摘下帽子没来得及梳理，左手提一袋苹果，右手提一袋香蕉，步子有点夸张，颠儿颠儿地进了英子的租屋。

我认为英子找这样的男人不值当。可那毕竟是英子自己的事，我奈何不得。即使想管，也管不了，我自己的日子也过得闹心不顺畅，浑浑噩噩的过一天算一天。眼下的天气也很恼人，热得邪乎，持续高温了一周，毒辣的阳光像一盆盆辣椒水，撒在人的皮肤上火辣辣生痛。这日子过得真是无趣，何时

才算个头？我恹恹地想。

秋天接近尾声的时候，盼望已久的台风终于来临。这个名叫“海马”的台风，叫深圳人着实“欢快”了起来。台风预警一公布，网上就有不少帖子，说法不一，意思相同，比如，台风，台风，我梦寐以求姗姗来迟的台风，你让我欢呼，我为你骄傲！又比如，海马呵海马，你是我的最爱，在溽热的夏天，可以没有女朋友，但不能没有你！再比如，好样的海马，来得猛烈些吧！……诸如此类的帖子，恐怕不少于一百条。

原以为只有我“心理阴暗”，没想到“阴暗”的人比比皆是。

果然，“海马”不负众望，狂风暴雨持续了一天一夜，肆无忌惮地袭击深圳这座海滨城市，气温由原来的35℃降至24℃，一不留神叫人感冒。

台风过后，城市一片狼藉，树木横倒，水泡车辆，交通瘫痪……从高处看，大街小巷一片汪洋，不亚于好莱坞灾难大片。

台风“海马”的到来，无疑给这个沉闷的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台风来临这天，英子没去上班，在出租屋陪着母亲。看我不忙，把我叫过去，她母亲看着电视就睡着了，我俩聊了很多，关于台风，关于灾难，关于病痛，关于物价关于未来，也提到了她的儿子和前夫，最后聊到眼下的喷油师傅。对于前夫和喷油师傅，英子没做任何评价与解释，但我感觉到她内心的痛楚和无奈。

威风凛凛的“海马”漂洋过海去了国外“旅行”，而在深圳雨石街的英子，却面临失

业。之前英子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那个模型厂宣告解散倒闭。英子又将重新找工作。

在家陪了两天母亲，第三天英子开始出去找工作。英子想在雨石街找家鞋厂，因为以前她在福建就是做鞋的，有经验，做起来顺手，工资也不低。可是周边的鞋厂本来就少，加上近一年来各个行业的生意不景气，问了几家鞋厂，都说暂不招工。一个礼拜后，英子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半个月后，英子的工作还是没着落。英子说这样不行，哪怕是临时工也要找一份来做。

我说，叫那个喷油师傅帮你找吧，他一男的路子会多些。

英子说，他回老家了。

他还来深圳吗？

英子目视远方，脸上没什么表情，说，可能会回来，可能不回来。

看着英子，我哑然。

后来，果真没见到喷油师傅的身影，他像一阵风，在雨石街消失了。

五

英子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市场旁边有个蔬菜批发行，蔬菜从别处运来，早上一大车，傍晚一大车。英子的工作是把运来的蔬菜一捆一筐从车上卸下，然后按老板指定的地方把蔬菜分类码好。酬劳是按时计算，早上和傍晚的时间加起来，大约四个钟头。英子觉得这样也好，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母亲。

那天英子工作归来，身上的汗水没干

透，脸色煞白，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英子干的是苦力活，属于装卸搬运之类的重活儿，这些原本是男人干的事情，英子一个弱女子却接手干。我抬手拂去粘在她头发上的一瓣菜叶子。

当天夜里，我调动我仅有的人脉关系，给英子重新找了一份工作——联讯工业区附近一家制衣厂的杂工。相比市场蔬菜行的临时工，这份杂工轻松许多，坐在工作台上修剪线头就可以。

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漫长的，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英子又开始忙碌起来，忙照顾母亲，忙上班。

英子的母亲每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轮椅上，或发呆或看电视，那只捡来的流浪猫，足不出户地陪着老人，灵性得很。老人无聊的时候，就絮絮叨叨跟猫说话，像面对一个小孩或老人。旧病没好又添新伤，老人常叹气说拖累了女儿英子。

秋天行将结束的一个礼拜天，英子邀我一同去市场买菜。两个人走在雨石街的石板路上，路旁的枯叶纷纷坠落。侧目，发现英子的双眼有些红肿，残留着哭过的痕迹。我惊讶地问，英子姐，你怎么啦？

英子低下眉眼，说，我儿子病了，老师打来电话，说我儿子哭闹着要妈妈。

我说，你儿子谁照顾？他爸爸不管吗？

英子说，儿子寄宿在学校，他爸爸在上海也有了新家，根本就管不了这些，只是每个月寄一些生活费回去。儿子是我的希望，可是父母常年不在身边，我，我不是个……好母亲，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

责任……英子哽咽着，两行泪水划过她瘦削的脸庞。

我拥住她，安慰说，英子姐，别着急，一切会好起来。说着递给她一张纸巾。

快到市场的时候，英子的心情平复了一些，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转移了话题，说，英子姐，你那篇小说我看了三遍，写得真好，我喜欢。

英子看我一眼，说，哪篇小说？

我说，你忘了？就是那篇《风和日丽》，写留守儿童。

英子哦了一声，说，你不说我还真忘了。那篇我也比较偏爱，是用心写完的，记得写的时候还流过好几回泪水。

我说，这些日子你还写吗？

她叹口气，说，没写，以后再说吧。像我现在这样，就是想写也写不来，写东西是需要时间和最起码的经济基础做支撑的。

我说，你可以在家里天天写天天写，这样就有稿费了。

英子说，你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的文字不值钱，就是一天24小时不停地写，恐怕也难养活自己。

我吐吐舌头，表示不理解。

看来我不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也许一个人的成长，都是由无数个不理解连缀而成的。

隔日，英子自己也病了，感冒高烧，在床上躺了两天。

这两天，我真正体会到了英子的苦和累，买菜、做饭、洗衣服、给她母亲熬药，帮她老人家擦身子，忙得我团团转。

我发现，英子脸上的阴霾愈发凝重，感冒还没好利索，就坚持去上班。看着她头重脚轻的背影，我有流泪的感觉。

六

对于北方人来说，深圳的冬天不像冬天。大雪那天艳阳高照，气温在23℃之间徘徊，街上的行人有的还穿着夏装，沐浴着喜人的冬日暖阳。若是在北方，这个季节早已是漫天飘雪，冰天雪地了。

英子在出租屋收拾行李，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她忙碌，想说什么又没说。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与调养，她母亲可以下床挪步了，骨折伤虽然好了一些，但腰间盘突出和风湿病却不见好转，英子说既然在外面同样挣不到钱，还不如回老家去，老家的空气好，也比较安静，对老人养病有好处，再说还可以照顾孩子。

一切收拾妥当，英子抬头看了看空荡荡的屋子，似有些留恋，说，该走了。

英子母亲坐在轮椅上，怀抱那只雪白的流浪猫。英子推着轮椅，走出很远还回头向我挥手。透过高层建筑物的罅隙，一抹阳光洒在她瘦小的身躯上，我似乎看到了英子脸上一丝笑容。

英子母女走后，我内心一时无法平静，她们母女的影子常常在我脑海里出现，甚至好几回在梦里遇见。临走的前夜，英子还鼓励我去闯一闯。我应着英子，内心也有出去闯的念头。

冬天行将结束，春天眨眼来临，季节无休止的轮回变换，却改变不了我的现状。我

想我的生活注定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和起色，二十年前这样，二十年以后或许还是这样。但我似乎又不甘心平庸下去，幻想着以后辉煌的日子，每每想到激动处，内心便会波澜起伏。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翻出英子送给我的

杂志，打开那篇《风和日丽》，里面的插图再次映入眼帘：深秋的田野阳光灿烂，一个小女孩仰着头，张开双臂，拥向天上遥远的太阳……

作者简介

胡永标，笔名胡杨树，70后生人，2013年开始写小说，已在《延河》《金山》《奔流》《小溪流》《小小说大世界》《短篇小说》等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若干。

非虚构

山中鼠患

/ 胡卉

1

五十四岁生日那天，余秋山死在老屋里，被发现时，他手脚大开横陈地面，脸被老鼠啃得坑坑洼洼，不剩一寸好肉。邻居老张推门进去时，一群壮大如猫的老鼠正在余秋山身上跃上蹿下，齿间磨得咯嘣响，其中一只，口衔一块红肉虎视眈眈地凝望着老张，那眼神宛若来自阎罗地府。老张见此人间惨相，厉骂一声，大鼠们挑衅地瞪视他一眼，像支军队的士兵一般，面面相觑，叽喳商讨两句，不情愿地从秋山身上跳下，纷纷钻进床底，不见了。

余秋山的老屋地处湖南两个山城交界处，后背靠山，门前临水，水是一池半亩大的水塘。办丧事前，老张把水泵丢进水塘，

接好水管，屋里屋外大冲大洗，就是洗不净那股令人恶心的臭味。那味道就像吸附在他的鼻翼内侧，让他见肉就想吐，好几天都没什么胃口。

上个月，余秋山来找老张坐坐，笑眯眯地告诉老张，他晚上睡不好觉，因为他家发鼠灾了，难计其数的大鼠在他枕头上跳上跳下，很吵。有时他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那些疯老鼠咬醒，它们是不是饿疯的？说着他拨开头发，把头皮上的血痂子露在太阳底下给老张看。老张说，下次去镇上，记得带点老鼠药。这深凹的山谷里只剩几幢红砖老屋，当初环水塘而建，茂林修竹，屋舍俨然，如今住人的就余、张两户，既没商店，也没货郎来走动，格外荒僻隔绝。这几年，

村民们陆续把房都安置到十多里外的镇上去了，老鼠药，也只有上街才有得买。

余秋山苦笑说，能想的办法他都想过了，没有办法。有天半夜，他正侧身做梦呢，一只老鼠钻进被窝，沿着他的后背穿梭找出口，他不动声色，然后一咬牙，一屁股坐实了它。余秋山问老张，你猜那只老鼠有多大？我拿称一称，一斤四两，成精了。

余秋山为此养过一只猫，但是猫根本不是那群老鼠的对手，没几天就吓得不见踪影。

老张的老婆在一旁嗑着瓜子细细听，不时噗嗤一笑，山里女人嘛，这些年淳朴良善的少了，变得枯燥又热情，专以挑事为乐。老婆不接老张眼色，一个劲拿话激秋山，说他怎么不会过好日子，明明老婆能干，在镇上置了好大的产业，有三层楼房两套，有窗帘店和麻将馆门面两间；明明儿子也能干，娶了儿媳，生了孙子，养到了学叫爷爷的年龄；明明也有漂亮女儿成年，明明怎样又怎样，他倒好，一个人待在这深山老林，过的是和尚还是道人的日子？说得秋山闷声不响，只管喝茶，茶喝完，碗搁好，起身就走。老张本想留秋山吃晚饭，炖鸡的板栗都是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剥好的。可秋山手一挥，就当没听见，头也不回，沿着弯弯绕绕的山路走了。

事后，老张说，妇人惹人嫌恶就在于居心不良，自己日子过不爽快，就偏爱戳人痛处，让别人也过不爽快。他劝老婆，你不要老提人家老婆，她做鸡的，你又不是不晓得。儿女也不要提，秋山并不喜欢他那双

儿女。

老张回想起来，最后一次见余秋山时，他看上去没什么不正常。秋山虽然很瘦小，但不曾听过他患什么病，相反，他腿脚轻快，行动敏捷，走路如云飘，只在老张低头扫完板栗壳那会儿工夫，秋山就到了三四百米外的家门前。几天后，余秋山死了。老张想起这茬，顿感诡异，走路轻飘飘的秋山，好似肉身已去，只剩灵魂二两。

有人说，秋山是被老鼠咬死的，老鼠携带的细菌病毒很多，人会被感染出血热、破伤风、狂犬病或者斑疹伤寒之类的疾病，都是发作快、难对付的重症。也有人说，活生生的人怎会被老鼠咬死？他肯定是突发急症死的，尸体多日无人收拾，才成为同居鼠类的大餐。那么，他先前有没有冠心病、脑溢血，或者是什么癌到了晚期？

旁人问起余秋山的老婆洪樱，女儿余雪和儿子余雷，都是一脸茫然，两眼空洞，一问三不知。

2

余秋山和洪樱夫妻三十年，分居十余载，至秋山死，也没有离婚。他们都是六十年代生人，“离婚”二字，挂嘴边都嫌丑，更是做不出手。往上再看，他们的父辈兄妹，哪怕是夫妻两个相互嫌恶至极，摔锅碎碗，鼻青脸肿，一辈子也顺流而下顺完，没有哪对非要离婚，要去民政局扯个离婚证的。以他们的话来说，自家事闹到政府大院，不怕耽误领导建设国家？闹到父母那儿，最多闹到村长那儿，就够了。等到年龄

上来，四十不惑，凡事看开，什么离不离，结不结，红本本有它没它都没差，仪式做起来很麻烦。况且，儿女都已成人，照常叫爸叫妈，家族亲戚一有大事，请柬通知一齐招呼你俩；逢年过节，上坟祭祖，各就各位；大伙儿包括先祖眼中，你两个始终是明媒正娶的一对儿，国家认可保护的合法夫妻。

所以，当地五十及以上岁数的夫妻，感情破裂，分居多年的常见，但是真正离婚的？几乎没有。追溯下去，这些分居的老年夫妻，几乎都有一个遥远而隐匿的共同点：妻年轻时，都曾进城做性工作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推行改革政策，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变得开放包容，接纳了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彼时正值这拨女性的青春芳华，她们大多二十出头，初为人妻人母，初尝生活的艰辛困苦，急需挣钱养家，寻求出路。有个别胆大的出去尝了甜头回来，说起外面的大世界，嘴上抹了蜜，听得人心痒痒。于是，她们软言好语安顿了丈夫，把孩子寄托给婆婆，怀着对更好一点儿生活的向往，成群结伴，从湖南山城深处的小镇小村，辗转到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她们在偏僻隔绝的乡村度过少女时代，所嫁人家也不过周边十里，熟门熟路，知根知底，像这样出远门、挤火车、在外宿夜，都是平生第一遭，需要鼓足莫大的勇气，才敢拿眼偷瞟身边的陌生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说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男性明显比女性弱一些。男性打一两年零工，叫苦连天，忙不迭地返乡了，余生再也不愿出来。女性却能够在城市

中熬住，最终适应，习惯，甚至喜欢。她们不那么容易妥协，既然出来了，一定要从中有所得才会甘心返乡。

九十年代初，余秋山去广州见大半年不见的老婆，去时下了很大决心。作为一个货运司机，他卖掉自己的手扶拖拉机，钱款一半傍身，一半留给母亲和孩子。去时正是夏天，他的铺盖卷里带上了棉被和夹袄。可是，给建筑老板看了一阵仓库，等不到立冬，秋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他没余什么钱，钱都被工友哄吃哄赌花费了。又过了四五年，洪樱才返乡，这似乎意味着秋山清冷孤独的光棍生活的终结。

洪樱返乡，是当地一个传奇。她本来没打算返乡，因为她当时才三十来岁，虽是吃青春饭，也还大有作为。洪樱骨架高大，身材微胖，有些悍相，但是优点是，肤白如脂，眉目顾盼生情。而且，别的同行喜欢化浓妆，洪樱只薄施粉黛，这使她看上去既与众不同，又像个很能激发人挑战欲的良家女子。一同下海的姐们说，洪樱在店里很受欢迎，蛮有些老来俏、风生水起的势头。有一天，老妈妈接到一个香港熟客的电话，客人要得很急，给了丰厚的酬金和酒店地址，请派一个愿意过夜的姐妹过去。那个时间，洪樱正好有空，即刻打车就去了，是白云机场附近的一个大酒店。洪樱一进门就注意到床头柜边拉杆箱上贴墙立着的一只小皮箱，四四方方，铜锁扣紧，整张牛皮无一丝褶皱，在金黄的灯下折射出一片暖光。洪樱凭着某种直觉，嗅到房间里散发出的分外诱人的气息。她的心始终被那气息勾引着，服务

客人百般周到，那客人上了年纪，体虚却格外贪心，来回折腾半宿，完事后鼾声如雷，睡如死猪。洪樱敲打他，人像锁死的铁门，不响不应。洪樱提起小皮箱，蹑脚出了酒店，直接冲往机场，买最快的机票飞长沙，连夜转汽车，面包车，摩托车，再山路徒步，第二天天擦黑前回到深山谷中遗世独立的老屋，丈夫秋山正从门前水塘打鱼上岸，抢天光清理结在渔网上的苍耳子。那时监控和人脸识别等科技都不像如今普遍，但洪樱明白，广东是再也不能去了。

那晚，两口子挑灯夜数，齐整整的百元现钞，新得像假的一样，硬得像刀片一样，伍拾万元整。

3

洪樱返乡后，她的富有、果断、风骚、厉害，以及言行打扮，都跟留在人们印象中的洪樱天地之别，仿佛是当地闯来一个也叫“洪樱”的外地女人。起初，人们以为全是那五十万在起作用，他们眼看着她毫不吝惜地弃置老屋地基，去镇上买地皮，盖高楼，豪华装修，置备高档电器和家具，用盆栽龙血树、君子兰和火棘果（而不是塑料花树）装点大厅。厅里添上八张麻将桌，这就成了镇上五星级的麻将馆。继而把二楼装修成KTV（他们这一代人的说法是“歌舞厅”），知心爱人，夜夜笙歌。但在同行的激烈竞争下，KTV没多久就不营业了，只提供给亲戚朋友免费聚乐。

当地人喜欢建房置地。建设好自己的居所后，洪樱还想到看风水，迁祖坟，给祖先

建起瓷白碉堡房，盖上青色琉璃瓦片，脊上盘卧两条黄龙，希望祖先保佑，富贵平安。至于在吃穿上细考慢究，那就更不消说了，费不了几个小钱。

家庭大搞建设的阶段，秋山同样十分得意，事事亲力亲为，逢人说起老婆的传奇经历，直叹连男子也未必有那种机敏，那种胆量，一夜之间，她就改写了家庭和儿女的命运。

后来，连局中人也预料不到的是，生活中有别样东西开始起作用，如同白蚁在暗处松动墙角，日积月累，竟令爱情和婚姻的大厦土崩瓦解。余秋山哪里晓得这白蚁是几时豢养，吃什么壮大身心的，只等他动手来整顿，才发现人家的厉害早已从皮长到肉，从肉长到骨了。秋山酒后跟人吐真心，他非常后悔让洪樱南下广东，她在外那几年，他摸不着她到底过了些什么日子，以致她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小镇女人说话很难听的，即便好些曾是一起南下广东的姐妹，可一旦在你家麻将桌上输了钱，拍屁股起身趑进小巷，嘴瓣锋利，如剪似刀，一点不念旧情。有说洪樱胃口极大，一夜也不能缺人的，就有说洪樱在广州的最高记录是一天二十七客。有说洪樱和镇上哪个轻浮男人牌桌底下你来我往腿脚摩挲的，就有说谁谁透露过了，洪樱下面无毛，是只“白虎”，物以稀为贵，自然引人追捧。有说洪樱虽富甲一方，却放得下身段，低得下头去，男子喜欢的她偏偏也喜欢，就有说那自然，洪樱是在一线城市开过眼界，训练有素的，做得越专业越先进，口

碑越好，越能做大做强。

也有人狐疑道，干这行，洪樱就不怕染病？我们镇上那些男人就不怕染病？越是见不得人的病，越是磨人，老军医治不好，想死又死不了。炎症千百种，就是最寻常的那一种，也能让你跑厕所跑断腿，一滴两滴往外尿，痛得像尿玻璃渣。然而，有混账子酒后放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反正人穷活着也没什么卵味。大家只当他是想博众人一笑，这笑却是苦笑，因为性病正如瘟疫在镇上流行，确已成为很多家庭的郁结，夫妻之间翻脸的导火索。这是整个镇子的心头之痛，难言之隐。

秋山性格软弱，像个讲文明的教书先生。洪樱成为家庭乃至家族的致富舵手后，他在她面前更加说不上话来。尚且同居时，秋山极少下楼，整个人像极夜一般陷入了永恒的无边沉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秋山首次提出离婚，口头的，没有推进到诉讼那一步。人们背地里说，秋山拿离婚唬人，却看不清唬的是只母老虎，是只毒蜘蛛；只有大家眼明心亮，秋山自己正是虎口的羔羊，蛛网中的蚊蝇。

事情是这样的：镇上一位母亲，红眼公牛似的冲进洪樱的窗帘店，从花花绿绿的窗帘背后揪出自己的儿子。樱樱窗帘店在国道和老公路交叉的当眼路口，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位母亲就站在街口大骂洪樱不要脸，徐娘半老，偷吃童子鸡，不是一回两回了，——老公不保作罢，请大家看好自己的儿子，看好自己的儿子啊。愤怒的母亲嚷嚷得声线嘶哑，围观群众替她暗悔，怎没带个

高音喇叭来捉奸。那男孩才十七八岁，面容稚嫩，身材柔弱，他抱着衣服又羞又恼地跑开，一跑就跑去了外国，两年没跟家里联系，据说去了缅甸的赌场做打线小弟。

不管那段时间秋山是不是下定了决心要离婚，结果总归是，婚没有离成。洪樱不愿离，就从钱上提要求，秋山自然是没什么钱的。再者，余雷余雪不用多想就站在母亲一边，他们羽翼未丰，一切开销都向母亲伸手。秋山父母和岳父母呢，都来劝他忍辱负重，至少维持家庭面子上的完整。眼红他家的人很多，难道他想要外人看自家的笑话吗？

说到底，也许一开始，秋山离婚的决心就不很牢靠。他们这代人都是这样的。而且，人年纪大了，行事不像小年轻张狂莽撞，等很多顾虑耐心纳进肚皮，行动就慢慢慢下来了。

有一天，秋山搬出洪樱热闹喧天的楼房，回山中荒废多年的老屋住下了。不管秋山是不是被轰出来的，但他说搬就搬，行事不像有些男人那样，赖皮赖脸，没有骨气。山间几间红砖搭石头的石棉瓦平房，春天寒潮，夏天漏，秋冬灌风，送五保户都送不出手的。人们纷纷说，可见秋山这丈夫做得，还蛮有讲究的。

4

洪樱的麻将馆，麻将子日夜咚咚锵锵满桌跑，节假无休，赌大不赌小。有人赢得双目通红，有人输得倾家荡产，风水轮流，斗转腾挪之间，洪樱既收茶水服务费，也抢先

机买下为偿债债低价出售的房屋地基，倒卖后再去城里置产，那是她为儿子余雷娶妻准备的筹码。余雷懒散无业，嗜赌，暴脾气一点就燃，名声算不得太好，好在家底殷实，有母亲帮忙操持。

娶妻本难，参考来看，当地有些本分老实的夫妻呢，也学着与城市对接，为城市服务，在家的大搞养殖，给长沙大饭店养龙虾，养牛蛙，养菜花蛇，或者进城进厂子，分拣槟榔，刷洗盐水瓶，拧矿泉水瓶盖，但到头来还是被姑娘们嫌弃。小伙人性格俱佳，但只占“家贫”一项，就万万算不得好对象。余雷娶妻，挑花了眼，多少姑娘来过个夜，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连洪樱也不得其解，说如今的姑娘比她们当姑娘时，可大方得多了，也没有男女有别，男的占了女的便宜这说。

余雷最终看上的，是洪樱一位老姐们的表亲姨侄女。起先，洪樱帮了这姐们一个大忙，姐们怀着回报的心态，对余雷的大事表现得格外上心，跑断腿，磨破嘴，牵线来几个妙龄姑娘，最后真的在这里面促成一对儿。这个忙，到底是什么忙呢？

洪樱这位老姐们人称“花姐”。一天下午，花姐的丈夫开着他那辆红色吉利越野车去乡下下一个山清水秀的农庄聚朋友，都是熟识多年的老哥们，几个是年轻时部队的战友，几个是退休前镇政府的同僚，钓鱼时在水库大堤上排成一队，吃鱼时坐拢来刚好一张八仙桌。鸡鸭鱼肉是农家自养，山菌野菜是农妇自采，味道十分鲜美，至于酒，浏阳河瓶子装茅台，都是私人珍藏，因为难得一

聚，特地带来和老哥们分享，大家纵酒高歌，一醉方休。小镇农村水泥路柏油路虽然修得宽阔，但既不设红绿灯，也没有交警，不必担心酒驾抄单，该吃吃该喝喝，全无后顾之忧。夜渐深，有个老哥的夫人打电话来催，催了几通，他便胯下生疮似的坐不安稳了。花姐丈夫为人热情忠厚，人家起身时，他摸出车钥匙，一边往外走，一边让大家边喝边等，他开车送老哥到家，很快回来。往返不过十五里路。他把人安全送达，返回的路上，自己连人带车栽进了水库引水的渠道，重伤溺毙。

大家都很伤怀，等花姐家办丧事，吊唁人情纷纷上了双份。大家安慰花姐时，花姐也反过来开导大家，说她不会怪大家什么，往后还需朋友们互相扶持云云。既然寡妇没有扶着棺材呼天抢地，大家便空话少说，跟她聊一些实打实的事，譬如，车险申报理赔了没有？预估能赔多少？需要帮忙从保险公司内部找关系吗？

所有人心知肚明，车险是花姐最惦记的事。虽说夫妻一场，但花姐和姐夫，楼上楼下，分床二十年，也二十年不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当年情深意切，今日所余无多。花姐女儿出嫁，两位上亲冷眼相看，拒绝同车送亲，同席吃饭，成为当地一个奇谈。

最后，出人意料的是，保险公司抓住酒驾不放，一分钱不赔。花姐一颗心沉到井底，再看那些老友们，就横竖不顺眼了。花姐本不是那种任人揉捏的糯米团，——当年还是她做引线，把洪樱和一些年轻姑娘媳妇捎带去广东的，只是后来洪樱青出于蓝，能

耐起来盖过了花姐风头。花姐丧夫后，但凡在洪樱麻将馆输了钱，都要削尖嗓音拿话刺人，讲哪位赢家见牌就胡，见炮就轰，连个无依无靠的穷寡妇也紧抠不放。洪樱看不过，当众敲打她说，每天寡妇长，寡妇短，你这寡妇就甘心情愿白当的呀？

麻将散场后，洪樱继续点拨她，第一步，要四两拨千斤，撬动那日聚餐的七个老哥的钱袋。花姐听得耳顺，去提每人赔偿五万，大家不同意，又愧悔又惶恐，磋商后说，每人愿出一万。花姐留下狠话，那你们等着打官司。打官司是军师洪樱手上留的第二张牌。按洪樱指点，花姐丈夫在镇政府混了大半辈子，硬一点的关系要用好，好一点的律师要请到，该塞钱塞钱，该送礼送礼，出手要大方，干净。洪樱有个老相好在市法院就职，只要县法院打通，胜诉，之后便能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被告不服，上诉，正好落在洪樱相好的地盘，他一人就能产生泰山压顶的威力，让七个老哥上诉无门。

拖拖拉拉半年多，在洪樱相好的运作下，一切定成死局：每个老哥赔偿六万，六七四十二万。花姐喜不讳言，到处说亡夫活一辈子没让她过几天好日子，死了倒这样保佑她，疼爱她，真是惹人怀念。

自此花姐既把洪樱当贵人，也当亲姐，欠下这么大一份人情，琢磨再三，最后妥帖不过地拿自己侄女填塞了洪樱儿子的终身大事。至于洪樱的小女儿余雪，且不提重娶轻嫁的外部环境，她自己首先就太不争气，虽然才二十出头，但人生已经烂尾，基本可以放弃努力了。

5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裁缝的女儿做裁缝，姨子的女儿做姨子，这里面都有渊源，不稀奇。可洪樱很不理解，她女儿余雪为什么要接自己的脚，去沾染那种行当呢？那不是一个好行当。洪樱的那行姐妹里，有一个怀了孩子回来，不知父亲是谁，孩子生下后，托给老父老母抚养。有人跟丈夫儿女不和，寡居无依。有人跟着不同的男人乱晃荡，被人追打。有些则远嫁他乡，杳无音信。都是前车之鉴啊。洪樱很生气，余雪看不明白吗？而且，她的生活境遇和当初的自己明明很不同了。当年，洪樱随一行女子远走他乡，膝下已有一儿一女，如果不是生活困顿，要思想未来出路，她哪里想抛夫弃子，放弃正常稳定的生活呢？

相比，受母亲庇护，余雪过得幸福多了。她读书不行，买了高中读了，可是怨三道四，等于在监狱受刑。本来洪樱计划再给她买个职高卫校待三年，毕业后去当幼师或护士，可学校再也圈不住她，作罢。其他不读书的同龄女孩，去超市打称收银，去宾馆拆洗被单，去饭店刷盘洗碗，余雪不肯也不必去吃那份苦。洪樱筹划，放她在家养两年，帮忙照料生意，然后物色一个好小伙早点成家。可是母女俩朝夕相处口角不断，时间一久都想摆脱对方。

后来，洪樱投资，帮余雪另起门面，在镇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卖的是比较高档昂贵的货，中年男士的真皮皮衣和西裤啦，贵妇风格的真丝连衣裙和羊绒大衣啦，也捎带些

材质柔软款式新潮的童装。为了进货，余雪软磨硬泡，又让洪樱赞助了一辆车。可是，看服装店很清闲，有时大半天都没顾客进门，无聊得让人打瞌睡。谈一单生意呢，也不是拉车煤，消耗不了人，老板娘的精力，要么拿去追剧，要么拿去幻想了。

后来不知怎么，流言慢慢起来了，说余雪明面上是卖衣服，背地里不知卖什么。服装店常常大白天也关着门，不知门背后是哪个顾客在脱裤子，试裤子。小镇生活又很闲，过得分外细致，余雪几时开始画眼线了，几时穿超薄透视的衣裙了，几时杵在门边跟人调笑了，笑起来多开怀，花枝怎样乱颤，可谓风情十足，比洪樱年轻时更胜一筹。种种变化人们纳入眼底，麻将桌上也不避讳洪樱，拿她女儿嘴边滚来滚去，好似青石板上磨钝刀，格外起劲。

有次洪樱气极，大骂余雪蠢货，她积攒下许多家私给她陪嫁，娘家这么硬气，足以托付好人家。可她呢，性格浮浪，贪图享乐，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余雪听不进。后来再吵，洪樱当街就骂，你要卖就卖远些，莫

卖家门口，镇上这些穷鬼，你就是卖一百个，也凑不上一百万。既骂余雪，却骂倒一堆人，搞得大家脸面尴尬，意见很多。老板娘横眉冷脸，加上其他麻将馆开张，洪樱的生意渐不如前。

秋山搬回老屋后，除了每周上街买回肉，从不在镇上露面。女儿余雪成为镇上数一数二风流人物，妻女两人关系水火不容，秋山都置身事外，没人听他发表过什么意见。时间一长，人们跟他的家人一样，完全忘了他。直到死，且是因死相太惨，秋山才又被人重新记起。

秋山死后当月，政府来人说，两县之间要通一条高速公路，高速将从地界交辖的这片山谷中穿过，老张家、秋山的老屋以及秋山的坟墓正处在要道，不得不夷平，以贡献建设。对方客气地说，政府希望双方能坐下来，好好商谈一下征收费。

天降横财，洪樱格外欢喜，她扬言，如果不从秋山的老屋和坟墓中挣出一栋新别墅，她可绝不会甘心情愿，白当他这个寡妇呀。

作者简介

胡卉，1990年生于湖南宁乡，现居深圳，自由写作者。

无腿乐哥

/ 李柰

乐哥，真名安鹏飞，是一位80后，出生在马颊河北岸的大安家。上小学前，一直住在舅舅家。

2012年3月28日上午11点，乐哥在天津塘沽一个交货点卸钢轨，当卸到第三根绳子时，就听见哗啦一声，乐哥抬头一看，有三根钢轨从车上滑下来，他快速向后退了一步，三根钢轨还是砸到了他的双膝部位，（每根钢轨大约有700斤左右），他瞬间被砸到地上，地上是大块的石子，他双腿麻麻的、热乎乎的。眼前的这一幕，让在场的同事们都惊呆了！他让一位同事从货车的副驾驶座上拿来自己的手机，给家里人报个平安，只说卸货时，腿被砸了，别担心。

同事们，有的报警，有的打120，有一位泰安的同事，用绳子绑住乐哥的双腿止血。从受伤后，转了两个医院，医生说，伤情严重，需到大的医院治疗。最后，转到天津一所三甲医院，医生和他商量，由于受伤严重，要截肢，在保命和保腿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一个正常人，半天内要截去双腿，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但在生命面前，乐哥还是选择了保命。等推到手术时，时间已经过

去了11个小时，乐哥一直是清醒的。

手术结束后的几天里，截肢的部位又发生了感染。由于感染严重，乐哥又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乐哥觉得，感染后的伤口，比砸伤时还疼。刚开始，是用杜冷丁止痛，后来感觉杜冷丁也止不住自己的疼痛，就换了吗啡止痛。按照医嘱，要6小时用一次吗啡，后来，要1小时一次，才能止痛。从住院，嫂子就从老家赶来照顾乐哥，父亲、家里的朋友亲戚会来医院看望乐哥，当看到乐哥在短短几天内就失去了双腿，来看望的人都落泪了。乐哥一直很坚强，虽然没有落过泪，可也让乐哥常常失眠。失眠的原因很多，自己的病情，医药费用。刚开始，货车公司的老板还来交一些医药费，后来就不来了，乐哥就自己垫付，住院还没半个月，就用去了10多万。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光了，就找亲戚朋友借钱。更让乐哥失眠的原因，是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乐哥是家里的顶梁柱，父母年龄大了，妻子照顾孩子，孩子还在上学。自己还要养伤，就是病情恢复了，也不能开车、从事劳动。乐哥没了工作，没了经济来源，那以后

的日子怎么过？这都是摆在乐哥面前的问题，想归想，治疗还得治疗。乐嫂一直跟乐哥做好吃的，加强乐哥的营养。为了节省开支，乐嫂就到附近的菜市场捡剩菜，回来自己煮煮吃。为了照顾乐哥，乐嫂一直陪伴。

在天津某医院住了一个月，乐哥的病情恢复的也差不多了，借的外债也不少。乐哥决定回家休养，乐嫂收拾了行李，乐哥坐着轮椅回了老家。乐哥的母亲一个月都在挂念着，知道儿子受伤后，没少受罪，当看到乐哥坐着轮椅回来后，母亲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乐哥回家后，没有多长时间，就有省城某假肢公司的一位销售人员来拜访，小伙子挺能说，讲乐哥还年轻，装上假肢以后会如何如何好，不管是从外观上，还是从劳动方面，都会有很大帮助。本来住院就借了钱，再装假肢，又要借钱。乐哥就不想安装假肢，可家里人还是坚持要安装假肢，一是行动方便，再说，装上假肢看着也和正常人没啥区别。销售人员说，公司免费提供安装、30天的康复锻炼，假肢要2至3万多。首先，要付8000多的定金。乐哥也觉得，坐轮椅也不是长久之策，就又借钱交了假肢的定金。

等假肢制作好，乐哥就去了省城。乐哥在假肢公司锻炼了几天后，觉得并不像销售人员说的那样，自己是双膝以上截肢的，要是双膝还可以，没了双膝后，根本掌握不了身体的平衡，站起来就会摔跤，乐哥感觉自己上了当。制作假肢，既然交了定金，公司也不会退钱，乐哥又交了3万多买了，连

定金一起共交了4万，比销售人员刚开始说的价格还多了1万多，这个公司还说给了优惠价格。

假肢其实不适合，轮椅上、下坡坐着也不方便，用拐杖乐哥也掌握不了平衡。最后，乐哥怕自己坐着会长胖，就用两只槐木板凳代步。开始，两个手腕疼，慢慢就习惯了。

住院、安装假肢让乐哥有了10多万的外债，货车公司的老板又没有主动沟通，老板的手机号换了，根本联系不上。关于赔偿问题，只有通过法律来解决了。乐哥文化不高，只好聘请律师来打这场官司，听律师说，把所有的赔偿都算上，大概能赔偿100多万元。乐哥行动不便，只能让年迈的父亲代自己去天津法院打官司。

为了乐哥的赔偿问题，父亲跑了很多次，这场官司最终是赢了，可对方没有钱赔偿。最后，经过律师协商，先支付17万，剩余的21万，半年内还清，律师通过电话通知了乐哥，乐哥实在拖不起，想着先把欠亲戚朋友的钱还上。

到手的17万，还还不清外债。乐嫂就做起了手工插花，一天才有20元的收入，又去外地剪草坪，一天才有50元的收入。乐哥每天也在网上搜索，关于残疾人就业的信息。后来，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高位截瘫的朋友，这位朋友靠修小家电维持生活，生意很好，维修费用不高。乐哥慕名前去学习，帮着拆卸小家电。这位朋友够义气，知道乐哥生活不易，就没有收学费，还提供吃住。乐哥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自己解决了吃

饭问题，

乐哥以前学过修电机，修小家电对他来说并不难。当乐哥熟练掌握了修小家电的技术后，打算回老家也做这门手艺养家糊口，现实并不像乐哥想的那么简单，做生意可没有那么容易，万事开头难，村子附近的人，根本不相信乐哥的技术，一直没有顾客登门。

外债、生活开支等，让乐哥的思想负担更重，为了不再连累乐嫂，他曾提出过和乐嫂离婚，这遭到了乐嫂的拒绝。为了增加自己的家庭收入，乐哥和父母换了房子，父母的房子沿街，可以开个超市。乐哥不能外出打工，可以在家经营超市。开超市需要进货架、进货等，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实在没办法，只得向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借钱。

经过多天的忙碌，超市开业了。为了感谢邻里的支持，乐哥给超市的货物，定价都不高，每天卖的馒头，都是按进价卖，一元4个馒头。每次进货，都是乐嫂往城里跑，还有货物的摆放，高的地方乐哥也干不了，只有乐嫂自己干，由于各种忙碌，让乐嫂落下了腰腿疼的病根。

车队赔偿的半年期限一到。乐哥就和对方老板联系，对方的手机号已换，根本联系不上。乐哥又和律师联系，律师说，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人找不到了。这对乐哥是当头一棒，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为了催执行款，乐哥自己去奔波，为了节省费用，他吃住都在车上。汽车停在停车场是要收费的，乐哥就把车停在停车场附近，有警察抄牌就开走，等警察走了，再开回来。吃喝可以节省点，可汽车要用油，3

天时间，就用去了400多元。乐哥去了办理此案的法院执行庭，说能不能采取强制执行。工作人员耐心解释，说这是民事纠纷，可以采取强制执行，冻结对方的帐户，你要提供对方的房产证、银行帐户，我们警力有限，最好你自己找到对方本人。这让乐哥很苦恼，乐哥有什么权利，可以调取对方的房产证和银行帐号，这不是开“国际玩笑”，还有，你们办案机关都找不到车队老板，乐哥一个没有双腿的人，到哪里去找，即使车队老板就在乐哥对面，乐哥也抓不到啊！为此，乐哥回家后，就一直不提受伤赔偿的事，一提这事就心烦。

自从乐哥受伤后，乐哥的母亲就一直心口疼，家里人都说去检查检查，可母亲一直不肯去。后来，疼得实在没有办法，连吃饭都没法下咽，这才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还得要治疗，乐哥心里难受，不能眼看着老人家受罪。村委会知道乐哥经济困难，就组织全村人捐款，短短几天，乐哥就收到了全村人的捐助一万两千多。全村人捐款的名单，乐哥一直保存着。

2016年9月21日，乐哥的小女儿出生，这给乐哥带来了不少欢乐。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乐哥超市的生意也不是很好。乐哥不乐意待在家里，觉得心里堵得慌，有时间，他就骑着电动三轮车，去村子南边的马颊河边转转。看着宽阔的马颊河碧绿的河水，乐哥想起了小时候在河边放牛，在河里游泳捉鱼的情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为

了生活东奔西跑，很少有时间来到马颊河边坐坐，现在，自己失去了双腿，还能抓鱼吗？

乐哥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会到马颊河看别人捕鱼，自己也舍不得买鱼网。在马颊河，有一位乐哥村里的伯伯用挂网捕鱼，看到乐哥经常来河边，就送了一条挂网给乐哥，乐哥有了捕鱼的工具，心里自然高兴。

夏天，为了防汛，河道放了水，只有滨德高速桥下，有几十平方米的一湾水。所有捕鱼的人，都集中在这里，打算大显身手。他们用的是撒网，浅的地方都是小鱼，深得地方又没有收获。乐哥把挂网围了一个圈，慢慢向一侧靠拢，真没想到，这一网抓了10多条一斤八两以上的鲤鱼。周围一起捕鱼的朋友，都竖起了大拇指，正常人还没有乐哥厉害。别人的称赞，给了乐哥很大的信心，克服了他从受伤以来，一直存在的自卑心理。

有一次，一位年轻顾客来超市，见乐哥在超市里没事做，就推荐乐哥在手机上下载“快手”，和朋友们聊聊天，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乐哥当时还是用的老年机，根本下载不了“快手”。最近，由于顾客用微信、支付宝支付的比较多，乐哥也是没有办法，就买了一台智能手机，下载了“快手”。

乐哥的快手名字叫“无腿乐哥（传递正能量）”，他写道：“老爷们流血、流汗、不流泪，一不小心把腿整没了，就一个字，烦！最难的日子已经过来了，相信以后会越来越越好。”开始，学着发段子，乐哥没想到，自己发上去逮鱼的短视频，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有了几千人的观看量。

乐哥有时去某些名主播的直播间聊天，可主播太忙，根本没有时间回复。慢慢的，乐哥也陆续发了一些视频，经过一段时间，乐哥的粉丝有了400多人，实验室通知有了直播权限。乐哥没有当主播的经验，总觉得主播都是帅哥靓女、有口才、能歌善舞有才艺的人。自己没有才艺，长相一般会有人看吗？再说，自己也不知道说啥。

那天，乐哥逮的鱼，分给村子里老人的视频上了热门，开直播时，直播间一下子就进来了200多人，有的人问，乐哥你这腿是怎么伤的？乐哥说，一次意外砸伤的，有的粉丝说，乐哥真坚强，真不容易。有的粉丝就开始刷礼物，乐哥本来是想和大家聊聊天，和粉丝没有见过面，连萍水相逢都谈不上，怎么好意思收大家的礼物呢？短短的时间内就收到1500多，乐哥有点接受不了，就把直播给关了。

2018年春节后，超市里的水果还有些，乐哥就骑着电三轮车到城里去卖。他坐在马路边也没事，就开了快手直播，当时，直播间才有两、三个朋友，乐哥聊起天来更不紧张了，和朋友们聊聊家常也挺好。

天气开始暖和起来，乐哥把河边的一块荒地开垦了，种上了黄瓜、茄子、豆角等。乐哥有时在河边逮鱼，中午就在河边吃点，像烤馒头、炖个鱼什么的，要是朋友来马颊河边玩，吃个蔬菜也方便。

有一天，乐哥正在河边坐着，看见靠近北岸飘来了一块大的泡沫板，乐哥游过去，坐在泡沫板上，用双手滑动泡沫板两侧的

水，泡沫板犹如一条小船，在马颊河中心移动。这给了乐哥很大启发，要是自己在泡沫板上下挂网多好，由于乐哥在河中待的时间太长，到了吃饭时间，还没见到乐哥回家，家里人担心，打乐哥手机也没有人接。（手机放在岸边）乐嫂还专门来河边看望乐哥，见乐哥坐在河中的泡沫板上才放心。

为了能更好地在马颊河下网，乐哥受上次在河中见到泡沫板的启发，自己也用两个大的泡沫板，费了很大劲做了一条泡沫板小筏，上面放上手机架，可以边开直播边收网。

夏天，天气热，从河里逮的鱼，离开水就死，半小时就臭。乐哥就在直播间说，经常来直播间的朋友，有时间可以来马颊河边拿鱼吃。第一位来河边拿鱼的朋友，是党营，接着是小闫，这让乐哥很高兴，感觉自己有一种成就感。还有朋友过来后，问乐哥，这鱼多钱一斤，说什么要给钱。乐哥坚决不收钱，说，要花钱可以去别的地方去买，他逮的鱼是免费送的，不是卖的，要是收了钱，兄弟们的这份情义就没了，乐哥说，生活中离不开金钱，但情义无价。

那次，由于两岸的庄稼需要灌溉，河里的水下去了很多，下在河边的地龙露出水面一大截，拉起来比有水时重了很多，乐哥拽起来非常吃力。小闫兄弟知道后，专门来河边帮忙拉地龙。

乐哥每次逮鱼虾，都会根据逮到鱼虾的数量，按直播间朋友们要鱼虾的顺序分好。有一次，乐哥刚上岸，有一位叫蜗牛的朋友开车赶过来，乐哥的鱼已经分好了，又觉得

朋友来了，不给点鱼虾总觉得过意不去，就又回到泡沫小筏上，去远处起了两个地龙，把半盆的鱼虾给了蜗牛兄弟。

随着乐哥直播次数的增多，粉丝数量也在增加。有朋友提议大家一起聚聚，这让乐哥犯了难，自己经济实力不允许。这件事，让杨哥知道了，杨哥说提供赞助。聚会的地点选在了马颊河滨德高速桥下，当时，聚餐的地面不平，有朋友开挖掘机来给整平的。

聚餐的那天很热闹，村里的老少爷们也来帮忙端菜，村里的秧歌队也来献艺，简直成了一个欢乐的嘉年华。看到这么多朋友的到来，乐哥有点激动。他说，欢迎各位远道的朋友，来马颊河相聚，我们不分职业、地位，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来的都是朋友，感谢各位兄弟朋友的支持，没有您们，就没有咱们的相聚。

乐哥的快手号有了11万多粉丝，对不熟悉的商品，乐哥还是婉言谢绝了做广告。

平时，附近的朋友也会来马颊河边，找乐哥聊天。乐哥还是坚持自己的初衷，逮鱼虾的目的，就是广交朋友。乐哥说，自从他受伤以后，对人生看得开了，得出了一点感悟：“平安是福，健康第一，知足常乐。”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的，都是为了挣钱，这钱多少是多？

作者简介

李柰，山东人，文学爱好者。在《中国青年报》、“有故事的人”、“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发表过作品。

阿婆之患

/ 苏木清清

一

阿婆不服输的个性一直都没变，变了的是阿婆不能自理的身体。

病后的阿婆拄着一根实木棍子——是中途夭折的树木胚子，擦根砍了，成了阿婆的拐杖、阿婆的依赖。阿婆长年劳作的一双大手，因为一次意外，除了紧紧握住那根棍子艰难迈步外，丧失了一切能力，随之丧失的还有阿婆晚年的幸福。

那次意外发生在阿婆七十六岁那年的夏天，此后四年半的时间里不能自理，直至离世。

七十六岁之前，阿婆虽老不衰，面色红润，腰板也不弯。若不是那次意外伤害留下的隐患，阿婆硬朗的身体足以再安度十年，或许更久。阿婆会继续纺线织布，给儿孙们留点念想。大嫂也会继续骄傲地说自己的孩子如何孝敬奶奶，会在逢年过节回来时给阿婆买些补品、衣物，给阿婆留些钱花。这些

是农村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最幸福、最津津乐道的事。大嫂会继续在县城做小生意或者帮儿子照看生意、带孙子（阿婆的重孙），二嫂也会继续过她一家五口的小日子。可阿婆的病将所有的牌推倒打乱，带来颇多争议。

二

阿公三十六岁死于一次意外塌方，留下两男一女，大的十二岁，老二七岁，最小的女儿两岁。阿婆对我说，当初别人都劝她把女儿给人，两个儿子留给奶奶，自己嫁了得了。阿婆思前想后觉着不能，孩子已经没了父亲，不能再没了母亲。阿公去世后，阿婆毅然挑起了家庭重担，终生守寡。也不知那两位哥哥是因为从小没了父亲的缘故，还是生活的艰辛伤了他们？还是生性如此？还是外人印象中对失去父亲怜惜的孩子的想象？总之，他们的性格总让人觉着沉默寡言，就

连笑也流露着腼腆与拘束。任凭怎样的艰难，坚强的阿婆带着孩子都挺过来了。尽管穷，也还是张罗着在本村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给女儿找了个本分人家。阿婆生性要强，言语不多。可我每每见阿婆喊两位哥哥时，眼睛看着儿子，呼小名，声音柔和，充满期待。两位哥哥“嗯”一声，神情漠然。我想，或许我看到的仅仅是表象吧！

我从未听过大哥给阿婆叫“妈”，对外人或对大嫂说起母亲，只说“他奶”（大哥以自己儿子的名义称呼自己的母亲），阿婆虽然要强，也还是接受了。记得一次大嫂对我说，刚生下大儿子不久，那年过八月十五，大嫂把准备好的一包月饼让大哥给婆婆送到房间里去。一会儿，大嫂听到房间里传来婆婆的骂声，后来才知道是婆婆见儿子进了房门不声不响地往案板上放了一包月饼，也没吭一声转身就走。婆婆一时郁闷骂道，你是给鬼呢？扔那给谁伤感哩！把你那月饼拿走，我不稀罕吃！大嫂知道与自己无关，这才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自己的儿子还不知姓啥叫啥？一次，大嫂的娘家妈和阿婆聊天时说，你咋生了那样一个儿？对他再好也没给我叫过妈。阿婆无奈地说，那算啥，我自个生的，都不给我叫妈。亲家母不信说，不叫妈叫啥？阿婆说，啥也不叫，白搭话呗。亲家母好奇地问，那如果他回家晚了，你把大门关上，他不叫妈叫啥？阿婆说，啥也不叫，就拍门，拍一会儿喊一声“开门”。起初我也不想给他开，可怕左邻右舍笑话，算了！阿婆一脸失落。大嫂娘家妈一听也释然了。亲妈都不叫，何况自己这个

丈母娘。只要小两口不闹意见就行。

大嫂嫁过来不到一年就与阿婆另立炉灶分开过了，各吃各的，经济上互不干扰。虽然这样，一个院子里住着，还是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大嫂说婆婆有什么事从不和儿子们商量，独断专行过于倔强。因此一直对婆婆敬而远之，大嫂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满。每次回娘家诉说，开明的娘家母亲总是说，一个寡妇家，若没有点个性，要拉扯大几个孩子还真不容易，一家人过日子，锅和勺哪有不碰的。

几年后阿婆又娶回了二儿媳。二嫂看似寡言少语却是个性十足。阿婆一人养大几个孩子也是受尽苦头居功至伟。本想两个儿子都娶了媳妇，自己也该松口气了，不想媳妇处处和自己作对，对自己不敬。刚嫁过来就想把我踩在脚下！阿婆心想，没门！再怎么，你也是我要进家门的。一个寡妇家，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没有了夫妻间的相互安慰与担当，心里苦，脾气就爆。阿婆不想示弱，二嫂年轻气盛也不肯低头，一个不退，一个不让，很快便婆媳不和。有一次，小夫妻俩为一点小事在房里拌嘴，不知谁顺口说了一句×你妈，另一个不服也是×你妈，你来我往骂起来。按说在村里“×你妈”这些粗话也是儿时从大人们那耳濡目染的。嬉笑怒骂间常有它们。阿婆乍一听觉着是对自己大不敬，你两口吵架，捎我干嘛！一时生气，对着屋子喊了一声：来，×来，横着×，还是顺着×！这一声虽然止住了吵声，二嫂却窝了气，你儿子也骂我妈了，你咋不说！一来二去，矛盾越积越深，在一次

争吵中，婆媳甚至撕扯起来。二哥打架时，无意间磕碰，竟把阿婆摔倒在地，导致阿婆手指骨折，阿婆气得直骂儿子护媳妇，拉偏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阿婆家两间旧厢房，住着两个另立炉灶的儿子媳妇，阿婆和女儿则住进那间低矮的土坯门房里。冬天还好说，各自在房里生炉火做饭将就着过，到了夏天，只有一个伙房。又一时规划不到理想的院基地，不闹矛盾才怪。应了那句——穷吵富安，在村子里婆媳吵架也是见怪不怪的事。都说儿女是前世的冤家，常有不是冤家不聚头之说。只要儿子儿媳合得来，吵吵和和，终归是一家人。院基地刚下来那会儿，还没钱盖，为了避免婆媳关系进一步恶化，二哥便在村里规划的院基地里仓促搭了一间临时住所搬出去住了。后来才盖了两间门房，孩子还小将就着住。近几年孩子大了住不下，才又盖了厢房，凭着下点苦力，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在农村一般都是老大搬出去另立门户。可二嫂不愿和阿婆住在一个院子闹别扭，自愿搬出去另立门户。匆忙申请的新院基地还不如老的院基地人气好，大嫂也没争。这期间，阿婆一直住在大哥家。后来大哥大嫂在城里卖水果小有积蓄，陆续盖了门房、厢房。阿婆也住进了大哥新盖的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照看孙子们的日常生活。那是阿婆最幸福的日子。

三

大哥曾是泥瓦匠，因一次施工时，意外从高架子上掉下伤了脚踝骨，伤愈后略有点跛，干活也不得劲。大嫂的娘家妈在县城

卖水果，见女儿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便让女儿接了她在县城的水果摊，因租的房子小，开销大，实在没有精力边做生意边照顾孩子。大嫂的三个孩子便留在家里让阿婆照看，大的七岁，第二个五岁，小的两岁。大哥随着大嫂到县城给大嫂打下手，做些力气活供养三个孩子上学及日常开销。虽然辛苦，却比在土地里刨生活滋润得多。阿婆在家带着三个孙子劳作于田间地头，操心着孙子的衣食住行。农忙时让大哥回来帮忙收割，乐在其中。阿婆生性要强，不怕吃苦。儿子儿媳都不在跟前了，阿婆恨不能把心掏给孙子吃了，孙子也跟奶奶处出了感情。一向对儿子要求严格的阿婆，对孙子却迁就得很。大嫂调皮的儿子不给阿婆叫奶，叫老婆婆，阿婆不但不怪罪反而笑着接纳了，还不断夸孙子在自己生病时给自己买药，买好吃的，放学回来帮自己干活，夸孙子孝顺。阿婆与儿媳一下子拉开的距离感，反倒让一家人的关系慢慢缓和了，生出许些温情来。阿婆的生活也如阳光般明媚。

阿婆也在农忙时，帮老二家的剥剥棉花，晒晒麦子，看看孩子，只要老二有求，阿婆必应。大哥跟前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二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阿婆除了照看老大的三个孩子外，兼顾着照顾老二的孩子，老二家的男孩最小，长得虎头虎脑，深得阿婆喜爱。大哥的女儿最小，不大懂事，常在大嫂跟前说，妈妈给的生活费常常要给五六个孩子买吃的，阿婆女儿的两个孩子也间隔着来，因为大哥的家离村小学最近。活忙时二哥与妹子便会把孩子支到阿婆家。大嫂听了

虽不大痛快，却也听之任之，毕竟自己常年不着家。婆婆重点照看的是自己的三个孩子。

不知不觉间，几个孙子一个个长大，一个个离开，阿婆也觉着干起农活来力不从心。阿婆一人吃不了多少粮食，大嫂与大哥也想一心做生意，便把自家的地承包了出去，属于婆婆那块地便给了老二种，说好只要够婆婆吃就行，余下的啥也不要。话虽这么说，可山沟里那点地，收不了多少粮食，二哥没给阿婆粮食，也没给钱，白种着。大嫂也不好张口要。大嫂中间也叫人说过一次，说婆婆现在七十多岁了，该让两个儿子轮流着管了（买面、给零花钱），协议都写好了，钱也不多，可二嫂知道后硬是当着说话人的面把协议给撕了。二哥当众口头上应了，但实施不动。这也是城乡差异最大的不公。我常见城里退休的老人因为有退休金不拖累儿子反倒补贴儿子家用，受到儿子尊重。村里的老人，就像村里的孩子一样，生活前景全靠自己努力。老人若有积蓄还好，若无积蓄便全靠儿女。儿女过得好了、孝顺了还好说，过得不好了不孝顺了，老人晚年拮据在所难免。

此间，阿婆还是大嫂给买买面，给点零花钱，阿婆的女儿时不时也给点。孙子偶尔也给些钱，买些衣物。虽说阿婆七十过半，一个人在家吃喝随心，心情愉悦，身体也还不错。阿婆一人也独处习惯了。种不了地却也不愿老闲着。在院后种些家常菜，养几只鸡，用零用钱买些棉花纺成线，用老的织布机织些床单、抹布。村人习惯了用这些

东西。有一段时间还用过去孩子不穿的腈纶毛衣，拆了棉线做经，腈纶毛线做纬，混合着织一些花花绿绿的速成粗布床单，我还得过一张这样的床单，虽不如纯棉的舒服，也是阿婆的心意。阿婆还捎带着给大哥还未出生的孙子（阿婆的重孙子）做些小棉衣棉裤。有时也坐在门前的石阶上与人聊天，不经意地看着巷子的尽头，数着孙子离家的日子……

四

一日，阿婆吃完午饭正在自家的胡同内乘凉，见邻家的大嫂从门口走过，便叫进来招呼着坐下和她聊天。聊着聊着邻家大嫂就数说起了丈夫的不是，可能是刚刚和丈夫吵完架，越说越气！正好被前来寻妻子的丈夫听到了。二话不说拽着妻子就打，阿婆急忙劝说并起身拉架，不想那丈夫无意间一个甩手过来，阿婆站立不稳，一个踉跄倒地，头部磕出血来，不能站立。邻家大嫂与丈夫也惊出一身冷汗，赶紧联系大嫂将阿婆送往县医院。起初想着并无大碍，二哥日夜守在医院，大哥大嫂也照顾得尽心尽力。半个月后医生却让出院。医生说阿婆磕那一下伤到了颈椎骨，伤到了神经，一时半会是好不了的，还是回家养比较好些。

阿婆进医院时那对吵架的夫妻还满口答应要付婆婆住院的医药费，可事后一想，觉着是阿婆自己仓促间起身站立不稳摔倒的，与自己无关，便矢口否认。当时没证人在场，大嫂也不想伤了邻里之间的和气，落一个讹人的名声。加上农合报销后也花不了

多少钱，便不了了之。医药费由大嫂承担了下来。

从医院回来不久，由于阿婆大小便要在房间里解决，人来人往的，气味不好。大哥便在门房的走廊上给阿婆搭了一个临时住所，把阿婆从一直住着的大房子里搬出来。阿婆说：咋啦，嫌我脏了？大哥说：“快过年了，大房间支张床，人来人往的，你大小便也不方便。不如小房间好收拾。”阿婆听了便再没说什么。简易房也有门有窗，生了炉子。可能是在走廊里避光的缘故，也可能墙上没有粉刷吧，总给人一种简陋幽暗的感觉。我一直喜欢小的卧室，可阿婆的卧室还是让我提前感受到了人在晚年身不由己的心酸。大嫂七十余岁的舅舅见后，惺惺相惜连连摇头，直说外甥女让婆婆住在这样的屋里，恐外人说起不利于外甥女的名声。大嫂听了，红着脸与舅舅争辩，你觉着这屋子不好，我还说这小屋子住着方便，准备自己老了还要住里。听外甥女这么说，舅舅一时语塞，不再言语。

俗话说：百日床前无孝子。阿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被女儿劝着扶下床锻炼，因神经压迫有一只手不大听使唤，倒不是完全不能动，大哥先试着给阿婆拄两个棍子在院心走动。后来阿婆用着顺手了，就一直用了下来。阿婆病后，大嫂便与二嫂轮流着照看婆婆。每人一个月。二嫂与大嫂家隔着两三条巷子远。一次二哥因农忙提出让大嫂多管半个月。大嫂管了四十五天后，以为二嫂也会管四十五天。所以到月头上就没回来。不想二嫂管够一月后，不见大哥家来接，极为

生气，到处诉说大嫂的不是。打电话叫大哥赶紧回来。二嫂本来就对管婆婆就有意见，经过这次争论后，二嫂说大嫂得了婆婆房里的东西，说婆婆这些年帮大嫂看门带孩子，就应该大嫂多管。大嫂说婆婆穷得叮当响，能有什么？就一个案板，你拿去。你再看还有什么？婆婆的你都拿去好了。并让大哥把案板揭了，和一些小东西一并给二嫂送了过去。大嫂也给人诉说，你说在我家给我看门带孩子，没给你看孩子吗？当初你家房子少，婆婆倒想上你家住，你可有婆婆住的地方？就算有地方住，你可肯让婆婆住你家？二嫂还不服，说要管，一人管一年，老大先管，大嫂说一年太长。二嫂说那就一人管十天。大嫂无奈，最后经人说合协商好每人轮流管二十天。虽说二十天不长，对在县城做生意的大嫂却是个不小的挑战，不仅仅是拉锯式地给汽车火车加油，还有两个人的生意一个人难做。还有大嫂的孙子断奶后也送回来了，儿子在城里的生意也做大了，开了个分店想让大哥过去帮忙。这些事情赶着趟地凑在一起，使原本还想给自己挣些养老钱的大哥大嫂最终不得不停掉干了近二十年的生意，回了村子。大嫂的孩子心里跟阿婆亲，逢年过节回来非要给奶奶洗脚端饭，陪奶奶说说话。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孙子在家呆不了几天就要走了，阿婆知道孙子外面有生意，不能留，也留不住。

阿婆在二嫂家断断续续、别别扭扭住了数月。在妯娌明争暗斗之间两三年过去了。阿婆虽不能自理，肠胃没毛病，除了心情不畅，身体并无大碍。阿婆拄着拐杖也习

惯了，能自己挪着走出来晒晒太阳。有时坐在门里看到门外路过的熟人就招呼着来家坐坐，但都被搪塞着婉拒了。弄得别人从婆婆门前过时都不敢扭头看。

阿婆便常常独自一人，独自坐着……

一次，在二嫂家看阿婆时妹子多嘴说了二嫂的不是，与二嫂发生争吵，最后打了起来。从此妹子再也不敢登二哥家门，只是在阿婆轮到大嫂家后过来看看。阿婆也看不惯二嫂的冷脸，看不惯两个孙女冷嘲热讽，听不惯孙女不屑一顾、不尊不爱的言语冲撞，不能自理的阿婆在二哥家感到浑身不自在，刚开始也闹也骂，闹得二嫂干脆不管了，让二哥下工回来给阿婆端饭，阿婆说也如大哥送月饼时一样，“噎”的往阿婆床前的桌子上一置，也不问够不够吃，也不管热凉，阿婆除了生气还是生气，想回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家，也就是大哥现在的家，也没想大嫂愿不愿意，只想从此不再登老二家门。二哥看似无奈地把阿婆这个烫手的山芋送了回去。这样一来，大嫂不乐意了。大嫂埋怨婆婆都不能自理了还那么倔。差人给婆婆说话，不行，让老二送饭过来。若老二不送饭也可以，让老二家把地退回来，立个字据，“活不养死不葬”，两个儿子全当一个。大嫂觉着，那样自己全管了也吃个顺心丸。阿婆却不领大嫂这个情，对着中间人（也就是自己的娘家侄子）不容商量地说，老二就一百个不好，也是我的儿子，七尺高的汉子在村里落个不养寡母的骂名，这不行！侄子再劝，阿婆便怒了，你们真要把我往死里逼吗？侄子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是碍于

大嫂的面子才前来说和，既然姑母撂下狠话以“死”抗议。大嫂也不好意思再让人家侄子为难了。阿婆只对大哥说，你是老大，就吃些亏，让我在这养老好了。

大嫂娘家人也劝大嫂算了，现在社会好了，又不是缺吃少穿的年代，一个人养了得了！我也说，实在不行把老人接到城里，既看了孙子，给儿子媳妇搞好后勤，顺便也照看了婆婆，也省得来回张忙。大嫂为了证明自己的做法是有依据的，举例说，你们不知，婆婆拗劲大，前一段和老二家闹别扭不去老二家，恰好在外开饭店的妹子因饭店要搬迁回了村，妹子把阿婆接到自己家，在女儿家里应该没问题吧，可婆婆嫌女儿把自己一人晾在家里，不是出去打麻将，就是出去给人摘花椒，不陪在自己身边。闹着要回家。你的病又不是一月两月能好的，总不能让人老陪着呀！妹子还对大嫂说，有一次咱妈要喝水，嫌我给她倒的是白开水，说，我在我家都不喝白开水，到你家让我喝白开水！我问大嫂，阿婆平时在家喝什么？我心头下觉着阿婆也不是过于富裕奢侈的老人呀。大嫂一怔说，糖水或豆奶吧。现在弄得妹子死活也不接母亲去她家了。就是接，阿婆也不去。接下来大嫂又说，若两个人轮流着管，她还能分出好赖来。若我一人管，百日床前没孝子，日子久了，又该挑毛病了。再说城里地方小，我在那都是和儿子媳妇中间隔个帘子，再说真老（死）那了，这么远回来都是麻烦。邻居们都说是我整日里变着花样给婆婆做好吃的，才吃得婆婆不愿去老二家。两家各有各的理。我一外人多说无益，

便不再言语。阿婆是不是如邻居所说，我也不会过问，自寻烦恼。最后，大嫂见说不动婆婆，便从城里换回了给儿子帮忙的大哥，让大哥伺候老母，自己在儿子那帮忙，眼不见，心不烦。

我想阿婆不愿意去二哥家或多或少是感到理缺。虽说两个儿子都是白手起家，可这些年阿婆一直住在大哥家给大哥看孩子看门，逢年节时和大哥大嫂一起生活，自觉理正些。与二嫂关系一开始就不好，加上不在一起许多年了，显得生分些。若是能给儿子帮忙，阿婆自然没得说。突然病了要让两家轮着伺候，阿婆感觉就像从天上掉到地下，落差感太大，自尊心一下子转不过弯适应不了。我偶尔回去看阿婆，阿婆会拉着我的手，一说能说几个小时。诉说她为什么不想去老二家，在老二家有多难受；说她是如何含辛茹苦一个人把三个孩子养大，又看大了几个孙子。现在不能自理了，要看儿子儿媳的脸色。吃儿子儿媳的眼角食。阿婆说在老二家度日如年，常常是对着空空如也的房间，感觉压抑从四面而来，感觉到心烦气闷。阿婆说自己一直有绝食的想法，想睡在床上了一了百了……阿婆说得最多的不是饭菜的好坏，甚至对饭菜的好坏只字不提，反复强调的只是二哥二嫂及孙女的态度不好，脸色难看。

我明白阿婆的意思，阿婆想让我在大嫂跟前说说好话，说她不愿去老二家的缘由。阿婆也太高看我了。她的侄子劝不了她，我又何尝能劝得了大嫂。作为旁观者我早就给大嫂说过宽心话。毕竟大嫂的三个孩子是阿

婆一手带大的，众人皆知。连大嫂的娘家人言语里都向着阿婆。大嫂又怎能不明白，因此才处处让着二嫂。我是个连自己也管不好的人，又如何能管别人。从此，只有躲着阿婆。从阿婆的事情里窥视自己亦为人儿媳可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五

大哥大嫂既要轮流着去儿子所在的城市看孙子，为儿子儿媳洗衣做饭，家里头还要留一个人伺候婆婆和地里的农活。阿婆死活拗着不愿去老二家，也不愿如大嫂所说与老二断绝母子关系，就连大嫂退一步的要求——让婆婆把给了二哥的地要回来，阿婆也不吐口要。这让大嫂觉着管得名不正气不顺。在大嫂家半年多了，也没有人能说下阿婆的话。大嫂觉着特别恼火，还没法给人说，大嫂真不想落个坏名声，心里却又憋着一股闷气。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书·诸气》里说，“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調，则无所不病”。大嫂越想越想不通，钻了牛角尖拐不过弯来。那种说不出的焦灼和拉锯式的操劳，使本来就有先心病的大嫂日渐消瘦，身心俱疲，说话走路气喘吁吁，不得不手术。“气”是百病之源，大哥心下也埋怨阿婆，说大嫂的病多半是“他奶”气的。为了安全起见，大嫂的儿子把手术选在全国最权威的西京医院。那是一场生死较量的手术。让所有亲人都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怕。原说，按正常手术二十四小时便可脱离监护室，可大嫂却在监护室呆了六天六夜，一天下来开销上万，命悬一线。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大哥和大哥的儿女都把心揪到嗓子眼，守在监护室门外，像热锅上的蚂蚁，日夜不眠。大嫂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来，出了监护室却一直发烧，在医院待了一月余，医生让回家疗养。大嫂嫌住在城里不方便，回了村里。期间反复高烧反复检查复诊，骨瘦如柴。老家附近的几家大医院都说，手术好像没做？一听是西京医院做的，是全国心脏科的权威医院做的，欲言又止的样子，建议大嫂重回西京治疗。大嫂的家人怀疑手术做得不太成功。可西京的医生说，微创手术创伤小，精确度也小，这种方案是你们签字同意的，院方不担责任。

大嫂颓废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虽说微创手术心脏堵漏不太成功，毕竟是堵了一部分。在大哥悉心照料下，经过了漫长的七个月之后，大嫂渐渐康复。我以为二嫂会在大嫂住院期间主动分担照顾阿婆的职责，二嫂没主动要求管，大哥也不屑与二嫂说这份“小话”。该大嫂的二十天由妹子把阿婆接到大哥家伺候。大嫂出院后，饭轮到大嫂家，大哥一起伺候俩人。阿婆没能等到大嫂完全康复，在大嫂术后五个半月，猝死。享年八十。外人都说阿婆是绝食而亡，这个说法的对与错，也无从考证。

阿婆像倔强的战士一样，从不肯在儿子的屋檐下低头。大嫂的病，却彻底触动阿婆最柔弱的底线。从此，自责与自怨在日复一日的长夜里蔓延。阿婆顺从于被两个儿子拉锯式地接送，每人二十天。阿婆尝试着自己倒尿桶，用绳子把小尿桶吊起来，又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拐杖上，尿桶随着拐杖的移动

摇摇晃晃。阿婆说自己需要锻炼。阿婆的拐杖在水泥院心的振动，如重锤般响彻，划破寂静，划破院墙，传到巷外。

那日，我去看病后的大嫂，听见刚被大哥接回家的阿婆缓慢地拄着支撑整个身体的拐杖，“咚咚”地敲击着坚硬的地板，朝大嫂的房间走来。掀开门帘，连着叫了几声大嫂的名字，站在炕沿下一米开外的地方，一脸无助与歉疚；阿婆轻声地问卧病在炕上的大嫂，“你可好些了？”大嫂疲倦地“嗯”了一声。阿婆无助地拄着拐杖站了一会，自言自语道，何不叫我这老婆子死了算了，活着还要祸害人。顺便问了我几句客套话，便拄着拐杖怅然离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婆。

六

就在大嫂术后的五个半月，正是二九极其寒冷的时候。阿婆在大哥家住够二十天被二哥接走，走时阿婆的身体看上去没有异样，一切如旧。不想第三天，二哥让大哥把阿婆接走。大哥因脂肪瘤胳膊上缠着绷带挂在脖子上，大嫂病怏怏地说，才到你那三天，又咋啦，就让我们接，二哥说，病了，吃不下饭。大哥说，病了，病了你不叫医生，叫我干嘛，我是医生吗？二哥不语。就是赖着不走。见此，大哥大嫂无奈跟过去，见婆婆光着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蹲在简易的便桶上方便，数九寒天的，大嫂递了双鞋子给婆婆穿上。问阿婆哪里不舒服，好去叫医生。阿婆倔倔的，说自己好好的没有病叫啥医生。第五天晚上，二哥又来到大哥

家，再次叫大哥把母亲接过来。大哥胳膊上架着石膏板说，接过来做什么？在我家我管，在你家你管。大嫂欠着病身说，才过去五天，不接。此时只见二哥走到门口扭头气狠狠的说，“不管，不管就叫死！”二哥撂下狠话走后，大哥大嫂心下也纠结，正好妹子也在大哥家。见二哥气哼哼走了，大嫂便叫大哥陪小姑子去二哥家看婆婆。到那见院子里摆着洗衣机，二哥二嫂不在家，大哥和妹子进到阿婆房间见阿婆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叫也不应声以为是阿婆生气不语，见妹子帮母亲换裤子，大哥说妹子，我在外面等你。大哥在外面感觉太冷，便想着回去再穿件衣服，也没给妹子说先走了。妹子给阿婆换好衣服，叫妈，阿婆依然不应，妹子心想母亲的倔劲又上来了，便装着边走边说，你不说话我就走啦，见阿婆还不说话，便使劲闭上门对着门缝又说，你再不应声，我真的就走啦，然后想趴在窗子上看母亲的反应。不想刚出门便看见了走过来准备洗衣服的二嫂。二嫂见到小姑子从婆婆房间出来，又摔门又叫的，便破口大骂，你个不要脸的，你到我家干啥！妹子也不示弱说，我来看我妈，不是我妈，谁想到你家来！此时刚从外面回来的二哥回来听见妹子与老婆吵架，不客气地对着妹子大吼，你个惹事的祸害，又到我家惹事来了，还不滚……妹子光棍不吃眼前亏，也不试探阿婆是死是活了，拔腿就跑。大哥见妹子气呼呼地回来了，也就没再过去。半夜一点多，二哥打电话过来说阿婆咽气了……

七

阿婆离世，追随已远去多年的阿公，走得决绝而凄冷。阿婆似乎抱着必死的决心，放弃了对生命最后的一点点留恋，带走了自己最后一点点尊严……距离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婆仅两个月零五天。有谁知道这两个月来阿婆内心的煎熬与斗争，有谁在乎阿婆的感受，阿公吗？……

阿婆的大孙子阿婆最亲的长孙连夜从城里赶回来。因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又不明奶奶死因，嚎啕大哭，怨大嫂没能及时告知奶奶的病情，让自己见着奶奶最后一面，哭声悲戚，连着两三个小时哭声不止泪流不断，无人能劝。大舅见状扔了几句狠话——你既然和你奶奶亲，既然孝顺，为何不把奶奶接到你身边照看，生意忙，生意忙可以雇保姆，一个不行雇两个，如今人已死，哭有何用！此话一出，如坚冰穿心，哭声骤止，只剩下阵阵抽泣与悔恨。大嫂一脸的虚弱与无助，托着带病的身体，忍着儿子的埋怨，虽知道婆婆迟早有这么一天，可婆婆的猝死还是让大嫂生出些许矛盾纠结的伤感。加上大病未愈，几近脱虚。

阿婆之死，舆论哗然！有说大嫂大哥不孝的，有说二嫂二哥不孝的，有说阿婆倔强的，有说阿婆一生不易的，同情阿婆的人还是占了多数。所有的矛盾所有的理由都不能抵消母亲的生养之恩，不能抵消一位母亲经历的——孕之喜，生之痛，养之切，爱之浓，依之轻，老之望……对所有母亲的爱毋庸置疑，或许，母亲在为孩子倾注了所有的

大爱时，往往忽略了儿女会在敬老爱老上的缺失，忽略了以身作则的教育，以至于儿女的记忆里淡出了自己对父母应尽的职责。

八

不管大嫂的“病”是不是因生阿婆的“气”而来，却是随阿婆而去了。大嫂先阿婆一步走了一趟鬼门关，多少能“悟”出些什么吧。大嫂一直不想落个不好的名声，不好的名声还是落下了。在外人看来阿婆始终有功于大嫂，大嫂管了是理所当然。而这些舆论正是大嫂管了觉着气不顺的根源，凭什么两个儿子就该我一人管？几十年来住我家看门也是你家没有婆婆的住处，给我看孩子，没给你看吗？换回来说，若在外人看来阿婆是有功于二嫂，那么舆论向着大嫂，大嫂反而会力争好些。再假设阿婆病的是一年或几个月，而不是四年多，阿婆的人生结局定会圆满些？可是谁又能左右自己的生老病死？历史不容假设。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每个人都在扮演旁观者，对一些是是非非指指点点，乐此不疲；每个人又

都是当局者，在自己的行为上一意孤行，任人评说。母亲在世时常说，家有千斤丝，外有分量称。可分量称了别家的是非，自家的阵脚乱了，却浑然不觉。所谓掩耳盗铃，亦盗亦掩，自欺欺人。舆论本是舆论者造成的，哪个背后不说人，那个背后人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一外人岂敢多言！我只是一再从中审视自己，亦为人媳（将来还会转正为婆婆）的我，可会有做得过激或者不妥的地方？我知道我身上一定潜藏着自己看不到的错误言行，我必须时时警惕，不断反省……“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我一再告诫自己：人生苦短，顺其自然。

矛盾与摩擦因“缘分”而来，因“缘”尽而散。一切均以阿婆的离世而归于平静。村子里的大事小情、家里的口舌之争，常常是一件接一件，一处舆论终会被另一处舆论所淹没。而今阿婆离世已一年有余了，阿婆孙子的事业蒸蒸日上，大嫂的身体也恢复到从前样子。日子在矛盾中日复一日的走着，人在日复一日中老去……

作者简介

相淑娥，笔名苏木清清。1972年出生于山西永济首阳长旺村。目前在北京做衣服裁剪与刺绣。

散文

触摸死亡的一天

/ 王善常

我十月十四日去的鸡西。我在佳木斯本来干得挺好。工地离家近，骑摩托只要半个多钟头，工资也挺高，一天差不多三百。是老杨撺掇我去的鸡西。老杨说，干咱这一行，一年到头，就秋天最抓钱，必须抓住机会。他又说，鸡西有个大工程，我朋友包的，贴十栋楼，能干到上大冻。我当时没动心，闭着嘴。他于是又说，不是卯子工，是计件，凭你的手法，一天五百轻松。我就说，那去。

我干的活儿是外墙保温，就是给楼房贴上一层保温板，像给楼房穿上棉袄棉裤一样。外墙保温挣钱多，尤其是老秋，开发商着急完工，工资一个劲往上涨。但这活也遭罪，特别是夏天，在日头底下硬挺着挨晒，躲没处躲，藏没处藏，满身臭汗，裤裆里抓

蛤蟆。更主要的是，外墙保温属高危工种，人站在吊篮里，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晃啊晃的，每年这一行都会出点事故。

在鸡西干了不到四天，我们就发现苗头不对。本来说好工资一天一透，晚上下吊篮就点钱，但那个老板却一拖再拖，各种借口，而且他人长得猥琐，眼珠子乱转，像在时刻想歪点子算计人。我们心里都不踏实，有了撒走的想法。第五天早晨，我们十几个人都没上吊篮，坐在楼下等，不等别的，只等钱，钱不到手，就罢工不干。但那天老板还是没给我们开资。他先是点头作揖，求我们宽限几天，说开放商还没给他拨款，后来看我们无动于衷，他就动了硬，说他鸡西的朋友都是社会人，并且打了电话，要叫人收拾我们。

我们人多，且有理，当然不惧他。但我们的钱到底没有要回来，四天的工资，按一天三百算，也一千多。最后我们一合计，决

定回佳木斯，认了，不要这钱了，因为佳木斯活儿多，不能因为这点钱在鸡西耽误了。

当天午后，我们就坐客车回了佳木斯，到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临回家前，我给敏打了电话，说要回去，当然没提钱的事，怕她上火。敏知道我要回来，特意做了排骨酸菜，我进屋时，已经摆上了饭桌。我说，做这么好的菜干啥？我也没挣到钱。敏以为我开玩笑，就说，没挣到就不吃了。我说真没挣到，她脸色就变了，问我咋回事。我详细地说了一遍。她于是就骂了人，当然不是骂我，她对我一直很好，心疼我。她骂的是老杨，和老杨包工程的朋友。最后她不骂了，给我倒酒，夹排骨，又宽慰我说，多亏你们发现及时，这要是干到最后，再没拿到钱，会更惨。

吃完饭，我拿出电话本，找熟悉的工友，问佳木斯的活儿。佳木斯正缺人，只打一个电话，就定了下来，明天就可以去工地，日工，三百二。

晚上，我嗓子有些疼，没当回事。我烟勤，这两天又有点上火，嗓子疼是自然。躺了一会，我感觉疼痛有些加重，嗓子里像塞了一把干草，是点着的干草，没有明火，只冒烟。我没对敏说，起身下了地，去地桌的抽屉里找药。我记得里面有罗红霉素。但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几片青霉素v钾，盒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我知道，这药也消炎，就抠出两片，填到嘴里，又去厨房喝了一口凉水。敏搂着儿子睡得正香，被我的走动声弄醒，问我干啥，我说嗓子有点疼，吃了两片药。她说没事吧？我说

没事，她就又睡着了。她比我还累，在镇里的食品厂干活，每天下班，先得去我妈那接儿子，再做饭，一天天脚不沾地。

吃完药，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没睡多久，醒了，不醒不行，嗓子憋得慌，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我坐起来，坐了好半天，慢慢调整呼吸，觉得气喘匀些了，才又躺下。但没一会，我又坐了起来。还是不行，嗓子好像堵住了，吸一口气都困难。我摸摸脖子，喉咙那有些烫手，而且肿了，肿得很高，像吞了一大块肉，没咽下去，卡在了那。我看看墙上的表，快十一点了。我又躺下，心里盼着天快亮，好去买点药，或打吊瓶。

后来，我终于坚持不住了。嗓子越肿越高，估计里面只剩针鼻那么大的眼，来回拉根细线还凑合，呼吸不行。敏也醒了，打开灯，她吓了一跳，我的脸色不好，因为缺氧，有些发紫，嘴唇更紫。她立刻穿上衣服，让我也穿衣服，让我去卫生所。我本不想去，卫生所这时人都睡了，我这就怕麻烦别人，但我还是穿好了衣服，因为我知道，我再不去，可能会憋死。

敏没让我自己去，她也不能去，儿子太小，怕他半夜醒来害怕。敏给我爸打电话，好半天，我爸才接，听了情况，说马上来。不一会，也就十一二分钟，我爸和我妈都来了。他们的房子离我家挺远，平时我走得都近二十分钟，他俩这么快就到了，一定很着急。

我爸和我妈领着我去了卫生所。卫生所是私人的，在镇南，我家在镇东，大夫姓陈。

秋天的夜晚有些凉，街上很黑，但天上都是星星，挺亮，像一大把碎银子，我们能看清路。

到了卫生所，我爸开始拍门，砰砰砰，很响，夜晚太静，这响声有些吓人。拍了半天，我快绝望了，屋里才亮起灯。一个声音在门里喊，谁？带着老大的不满和愤怒。我爸谦卑地说，陈大夫，我儿子嗓子肿了，喘不上气。门开了，陈大夫光着腿，披着衣服，哆嗦着说，进来吧，脸上残留着睡意，还有一丝厌恶。他是个不好说话的人，镇里人都知道。

陈大夫看了看我的嗓子，问我吃药了么，我说吃了两片青霉素v钾。他又问喝酒了么？我说晚上喝了一杯小烧。他说，得赶紧打针，就忙碌起来。他一边配药，一边说，这是喉头急性水肿，过敏引起的，喉头肿得快，看晚了能把人憋死。他让我躺在床上，把配好的药挂在点滴架上，开始给我扎静脉。他这时的态度缓和下来，动作又轻又快，让我对他心存感激。扎完针，陈大夫说你躺着吧，应该没啥事，我在药里加了抗过敏的激素，然后就回了他屋，可能接着睡觉去了。临近门前，他说看着点药，快没的时候喊我。

屋子静下来。我爸我妈站在床边瞅我。我嗓子说话困难，就冲他俩摆了摆手，意思是叫他俩回去。他俩先是不回去，后来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妈先回去，不是回家，是去我家，告诉敏，让她不要担心。

我躺在床上，看点滴管的滴斗。瓶里的药液向下流，流到那，聚成了一滴，越聚越

大，透明的，粘滞的，闪着微光，最后滴下来，通过细塑料管，进入我的静脉。我爸坐在另一张床上，弓着背，花白的脑袋像一团稻草。他好像睡着了，头一点一点的，也难怪，他已经七十多了。

我的嗓子还疼，更严重了。我使劲呼气，才呼出一点，吸气更困难，感觉吸不进去，嘴张得大，胸却使不上劲儿，像脱水的鱼。我忍耐着，一动不动，我知道每动一下，就会多消耗一点氧气。石英钟咔咔响，电灯昏暗，墙上巨大的影子，床单白得像雪，天棚上有一块陈年的水渍，细看像一张脸，嘴巴大张，在嚎叫。我的胸越来越沉，像压了一块重物，磨盘一样，一个劲儿向下压，要把我压扁，压进床里，又像被布条缠住了，一层层，一圈圈，越缠越紧，如木乃伊。忽然，一个可怕的想法在我的脑袋里一闪，也许陈大夫下的药不对，根本没对症。一想到这，我就恐惧起来，不是一般的恐惧，焦躁、紧张、压抑、绝望、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恐惧。我想喊，只张嘴，没有声音，我想跳下床，可床像有巨大吸力，挪动一寸都难。一股不祥的预感从我的心里涌起，瞬间遍布我的全身。我觉得我要死了，马上，用不上十分钟。

我以前触摸过死亡的胡须，两次，是忽然的昏倒。第一次是上高中时，我半夜去厕所，忽然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趴在地上，脑门出了血。第二次是结婚不久，半夜，也是上厕所，回来时，我跌倒在了地上。当时敏吓坏了，他说我像喝醉了酒，努力想爬起，却起不来，头不断地撞击水泥地

面，声音很响。那次昏倒时，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人等火车，火车来了，人们蜂拥而上，我却挤不上去，车开走了，我也醒了。就因为这个梦，让我对唯物主义有了些动摇，我后来想，如果我挤上了火车，就死了。第二天我去了医院，检查了许多项目，也没发现异常。

但那两次跟死亡的接近，是突然的，没有恐惧感，没有濒死感，不像这次。这次是一步步走来，死亡的阴影沉重，笼着我。

我想我死定了，绝望后的委屈让我想哭。我还年轻，还有许多事情没干。我没有别的爱好，喜欢写小说，本想等过几年就不干了，认真写，看来不行了。委屈过后，我心中又生出了歉疚。父母老了，我还没报答。敏跟我没享过福，我有时还会跟她拌嘴。儿子还小，他选择在我这样的家庭出

生，是相信我，但我却不能给他创造幸福。想着想着，我真哭了，流了好多眼泪，顺着耳根，落在床单上。

也不知又过了多久，药效发力，我喘气不再费力了。我欣喜起来，胸上的重负在一点点减轻，后来，我竟然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我吸了一口气，一大口，空气里有一股湿润的药水味，很好闻。我爸早醒了，我俩出了卫生所，往家走。我爸问我感觉咋样。我说全好了，很轻松。太阳还没出来，天上还留着几颗星，公鸡在远处啼鸣，街上走着几个起早的人。我心里五味杂陈，有劫后余生的感觉。

回到家，刚五点，我吃完饭，骑着摩托去了工地。敏本不让我去，说不差一天。我说怕第一天不去，人家再找别人。

作者简介

王善常，男，黑龙江作协会员，作品见于《延河》《北方文学》《大地文学》《广西文学》《当代小说》《连云港文学》《佛山文艺》《辽河》等。获首届徐霞客文学奖散文组二等奖，获2017年深圳红棉杯散文奖，2018年深圳打工文学大赛散文组银奖。

父亲和他的土木工具

/ 赖运胜

一

父亲继承爷爷的衣钵，是公社（镇）建筑工程队的土木建筑师，在南岭九连山腹地的乡村里，人们都亲切的叫他“阿炳师傅”或“阿炳叔公”。

父亲一生从事客家民间的土木建筑事业。生前，他老人家曾经使用的木工、泥瓦工等专用工具，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和专门购买来的精致工具或用具，如木工、泥工必备的：斧、锯、墨斗、刨、凿、尺、钻、刀、线垂等。虽然父亲已离开我们多年，但曾随其走乡串村的那个专用工具箱和箱内装着的各种专用工具，却一直保存在老家的围屋里，工具箱内各种工具摆放有序，规整划一，无论是制作日常生活适用家具，还是建围屋的门窗梁枋、桁头瓦桷，都离不开这些锯子、刨子、凿子、摇钻、墨斗、角尺、水平尺、泥瓦刀（铲），线垂等工具。这个工具箱是老父亲作为客家民间建筑师的神奇宝

贝，就像将军身经百战的指挥战刀，士兵的护身杀敌的手中武器一样，创造了曾经的无数奇迹，也见证了曾经无比的辉煌。多少客家围屋矗立在客家居住的乡村大地上，多少日常生活用具摆放在乡村农户家里，至今无人知道一个准确的数字，当然也难于统计，就是统计也是很难得出精确的数字。因为我知道，父亲一生中近60年的时间，为乡里人规划、设计、承建房屋建筑、制作生活用具，真是数不胜数。父亲的一生在传承和发扬了客家优秀土木建筑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让我们全家过上了算不上很富足，但也相当殷实的生活。正因为此，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生活的我，每当回到家乡老屋，看到陪伴老父亲一生旅程的工具箱，我心中感慨万千，思绪连翩：老父亲一生为家中生计，抚儿育女，辛勤劳作，无悔无怨，终生奉献；为乡梓民生，传承文化，精益求精，尽心尽力，奋斗终身。更让我思绪联翩的是老父亲

那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先知灼见，和操守秉承的精神。每当我想起这些，仍然是历历在目，萦绕心间，就像当年的老父亲仍然就在眼前，常跟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说着他那来自生活、言简意赅的箴言：“做人要像块砖，无论在哪，扎扎实实，不离不弃，做出贡献；像墨斗弹线，不偏不离，明了直观，正直浮现；”“做事要做斧头，干净利落，永远光明；像摇钻钻洞，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直奔目标，永远向前。”“别看木匠活，如果你眼光不准，墨绳不正，榫卯不合，就永远也成不了木器”等等。每当我想起这些，我就会想起父亲那专用工具箱的各种专用工具的造型和功能作用。

二

父亲的特别工具箱，是存放木工、泥工等工具的专用装备，尤其是木工工具。据我所知，父亲的专用工具箱是采用当地九连山上的名树红木的木板制成的。专用工具箱长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高约60厘米。这漂亮的工具箱是长方体的，有些扁长，木质很好，很轻便，还有漂亮的红木纹理呢！盖子是掀拉式的，类似于古时候的食盒。里面装满了斧、刨、凿、锉、墨斗等。箱子上面有一条皮带，可以像书包一样，背在肩头。路途远时，只要用一把五尺长的专用木尺（可两用，一是尺子，二是扁担）穿在工具箱的皮带上，再把大的重的木锯、斧头等大件工具绑成一捆挂在一边，往肩上一挑，就把全部工具都挑上了。

工具箱内有隔层，隔层上可放墨斗、尺

子等，内箱分别可放刨子、斧子、铁锤、刀具、箱盖下层内壁上有一排像弹夹一样插袋，大小不一，宽窄不等，上面可插上各种大小的钢锉、小凿子等小工具。

父亲的专用工具箱可谓是神奇的百宝箱，正是这个百宝箱的工具让父亲像一个顶尖的魔术师那样，制作出许多精美的木器来，如房屋的梁、柱、桃（檐）门、窗、生活用的床（大床）立柜、五斗柜（橱）、木箱，桌、椅，凳等。

三

墨斗：是父亲做木工时经常使用的一种弹线工具。在做泥、石、瓦工时使用，有时也用它来划长直线或吊线时做线锤。墨斗的造型、装饰各式各样，墨仓和后转轮雕刻有桃形、鱼形、龙形、鸟兽等图形，这些图形既是木工者的个人标识，也是个人的一种自娱，还是他们对自己手工技艺的炫耀。

记得小时候，父亲打个谜语让我们猜：“小螳螂，头尾长，一头摇水车，一头开染房。”我们小孩子开始时便乱猜一通。当父亲告诉我们谜底就打一木匠工具时，大家都一下子就说出是“墨斗”。父亲的这个谜语，虽然简单，但却十分明了，非常形象地把墨斗的造型和作用描绘得活灵活现。

墨斗是由斗身、墨仓、转轮、墨线、线锥、墨签（笔）六个部分组成。

斗身：是墨斗的后端的房室，与墨仓前后联成一体，斗身通常与墨仓平行，斗身内悬空，以存放固定转轮。高约5厘米，长约10厘米。

墨仓，是墨斗前端的一个圆斗，内径在5厘米左右、高约5厘米的一个圆筒形小木斗。它的前后有一个小孔，墨线可以从中穿过。墨仓内填有蚕丝或棉花等材料，用来蓄存墨汁。墨汁将从中穿过的墨线染色，染了色的墨线拉伸就可弹出一条长长的直线。

转轮，是一个转轴的手摇的木轮，类似水车的构造，主要用来缠绕纱线。纱线由转轮经过墨仓细孔牵出，按两点成一直线的原理，根据需要定点、拉伸，一头有一线锥固定，靠近墨斗的一端，则由木工左手拿墨斗的同时按住墨线固定，右手则提起拉伸墨线的中部，像拉弓线一样将墨线一弹，一条笔直的线条就形成了。用后，摇动转轮，将拉出来的墨线绕回在转轮上。

墨线，一般都是用棉线（棉线汲水均匀、量大），也有用蚕丝做成的细线，它经过墨仓时，线上可以汲取墨汁，故而称之为墨线。

墨锥，在墨线的末端系一个线锥，线锥一般是有硬木或铁、铜制成，有呈现梯锥形，也有“8”字形等，就像小锥钻一样。一头有铁锥可插入木头的表面，用来固定墨线的一端，也可以当铅锤使用，用来做“吊线”（泥瓦工用的较多）。

墨签，是用竹片或木片制成的划笔。其下端做成扫帚状，划短直线或作记号时，下端压在墨仓里的棉絮中蘸墨汁，可以当作简单的笔来使用。拉伸墨线时，用墨签压住墨线使之濡墨，让拉出的墨线沾上墨汁，以确保弹出的线条清晰。

墨斗在中国传统行业中是极为常见的工

具，其用途有三个方面：一是做长直线（在泥、石、瓦等行业也是不可缺少的），方法是将濡墨后的墨线一端固定，拉出墨线，牵直拉紧在需要的位置，再提起中段弹下即可。二是墨仓蓄墨，配合墨签和拐尺，用以画短直线或做记号使用。三是画垂直线，吊线时当铅锤使用。

墨斗的做工精致，雕龙画凤，造型美观，不仅木工喜爱它，一般的人们都很喜爱它，就连文人雅士也喜爱它。如我国北宋时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诗人秦少游、还有苏小妹等对墨斗都有一番形象的描述。传说一日秦观打一谜语给苏轼猜：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要是射出一条线，天下邪魔不敢挡。东坡会意，只是不说，故作为难样子，口中念道：我有一张琴，琴玄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少游不知其意，站在一旁的苏小妹答道：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拉纤去，归时摇橹还。原来三个谜语互为谜面，亦互为谜底，三首诗均为墨斗之诗。这说明三位诗人的心中对墨斗情有独钟。

墨斗在我国已有近三千多年历史，传说是由木匠师祖鲁班发明。现仍被一些木工手工业者使用着，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木工制作已大多被机械化工具所取代，就是在乡村人们也已很难见到使用墨斗了。

是啊！墨斗精致乖巧，是过去儿时与小伙伴们欣赏的好物件，当人们想起儿时与小伙伴们玩绕墨斗的画面，那只有深深埋藏在心里，留下人们心中对墨斗的最美好记忆。

四

斧头：又称斧、斧子。斧子在冷兵器时代是用来作兵器使用的；而现在木工用斧头主要是用来劈、砍、削、修葺木料、锤合卯眼和铆钉。斧头的形状多种，用于兵器的斧子形状尤为多，这里主要说的是木工的专用斧头。

斧的构造十分简单，就是由斧身和木柄二部分组成。

斧身，由钢铁材料制作而成，一头可以用来劈、砍、削平木料，一头是用来锤合卯眼、锤紧铆钉。其用于砍、削木料的刀锋呈扇面弧形，锋口平直，且从锋口而上随之增厚并两面呈现平面状，并逐渐缩小，呈方形锤子状，主要是提升斧头的重量，使之劈、砍、削有力。中间留有方孔用以安装木柄。

木柄，通常称它为斧头把。就是由一根长约40—60厘米长的圆形或椭圆形的木料而成，主要是适用手握，一头做成阳榫，镶嵌在斧头中间的卯眼内。也有加长斧头木柄的，为的是增强斧头的砍削力。

父亲就有两把木工专用斧头，一把较重，一把较轻，功能作用都一样，只是重量不同而已。父亲的那把较小的专用斧头，其刀锋十分锋利，且光亮照人，这是由于父亲经常保养，并视如珍宝，从来就不让我们随便拿来使用，因为父亲怕别人使用时把斧头锋口弄坏了。而另一把就是大一点的斧头，木柄长一些，锋口扇面也稍为大一点，这是我们兄弟三人都可以使用的。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做木工时，看到我

们在一旁都想拿他的那把小斧头去用，但又很难说出口，也不敢当面说，这时的父亲表面看上去是十分慷慨，其实内心是在忍痛割爱，只好让我们过一下瘾而已。但当我们用后，他却常常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是个小孩子，将来长大了还要做事，无论是做大事还办小事，你们都要像这斧头那样，干净利落，永远明光。”父亲用自己的生活经历，说得这些话，虽然简单，但把做人的道理说得清晰明了。不是吗！作为物件斧子都能这样，我们作为一个人，何不亦如呢！

五

锯子：是父亲常用的一种工具。锯子呈片条型，钢片（条）上一边带有齿口，现在也有双边带齿口的。锯子主要是用于截断木料或切割料面等。

锯子根据用途有大中小之分：大锯的钢条长且微厚，锯条齿尖长，齿口从中间向上分两边斜，如两个人分头推拉，主要用于锯倒、截断、切割大树或粗木料。中小型锯子的钢条齿口细尖，一般都是一人手握锯把即可使用，主要是用来锯切木料平面或切割木榫等。

锯子按其形状可分为：条锯、框锯、鱼腹锯（中间带齿的一边宽两头细）、圆盘锯、手把锯、电动锯、钢锯等类型。这时着重说一下传统木工常用的框锯。

锯子（框锯）是由锯条、木框、绷绳、橇棒四个部分组成。

根据需要，锯条的长短、宽窄、厚薄、齿口的粗细各有不同。大锯的锯条长且宽，

钢片微厚，齿口粗且从中间向两边倾斜，便于两人在两边推拉时用力均匀，锯齿来回都能起到吃深的效果。小锯条的齿口是向一边倾斜的，便于一个人手握锯把柄，用力推时，齿口吃深，拉回时顺齿省力，同时也好掌握靠线标准，使锯开的木料能保持表面平整。锯条两头各钻有一小孔，是为了镶嵌在木框两头的小旋转轴内，用钉子穿住锯条，使之固定在框架的一边。

木框，形似“工”字型，一边是用来固定锯条的，一边是用绷绳缠绕在“工”字型的上下端。其固定锯条的一边，两端横木上各凿有一圆眼，圆眼可安装一个较短的旋转轴，旋转轴的一端锯有缝隙，将锯条的两头镶嵌在旋转轴的缝隙内，用钉子固定下来。

绷绳，是缠绕在“工”字型木框架的另一边的麻线绳子，它围绕工字的两端缠绕数周，起到拉紧锯条的作用。

橇棒，约10厘米长的橇棒，把绷绳拧紧，一头扒在工字型的竖框架上，绷绳这边拧紧了，另一边的锯条就被拉牢固了。

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锯子，粗看时跟一把弓没有什么两样，只有那根弦是有无数凹槽凸齿的钢丝绳，那就是线锯。线锯是专用锯。小时候不懂，以为是弓箭，父亲跟我们说，那是用来雕刻花版的专用锯。因为其可将锯绳的一头取下，当要镂空花板时，就先在花板镂空处用手摇钻钻一小孔，将锯绳一端穿过小孔，再把锯绳挂上，变成弯弓状，只要人们根据需要的图形，随着线锯的旋转就可达到镂空的目的。

在锯木头前，人们（特别是不熟练者）

都会先用尺子量好长度，再用扁铅笔画上记号，接着用墨斗弹出一条笔直的黑线，然后再沿着线条拉锯。但我父亲一般不用划线，只要他从量好尺寸的始端开锯，就能丝毫不差地锯出一块直直的木板来。这让我们对他的本事十分佩服。

在木工行当里，斧、锯经常是不分开的工具，有斧无锯，做不成木器；同理，有锯无斧，也难成器。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千百年来在民间就一直流传锯子是鲁班所发明。相传很久以前，鲁班接受了建筑一座巨大宫殿的任务。这座宫殿需要很多木料，鲁班就让徒弟们上山砍伐树木。由于当时还没有锯子，他的徒弟们只好用斧头砍伐，但这样做效率非常低，工匠们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去干。累得精疲力尽，也砍伐不了多少树木，远远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使工程不得不一拖延，眼看着工程期限越来越近，这可急坏了鲁班。为此，他决定亲自上山察看砍伐树木的情况。上山的时候，由于不小心，无意中抓到了山上的一种野草，却被野草将手划破了。鲁班觉得很奇怪，一根小草为什么这样锋利？于是他摘下了一片叶子来细心观察，发现叶子两边长着许多小细齿，用手轻轻一摸，这些小细齿非常锋利。他明白了，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细齿划破的。后来，鲁班又看到一条大蝗虫在一株草上啃吃叶子，两颗大板牙非常锋利，一开一合，很快就吃下一大片。这同样引起了鲁班的好奇心，他抓住一只蝗虫，仔细观察蝗虫牙齿的结构，发现蝗虫的两颗大板牙上同样排列着许多小细齿，蝗虫正是靠这些小细齿

来咬断草叶的。这两件事给鲁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使他从中得到了很大启发。他想，如果把砍伐木头的工具做成锯齿状，不是同样会很锋利吗？砍伐树木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就用大毛竹做成一条带有许多小锯齿的竹片，然后到小树上去做试验，结果果然不错，几下子就把树皮拉破了，再用力拉几下，小树杆就划出一道深沟，鲁班非常高兴。但是由于竹片比较软，强度比较差，不能长久使用，拉了一会儿，小锯齿就变钝，甚至有的还断了。于是鲁班想到了铁片。于是请来铁匠们帮助制作带有小锯齿的铁片，然后到山上继续试验，最后终于发明成功。就这样锯子就产生了，一直使用到如今。据载，斧、锯无不为鲁班发明，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这个发明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斧头现在仍然被木工继续使用，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更先进的工具来取代它。锯子已有各种型号的机电锯在木工行业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原始の木框锯，已基本被电动锯所取代。只有少数传统的专业木工者或家庭，仍然用木框锯来生产和维修日常生活用具了。

六

刨子：在我们客家地区称为刨，或称为“推刨”，是用来刨平、削直、刨薄、削光、刨平板面的木工工具。据说原为鲁班发明，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但16世纪从欧洲的罗马传入我国的刨子，比较先进，至今仍被我国木工使用。

刨子按其身長可分为长、中、短形状的刨子。按其使用的功能可分为光刨、细刨、弯刨、线刨、槽口刨、座刨、横刨（一字刨）等。

刨子的构造很简单，一般是由刨身（刨堂）、刀片（刨铁）、楔子（枕子）、刨耳（把）等部分组成。

刨身，也称刨堂，一般是用坚硬、耐磨、细腻、油光、不走型的木料制作而成。刨身的长度不行等，根据需要而定。一般分为长刨、中刨、短刨。长刨是用来推平长条形平面或大平面时用的。长刨尺寸有约60—80厘米长，宽约8—9厘米，厚有6—7厘米，其刨身的中后部位挖有一长方形斜角槽口，上口大，下口小且仅有一个缝隙，供刨刀伸出稍留余地，能让铲起的刨花从小缝隙处排出，槽口的中前部位有一根横穿铁钉，可抵压住刨刀。短刨的刨身不等，宽、厚与长中型刨差不多，槽口也基本相同，主要是用来刨光短小容积的平面。

刨刀，也称刨铁，是由一块约20 x 6 x 0.3厘米的钢铁片。锋刃成斜角度，镶嵌在刨身的槽口中，后面用木楔顶紧，使刨子在向前推进时，遇到坚硬的木钉，刨刀也不会滑动，永往直前。

楔子，又称枕子，是为了垫起刨刀，镶嵌在刨刀后面与刨槽口后墙之间的木楔子。一般呈三角尖状，能够填满缝隙，利于塞牢压紧刨刀。

刨耳（刨把）：是刨身上的附属部件，形似刨两边突出的耳朵。实际上是镶嵌在刨身槽口后面的一根木柄，为木工推刨时能两

手握紧把柄，起到用力向前助推作用。

在我父亲的木工刨工具中，大小各种型号和多种功能的刨子。有光刨、槽口刨、弯刨线刨等。如光刨：就是用来为锯开后的平面木料，推平刨光的。一般木料平面只要经过光刨，按照纹理线路，只要用刨一刨，表面就呈现出光滑圆润的亮度，看起来美观柔顺。

线刨，是专门用来做门窗、家具的立面的线框的，通过线刨制作出来的木器制品，能凸显其立面的边框式样，既美观大方，又立体凸显，宛如花边线条装饰，更具观感。

槽口刨，是在做家具时推平沟槽的一种特制刨子。旧时做木门、桌子等大面板家具，为了把每块板串联在一起，木工们就用木栓当钉，把木板的背面挖去沟槽，用槽口刨推平沟槽，再把制作好的木栓上紧，这样利用木栓的大面积接触平面，既能让板面不走翘且能经久耐用。槽口刨的底平面是突出的一个条形平面，能让刨刀伸进木板的沟槽内作业。

弯刨，一般刨口呈凹形或半月牙形。主要是用来刨光旧时的木门转动轴、圆桌腿、锹把、锄把等圆形或椭圆形木料。这样的刨子一般就是一个带把柄的刨刀片，无需安装刨堂，使用起来灵活方便。

还有一字刨，呈一字型，小巧玲珑。主要用于弯曲段面的刨光。

现在，刨子几乎被机械刨所取代。只是在乡里村偶尔可看到仍用传统刨子的，但已很难看到了。但人们用刨子推卷起的刨花，总是飞花点翠般散落四方，落英缤纷的木屑

和那卷起的如花朵般的木条，似彩带当空，如仙女散花，装扮着木工的美丽人生，至今让人感到亲切温馨……

正是刨子所走过的路总是平坦的！刨子的所向披靡和勇往直前精神，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你说不是吗！

七

凿子：是木工的常用手工工具，可以在凿榫卯眼、雕刻花纹、修葺木器时使用。

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在做家具时，常常左手握着一把凿子，右手拿着斧头（木锤），不停地锤打着凿子上端的木柄，把凿口凿进木料中，并伴着握凿子的左手两边摇晃，使木屑从木孔中剔出，直至凿成需要的卯眼来。

凿子的构造十分简单：就是由一个铁制的凿子和一段木柄构成。

凿子是由硬铁制成的。其一头有刀口，可以凿入木料中，刀口的形状根据需要而定。有凿方孔的平口凿子，有凿圆孔的半圆形刀口的凿子，也有用来专事雕刻和修葺的斜口或尖头形状的凿子。凿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圆筒管，可以用来安装木柄。

木柄是镶嵌在凿子管筒内的一根约6-8厘米的硬木、一般以手可握擦为宜的圆木棒。木柄主要起着不让锤子直接击打在凿子的钢铁上，而使两铁相撞声音响亮，且容易发热产生火星的作用。所以选做木柄的木料，一般都选具有特殊硬度又兼有柔韧性的木料，以使其经久耐用。

木凿子根据不同用途有不同的造型：一

般分有平凿、斜凿、圆凿、菱凿等。

平凿，刀口是平的，刀口与凿身呈倒等腰三角形，主要用于开凿四方形孔或是对一些四方形孔的修葺。

斜凿，刀口约呈45度角，刀口与凿身呈倒直角三角形，主要是用来修葺，多数是用来雕刻一些死角修葺。

圆凿，刀口呈半圆形状，主要是用来开挖圆孔或是椭圆孔的。

菱凿，刀口呈V字形，一般很少用，主要是在雕刻与修葺时使用。

现在的传统木匠还仍然在使用凿子这种工具榫合卯眼，这种榫合卯眼的方法比胶粘或铆钉要牢固耐久些。不过用凿子凿卯眼时工效慢。现代家具厂生产的家具，大部分是用胶粘合的，少数卯眼也是机械或用铆钉钉合的。

所以木凿子这种手工工具，除了在乡村作坊传统的木工还在使用外，在家具厂已经用的不多了。

凿子不仅可以用来开凿眼孔，雕刻花纹，修葺木器。更值得敬佩的是凿子的开拓精神，她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凿子开凿出的是规矩方圆，是一种优越和美观。

凿子铿锵有力，它既是旧世界的钻探者，也是凿开一片光明新世界的创立者！

八

木钻，是我国传统木工的常用钻孔利器。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电动手钻所取代，现在农村的木匠也基本不使用木钻了，因为它的工效远不及电动手钻。

钻子根据功能可分为手工木钻、电动手钻、钢钻等。我父亲过去做家具，使用的都是自制的传统木钻。

木钻的构造是由钻身、钻帽、钻头、钻拉杆和钻绳五个部分组成。

钻身，是一根60~70厘米长、直径在4~5厘米粗的圆木料，一般木质要求坚硬耐磨。钻身的上方削一个长约8厘米、粗约1厘米的尖头，尖头的顶端削成一个小半圆球，做扣钻帽时的旋转轴。钻身的中上方和中下方部位分别钻有一个对通的小圆孔，供穿钻绳时用。钻身的下方挖有一个方孔，是镶嵌钻头用的；方孔的外端用铁圈箍牢，避免因钻头旋转受力时扭坏钻身。

钻帽，是套在钻身上方的一个木套筒，在钻身旋转时，用钻子的人手握钻帽可以向下施加压力和掌握平衡，以达到钻通和钻正眼孔的目的。钻帽是分两半组合的，包住钻身上面的旋转轴后，用铁箍套牢。

钻头，是头尖且扁若倒等腰三角形的一个铁钉，铁钉的另一头是镶嵌在一个台体的木楔子上。木楔能随时安装在钻身下方的方孔内，钻身在旋转时带动钻头，钻头下方锋利的尖头钻进木料中，钻出一个个需要的圆孔来。还可以根据需要的圆孔大小，制作多种型号的钻头。

钻拉杆，是一个与钻身长度差不多、约3厘米宽2厘米厚的一根木料。贴近手拉杆的把柄处钻有一个眼孔，拉杆的另一头钻一个眼孔，供穿钻绳用的。一般拉杆的把柄处略粗些，另一头稍细些，不仅能减轻拉杆的重量，也能使用钻人手握拉杆时旋转有力。

钻绳，就是一般的麻线绳子，也有用牛筋做绳子。根据木钻的大小受力情况定粗细。钻绳穿过钻身上下眼孔，再连接钻拉杆两头的眼孔，以上下左右特殊的缠绕方式，缠绕在钻身上。用钻人左手紧握钻帽，右手推拉钻拉杆，使木钻左右旋转，钻头的锋利尖头即能钻入木料中，拔出钻头就是一个眼孔。

木钻根据用途有多种不同型号的大小钻子。一般钻孔的大小取决于钻头宽度，钻头过大的钻子，需要钻身、钻拉杆和钻绳长些，这样钻子旋转中才能有力钻动木料。

木钻在传统的木工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过去木工做家具时，因木板较薄，不易凿卯眼，只能用木栓和木钉把木板穿在一起。而要用竹（木）钉必须用木钻在选定的位置钻孔，尔后将两头尖的竹（木）钉钉合在两块板的眼孔中，才能做出大平面的家具。

木钻左右旋转的动力原理，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实践成果和智慧结晶。它谱写过木工文化的灿烂篇章，含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我国传统木工的文明程度。

虽然木钻已作为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我们不能忘记木钻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和伟大贡献。

九

泥刀是泥瓦工砌墙的一种专用工具。其作用主要是用来斩切砖头、修削砖瓦、填敷泥灰等。

父亲是个土木建筑师，其不但是个熟

练的木工，又是建房造屋功夫过人的能工巧匠。父亲的一生除了做木工与斧、刨、锯、凿、钻、墨斗、尺等打交道外，还与垒墙的建筑工的泥刀相伴了一辈子。在乡村农闲时刻，尤其是冬季农闲时节，父亲总是带着我的两哥哥和他手下的一帮徒弟，背着他那建筑工具（包括泥刀），走南闯北，进村入寨，为街镇建楼房，为四乡八里的乡亲建造新屋（主要是客家围龙屋），整整一个冬天，除了下大雨无法施工，都在外面度过，有时甚至干到大年除夕，才能回到家里。

父亲的那把泥刀，呈现小长方形，后有一把木柄。泥刀平面长约25厘米，宽约15厘米，看上去就好像是“小平铲”那样，平平常常，不怎么起眼。但对于父亲来说，它却是个“宝贝”，既简单、普通，但又不平凡，还很神奇。在我们九连山区80年代前的农村，建的大都是土砖瓦结构的围龙屋，墙砖是泥土浆、稻草混合而成，用木框模型制成的土砖，长约30-35公分、宽25-30公分，高20公分，一个晒干的土砖至少都有20到30多斤重。建房子时，不搭架子，泥水匠从地基开始垒筑石头墙（客家人叫墙脚或石脚）约1米至1.5米高不等，然后就用土砖，当高度超过人头时，泥水匠师傅就要站在这面只有三十公分宽度的墙上从事所有工作，包括接泥（灰）浆、接砖、砌砖，直到上楼桁、瓦桁、栋梁处……最高的高度达5-6米。

作为父亲的小儿子（大哥、二哥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镇工程建筑队，直到年满退休）的我，却没有继承父亲的事业，高中

毕业后在大队小学任民办教师后，弃教从戎，到了部队服役，转业后却一直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我深深地知道，父亲从爷爷那接过土木建筑的工具，尤其是那把泥刀，就一直做一个普通平凡的土木建筑师，用他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用他斧头、刨子、墨斗，泥刀等工具的精神气，让儿孙们代代传承和颂仰。我也深深的了解父亲的心事，为了其土木建筑事业，从不认为辛苦，而是苦

一人乐万家；父亲心胸宽阔，为人耿直，勤俭持家，但从不亏待家族和家人；父亲胆识过人，技艺一身，但从不以艺压人，看不起人，对人对事以理服人，总是温、良、恭、让，宁可自己失点亏，也从不侵害和亏待别人；父亲辛苦劳累一生，建房造屋，涉过山山水水，走过乡乡村村，踏遍九连山腹地，用他那普通的土木工具把人生雕刻描绘在蓝天之下，大地之颠……

作者简介

赖运胜，广东河源和平人，有散文、随笔、诗歌等50多万字的作品，散见于《海外文摘·文学版》、《辽海散文》、《橄榄绿》、《中国文学》、《东江文学》、《散文诗》、《南充文学》、《湘潭文学》、《塔城文艺》、《渤海风》、《韶风》、《燕山》、《香雪》、《嘉陵江》、《美丽乡村》、《解放军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中华合作时报》等报刊杂志。

一棵枣树的故事

/ 刘奔海

一

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老家那棵枣树高大苍老的身影。前些天，父亲打来电话，一开口便说到了家里的枣树，说那棵枣树今年还结了一篮子红枣。我可以听出，话筒那边父亲孩子般的高兴。可话音刚落，他的语调又变得伤感起来：“枣树真老了，看来都难捱过这个冬天了……”说着，父亲长叹了一口气，似乎陷入了无尽的惆怅。

父亲说，那棵枣树是他小的时候奶奶栽植的，他现在还能想起当年栽树的情景。我总是由奶奶想起枣树，由枣树想起奶奶。奶奶出身于书香之家，曾读过不少书，小时候，常听奶奶说，那时的学堂里就她一个女孩子。一说起这些，奶奶总是满脸的笑容，显得很幸福。旧社会，能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可真是少之又少，一群男生围着一个女生，可以想象，奶奶在学堂里一定是被众人关爱的对象。一个受过关爱的人，一定会把这种爱加倍地付出。

二

我几乎搜索不到奶奶生气时的印象，她什么时候对每个人都是慈祥地微笑着。记得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童时，奶奶就坐在老屋的土炕上教我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边读，一边一字一句地给我讲解，奶奶讲得很细致、很生动，现在，我仍能回想起奶奶讲解时的语调和神态，我相信，奶奶要是教书，一定是最好的老师。可我一个小孩子的兴趣不在那儿，我最喜欢的是听奶奶讲故事，奶奶讲的都是些鬼怪狐仙之类的故事，在她的故事里，那些鬼怪狐仙都是善良的、温情的，有些像蒲松龄老先生写的《聊斋志异》里的鬼狐故事。所以，年幼的我，并不觉得可怕和恐惧。每天晚上，我都是躺在奶奶的土炕上被这些奇异温暖的故事陪伴着入眠……

我在奶奶讲的故事里无拘无束地一天天长大，上了学，便受到学校和老师们的约束，但我接触的世界逐渐地开阔起来，每次

回到家里，我便把学校里大事小事讲给奶奶听，有几次奶奶还让我给她讲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我便拿起课本一本正经仔仔细细地讲给她听，奶奶听着，笑着，讲到最后，我问她：“奶奶，你听懂了吗？”奶奶便不住地点头：“听懂了，听懂了，孙儿讲得真好。”

奶奶给我讲过那棵枣树还是小苗时被她发现并被移栽到院中的情景。那时，她还很年轻，一个秋日的午后，她带着只有几岁的父亲下地干活，偶然间在路边发现了一棵枣树苗。当时它只有一尺来高，弯弯着头，紧抱着身子，灰头土脸的样子。在我们家乡，枣树是很普通的树，肯定谁也不会在意它的存在。可奶奶在意了，她看到多少人在它身上踩踏，甚至多少次被车轮碾过，可它依然坚强地活着，便停下来怜惜地看了它一眼。正在奶奶犹豫徘徊着该不该带它回家时，它却挂住了奶奶的裤脚，——奶奶一下子被它感动了，她觉得这棵小枣树一定是想跟她走，不再受践踏。于是，她决定把它移栽到家里。奶奶小心地一点一点刨挖，尽可能多地挖出它的根须，挖好后，又不敢丝毫耽搁，快步把它带回家里，栽在老屋后院的墙脚。没想到这棵枣树长得很快，第三年竟结了几颗枣儿。奶奶说，这棵枣树一定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生长结果。

三

在我的脑海里已无法想象这棵枣树是怎样由一个弱小的身子变成了庞然大物：只见它树皮裂开一条条沟壑，粗壮的树身上是两只伸展的臂膀，有一种直插云霄的气概！其

中一枝还高高地伸向院外，像是在向路人招手示意。

每年秋季，那红艳欲滴的枣儿高悬枝头，引得每位路人都要驻足观望。特别是那一群群孩童，整天仰起小脸对着那累累的枣儿叽叽喳喳，还有些大点儿的孩子常会捡起土块对着树梢使劲抛去，更有些胆子大的会爬上墙头，去采摘那一颗颗珍珠玛瑙般的红枣。而奶奶只是坐在枣树下担心地对爬到墙头和树上的孩子们喊：“快下来，快下来，别摔着了！”然后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满载而归……

“卸枣”是我们家最盛大的节日，这一般是在天气晴好的中午时分进行。在我小的时候，都是哥哥爬上枣树摇枣，我在树下拾枣。拾枣我都是要先拾院外的，因为只要哥哥一爬到树上，院子外面一下子就会聚拢来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我怕跌落在院外的红枣都被他们捡去，只要哥哥在树上奋力一摇，“唰啦”一声，枣儿便雨点般地砸落在地上，我们一群孩子像一群小猴子般欢叫着、捡拾着，这个时候，一个比一个眼疾手快，那是最令我兴奋和紧张的时刻，我觉得我有十只手都不够用！每次“卸枣”我总要埋怨：为啥要把枣树栽在墙根，害得我要在院外和小伙伴抢拾！

等到哥哥从树上安全地下来，我们便开始在院子里捡拾那一地的红枣，每个角落都要翻找一遍。看着那一大筐红艳艳的枣儿，全家人都乐得合不拢嘴……这个时候，奶奶总会笑着说，给邻居们都送上些吧，妈妈便会盛上一碗，让哥哥送去；又盛上一碗，让

我送去……

每年都要经过几次“卸枣”才能卸完一树的枣子，但每年的最后一次“卸枣”奶奶总要让我们留一些枣子在树上。奶奶说，冬天，那些寒风中的麻雀无处觅食，给它们留几颗枣子过冬吧，给麻雀留红枣吃？我那时觉得很可笑。其实那些枣儿都被我悄悄地一天一两个打下来吃掉了。

四

可有一年深秋时节，树上那零星的十来个红枣却让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十多年来不忘它的甜蜜。小的时候，人们的生活还很贫困，秋冬季节，村子里常会看到一些衣衫褴褛、背着一个破口袋拄着一根木棒沿门乞讨的人，我们称之为“要饭的”。大人小孩只要一看到他们要上门乞讨，往往是慌忙关上屋门，“要饭的”吃了个闭门羹，便只好悻悻地去另一家碰碰运气。但奶奶却从不让我们那样做。

每次，只要“要饭的”走到家门外，哪怕她穿得再脏再破，奶奶也一定会出门把他们迎进家里，让他们喝口水，家里只要有吃的东西，一定要给他们带上一点；如果正赶上我们吃饭，奶奶便一定要留住他们，让他们也能吃碗热饭。

村子里，“要饭的”最爱光顾的便是我们家，我觉得也是院子里那棵枣树在招引着他们，好多次，我都看到“要饭的”眼望着枣树一步一步趑摸到了家门口。

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天阴沉沉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

孩来到了家门口。这是一对“要饭”的母子，奶奶立即把母子俩迎进了家门，把家里的火炉烧得通红，母子俩烤着火，冻僵的手脚一下子有了活色。这时奶奶发现小男孩已冻得发起了高烧，便赶忙找了点药给孩子喂下，又让母亲给母子俩做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年轻的妈妈流着泪不住地感谢。吃了饭，那位母亲便要带着儿子离开，奶奶忙说：“外面这么冷，这样不能走，等孩子病好了再走。”硬是把母子俩留下，一留便是三个日夜，直到小男孩病完全好了。临走的那天早上，奶奶在屋子里这儿找找那儿看看，我知道，她是在找可以给他们带的吃的东西，可翻来翻去，却没什么东西可带。忽然，奶奶对我说，孙儿，你去看看院子里的枣树上还有没有红枣，我知道，奶奶是要给他们带，我很不情愿地走到院子里枣树下，仰头望了望，便对奶奶喊：“奶奶，现在枣树上哪还有红枣呀！”奶奶笑着说：“你再仔细看看，我知道孙儿的眼睛最尖！”小孩子是最经受不住夸奖的，于是，我又扬起脸来，在树梢上仔细地搜索，“这儿有一个，那儿还有一个……”边喊边准备爬树。自从哥哥离家读书后，爬树便成了我的专利，奶奶蹒跚着也赶到树下，看着我爬树，一再地叮嘱：慢点爬，小心着……我竟摇下了十几颗红艳欲滴的枣子，我们把红枣捡拾聚拢在一起，谁也不舍得吃一颗。奶奶从中取出一颗，看看我贪婪的眼神，似乎做了很大决定般地又取出一颗，便赶忙包好，给那个小孩带上。

送走了母子俩，奶奶的心仍放不下，念

叨着母子俩。

一直以来，父亲对奶奶的善良颇有怨言，但也只是抱怨奶奶两句，只是母子俩走后的第二天早上，父亲突然对奶奶说，家里他放了10元钱，怎么不见了？并一下子提高了嗓音，说一定是被那娘儿俩拿走了，让奶奶以后再不要把“要饭的”带进家里，说我们都快揭不开锅了！听父亲这样说，奶奶不高兴了，她让父亲再好好找找，说不要因为别人穷就胡乱地猜测他们，说人穷志不穷！她责怪父亲不应该把可怜的母子俩当小偷看待。父亲劝告奶奶，说别再可怜别人了，世上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可怜得过来吗？奶奶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奶奶似乎没有吸取教训，她总是说，那娘儿俩不会拿钱的……就算拿了，也不能因此把所有乞讨上门的人关在门外。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父亲决定砍断枣树上那伸向墙外的枝干，大概是因为它破坏了奶奶的宁静。可奶奶却开始变得郁郁寡欢，整天看着那断臂的枣树发呆。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渐渐地便行动不便了，整日坐在她的土炕上向窗外张望。我不知道奶奶都看到了什么，心里都想些什么……

五

我也一天天地长大了，去离家越来越远的地方求学读书。人常说“离家三步远，另是一重天”，一个人出门在外，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孤独无依的滋味，但我也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好同学、好朋友，得到了他们以及许许多多陌生人的引导和帮助，更多地感

受到了家之外的温暖。我的心里一直记着奶奶教我背的“人之初，性本善”，也一直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古语来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那年深秋，奶奶度过了她83个风雨岁月后，溘然长逝。临终前，父亲跪在奶奶的床前，泪流满面地说：“妈，请您原谅儿子，那年丢失的10元钱，其实不久后我就找到了，可我一直没给您说……”奶奶笑了，慈祥地闭上了双眼……

当我从学校赶回家里，奶奶已经下葬了，看着凌乱的老屋，想着奶奶慈爱的容颜，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那天黄昏，一阵凄冷的秋风吹来，院中那棵枣树上还零星挂在枝头的红枣“噼啪”着掉落下来，像在悲戚，又像在叹息，我一个一个捡拾起红枣，放在一个小篮里，然后，提着这一篮红枣，默默地来到奶奶的坟头……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父亲常常教育我要像奶奶一样做一个善良的人，他说，人这一生，做一两件善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善事，一辈子用善意的眼光体察这个世界……

六

日子在人与人的相互温暖中一天天消逝，我从没想过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会再次走进我们家。

父亲说，几年前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和我一般年纪的小伙子，小伙子说，十几年前，他曾和妈妈来到我们家乞讨，是奶奶收留了他们，并说如今他已大学毕业并参

加工作，但仍念念不忘当年奶奶和我们一家人对他们母子的恩情，这次是特意来表示感谢的。当他得知奶奶已去世多年，也让父亲带他来到了奶奶的坟头……

小伙子说小时候和妈妈出门乞讨，每当走到人家家门口，都要做好被人关在门外的心理准备，更令他难过的是，还常常被人呵斥驱赶，虽然受尽了辛酸和屈辱，但妈妈却常常教育他“人穷不能志短”，说他们没有办法生存只能乞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干偷偷摸摸的事……父亲说，听了小伙子那些伤

心的往事，他的心里也满含愧疚。

小伙子说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温暖了他的冬天，忘不了奶奶慈祥的笑容，说他和妈妈离开我们家后，每当他累得不愿再走时，妈妈就会从布袋里摸出一个红枣，郑重地递给他，是那一个个红枣鼓励着他一步步走回到了家里。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时，他就想起那一个个饱含着爱的甜蜜的红枣，心中便一下子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并说他现在也在尽自己的所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温暖需要温暖的人……

作者简介

刘奔海，杂志编辑。新疆作协会员。在《小说界》《绿洲》《雨花》《北方文学》《当代小说》《火花》《湛江文学》《椰城》《六盘山》等刊物发表过文学作品并被《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杂文选刊》等文摘刊物转载，作品收入各类丛书及中小学生语文教辅教材，多篇作品被编入多省市语文统考试题。

母亲的香椿腌菜

/ 周书华

苏颂谓：“椿木实而叶香可啖，樗木疏而气臭。”二者皆喜光，适应性强，耐寒，耐旱。

一

小时候，重庆巫山乡下的生活条件很苦，山高坡陡，人们起早摸黑，在贫瘠的土地上广种薄收，一年到头，除了上交国家的公粮以后所剩不多，粮食只能勉强够乡民吃饱饭。仅有的一点自留地，乡人们也会“寸土必争”，舍不得把有限的土地拿来种菜，大都用来种上了玉米，马铃薯和红薯等作物，以缓解青黄不接“荒月”断顿的困境。老家有句“无腌菜不成席”的俗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人们便绞尽脑汁，在自留地的田边地角见缝插针的种上密密麻麻的蔬菜。因为在山区的农家餐桌上，腌菜是每家的必备菜。不论红白喜事还是农忙农闲，家家户户的桌上总会有一两个腌菜，或是榨海椒，或是豆豉，或是大头菜，腌菜蕴含着乡人的眷眷亲情和幽幽乡愁。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离开乡

村，我在城市生活已近二十年。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乡下人，永远属于乡村，属于那片我挚爱的红土地。多年来，自己就像是故乡九台山山巅上的那朵云，永远也落不到这座城市的土地上来。每到立秋以后，常有思乡之念。山里的沟沟坎坎，一草一木，乡野土菜，总与某些温暖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怀乡之情便油然而生，时时在脑海呈现。每每看到孩子们在城市空旷的地方放风筝，以及大街上姑娘们随风飘曳的多彩裙裾，我便自然而然想到了故乡。春来的时刻，燕子飞回来了，把温暖筑在了风霜侵蚀的墙头，蔚蓝的天空，朵朵棉花状的白云，那些绿油油的麦苗，在山野往来奔跑的孩子，在花间飞来飞去的蝴蝶自不必说，单是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香椿树上吐出的紫红色的椿芽，就格外惹人怜爱。它们在亮丽的阳光下，散发出醇厚的清香，飘散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在柔和的春风中摇来晃去，让人有忍不住想去采摘的冲动。那油绿的叶片，无不洋溢着青春亮丽的色彩，令人羡慕不已。满树的椿

芽给小山村带来了盎然生机。此刻，我喜欢独自一人静坐在山石上，闻着空气中弥漫着的椿芽香味，看着山野满目新绿的春天，如看一本书正读到最摄人心魄的章节，让人不胜欢喜。

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热心乡邻事，更是一个勤劳能干的人，把家里家外理得井井有条，常被村里的人交口称赞，受到左右邻居的尊重。母亲不仅田地里的活计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心灵手巧，特别是手工做得一手好腌菜，在我们村可谓算得上小有名气。很多同龄的小伙伴都非常羡慕我有一位心灵手巧，能干无比的母亲。

农村腌菜时节气温一般都在隆冬时节，气温已低过零度。这时候在冰冷的井水中淘洗蔬菜，手指被冻得像一截截红彤彤的红萝卜，先是针刺的感觉，后是麻木，凉意顺着胳膊往身子里钻，冷得浑身发抖。幼时陪伴母亲在井边洗菜，只知道朝不远处的沟壑扔石子、往明镜似的水田里打漂漂玩，还不能体会到母亲的辛苦和寒冷。

那时，山里人家盖房都需要屋梁檩条等材料，所以乡人栽得最多就是椿树。椿树分为香椿和臭椿。据《唐本草》中记载：“香者名椿，臭者名樗。臭者长成材后，用来建房做家具之用。香者用来食用。香椿树生命力强，只要给它找一个地方就会蓬勃地生长起来。

于是，每年的春天我和哥哥都会在房前屋后栽上一些香椿树，废弃病树，栽种新苗。这树肯长，不娇贵，也不用人侍候，三五年便可成材，天气炎热时还可以在树下

遮阴避凉，我们在春天的香椿树下肆意欢笑，悄然成长，像忙于生计的父母忽然在不经意的一瞬间，发现不知何时子女已高出自己一截，我们也没意识到香椿树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在一年年扩张年轮，树干变粗，枝杈变稠，纵横交错，直到我和哥哥两人张开双臂才能环绕她的腰身。一个个春天走了又来，香椿树也在一个初春我家盖新房的时候，和旧房一起消失了，她从始至终伴随了我们那三间土屋的存在，见证了父母忙碌的身影和我们兄妹三人成长的脚步。树干被父亲请来的匠人锯成了木板，做了两张八仙桌，敦实中透着天然的红色光泽。老家的风俗，谁家有几个男孩子就要做几张桌子。但是我和哥哥先后离家后，在城里都有了各自的事业，城市里用不着粗重、笨拙的那两张香椿木的八仙桌，父亲失望的把两张八仙桌放在了老屋的堂屋中间，由于长时间不用，上面堆积着不用的农具、家什和厚厚的灰尘。只有在逢年过节时，全家老少聚在一起吃饭才用得着，在谈笑中总能嗅到淡淡的香椿气味。

一般在谷雨前，采的香椿特别嫩，虽然算不上山珍之首，然而吃起来香味比较浓郁。母亲总会在忙完了农活以后，随手在椿树丫上掰些嫩芽回来，或炒鸡蛋，或腌着吃，其味不尽相同，是一道时令美味，据说，用香椿炒鹅蛋，还可以排毒。“离开巫山峡，再无椿芽香”，如今，这样的山珍美味随着母亲的离世只能在我的记忆中栖息了。

二

香椿芽是早春的鲜物。用香椿芽做腌菜，是一件工艺复杂的活计。母亲一般很少用来制作腌菜，主要是收集起来费事费时费力。母亲喜欢用青菜叶和萝卜叶制作腌菜，口感极好。真正促使母亲用香椿芽做腌菜是一次偶然的事儿。

那是我从部队复员到重庆某高校工作后，住单位集体宿舍，一次妻子到宿舍来看我，住隔壁老师的母亲给我了一把腌菜，说是自己用香椿芽制作的。那老师是我们邻县的，饮食习惯是一样的，也是餐餐不离腌菜。当天妻子用来炒腊肉，吃起来真的好香，至今想起都还口舌生香。

于是，我给母亲打电话还像个孩子样说隔壁老师家妈妈用香椿芽做的腌菜很好吃。母亲听了后说，待开春后便给我做。那时，母亲已五十出头了。

第二年，暑假回去，母亲说她专门给我做了香椿芽腌菜。说着从密封完好的瓮坛里取出一把满屋飘香的腌菜，只见色泽还有淡淡的绿，香气四溢。我问母亲，这么多香椿芽是怎么弄来的，母亲告诉我说父亲年龄也大了，爬不上树，是她和父亲在镰刀上绑上了长竹竿后，到村里各家各户的香椿树上掰下来的。听着母亲的讲述，我心里说不出的感动和温暖……

母亲一般会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和父亲将新鲜的香椿芽采回来以后，把整理的香椿芽置于太阳下晒两三天，其后焯水去青洗干净，将香椿芽的叶柄撕开，然后风干晾晒，最后放入坛密封，做好的干腌菜成黄黑色。

步骤看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很讲究时间把握和火候掌控。所以，经验很重要。开坛后满屋弥香，可汤可炒。食用时，取少许切碎，置于柴火锅中，加上腊肉片，姜末、葱花、干辣椒、自家榨的菜籽油、食盐等调料。稍许，一碗上好的干腌菜腊肉就制成了，美味可口，健胃消食。这样的吃法一直伴随我离开村子。

母亲的腌菜也伴我度过了三年艰苦的初中生活。

山里的孩子，要走出大山，只有努力学习，知识改变命运。初中到镇上去住读，寝室里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同学都来自不同的乡镇。腌菜是读书期间吃得最多的。大伙学习都十分努力，常常天还未亮，有的同学就已到教室苦读，都在为走出大山而奋斗，更像是寒门子弟必经的成人礼。所有人坚信只有走出大山才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才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只有走出大山才是改变现有生活的唯一方式。深信满山杜鹃花开的旅途，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

每到开学的时候，母亲都会给我和妹妹带上满满的一罐腌菜。腌制的青菜容易发霉，所以盐巴放得有点多，用猪油炒了以后，会凝结在一起。每次吃饭时，用筷子撬上一点放在热饭下面，不一会香气满屋飘，同学们争着品尝，啧啧称赞味道极好。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有腌菜坛子的越来越少，城里会腌菜的则更少。冰箱等家电也走进了千家万户。菜肴越来越讲究新鲜，做腌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人认为，食用腌菜不健

康，还有可能会引发这样那样的疾病。就这样，吃腌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但还是有一些人总是在寻找那种儿时熟悉的味道。在僻静的角落里，总放有这些看似无意义的画面。我想，这不仅仅是怀旧。

三

母亲制出来的腌菜和泡菜，总是比别人的好吃一些，为此村里的许多妇女都来我家向母亲请教腌制酸菜的方法，母亲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她们讲解腌制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一到冬天，母亲就着手为制作腌菜准备了。母亲说，要制作腌菜的蔬菜一定要晾，晾短了，腌的菜水多，且容易烂；晾长了，菜又容易“皮”，腌出的菜不脆蹦。菜叶要洗干净，没清洗干净，不卫生不说，还有泥砂，磕牙，且味道不好。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也曾向母亲学过制作酸腌菜。工作以后，我自己去买了一个玻璃坛子，按照母亲教授的方法制作泡菜，但口味却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可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母亲教我学腌制泡菜时的场景。

母亲的酸腌菜不但可以给冬日家里的餐桌上添上一道美味，更重要的是能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家的味道。如今，酸腌菜早已经不再是餐桌上的主食，但是人们对酸腌菜

的热情丝毫不减，可能是因为它留存了太多人们对艰辛岁月的记忆，吃起来总能让人感觉到踏实。现在吃饭的时候，妻子总喜欢从坛子里捞出一碟脆生生带着汤水的腌菜，酸腌菜不仅增加了我的食欲，让我吃出了生活的滋味，更增添了饭桌上的温馨与温暖，也让我想起了浓浓的母爱，想起了远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

我想，今生我怕不会忘记香椿腌菜了。尽管故乡山野上的香椿树已没有我记忆中的稠密，但香椿的清香却早已深入我的骨髓，这辈子，这股浓浓的清香怕都不会从我脑中散去了。

随着母亲的离开，乡村也逐渐老去，好多乡野土菜成了记忆中的绝唱。香椿腌菜能让我感受到乡野土菜的纯朴、本真的滋味。除了让我一饱口福，还能滋润我的精神与情感……

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在老屋里驻足不语。如今，老屋旁的香椿树早被砍掉了，什么时间砍的，谁砍的？已无从考证。家里的腌菜坛子还是静默如初地立在厨房的角落，上面布满灰尘，伴随着乡村的日渐落寞。然而，香椿腌菜散发出的清香，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一如母亲唤我乳名的声音，不绝于耳。

作者简介

周书华，男，1975年12月生于重庆巫山，教过书，当过兵。2001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凉山文学》《延河》《南充文学》《旅游作家》《嘉陵江》《巫山》《淮南作家》《乌江》《东南文艺》《夔州文化》《碁江文艺》《赣西文学》《新文学》《中国散文家》《文笔荟萃》《中国文学》等文学刊物。其作品被《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网》收录。

新工人口述史

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

/ 李文丽

我是一个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的人，从小爱好文学爱好唱歌。小时候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太多，父母亲为了我们不挨饿受冻，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劳作上，稍大一点我们也会跟着大人们去干活，所以也就没有享受到像现在孩子们那样的宠爱。可是那时的我们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特别和睦，一般都是大的带着小的。哥哥姐姐们在干活我们小的就跟着他们玩，回想起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虽然穷困却也是其乐无穷，可惜那样的时光只能成为回忆了再也回不去了。

和所有的农村女孩一样，我也是读完初中就嫁入别人家当儿媳了，那时的农村，结了婚的女孩子，一进家门就得挑起生活的重担，既要孝敬老人还要勤俭持家本本分分的尽一个儿媳的责任。那时的我刚从学校出

来，有些事还不是很懂，农活有些也不会干，生活很辛苦也难免会受些委屈，好在我生就的好脾气，经常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错就改，日子也还就这样过去了！

记得有一年，村子里有个人看农村的红白喜事上请乐队来捧场挺热门能挣钱，他组织了一个乐队班子，吹拉弹唱唯独缺个唱歌的人，他听说我歌唱得特别好，就跑来请我加入。我很高兴，我也可以出去挣钱了！“女人家就要在家里带好孩子做好饭”、“一个女人家不务正业怎能跟着别的男人去干那个呢？”、“靠个女人去挣钱男人的脸往哪里搁？”，在这样的声音中，我的命运被他人主宰！！为什么男人可以去打麻将、去喝酒、去干自己想干的事，而我却不能？哪怕这件事能为家里增添收入也不行？我在心里

一次次的问自己！那年我二十多岁！在辛苦、平凡、忙碌中，一个爱幻想的女孩子一下子迷失了自己，变得自卑胆怯没有自信。

直到2005年丈夫出车祸，导致左腿残疾，失去了劳动能力，三个孩子要上学、老人看着伤了腿的儿子一下子老了很多，精神也垮了，家里被痛苦悲伤的雾霾所笼罩！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了，远近闻名、能干好强的老公也因一下子由一个健康人变成残疾人，脾气变得很坏，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往日的恩爱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了！最亲最爱的我成了他的出气筒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一年，也是我人生的最低谷，丈夫出事的第二个月里，我的姐姐也因脑出血突然去世了，母亲因伤心过度也生病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这个活泼开朗的人一下子变得少言寡语，那一刻，我才理解了“祸不单行”这四个字的含义！

2007年两个孩子相继考上了县高中，为了照顾他们俩，也为了给家里挣点儿钱，我在县城里开了个蒸馍店，刚开始时因为不熟练，生意一直不太好，也赚不了多少钱，只能维持我们娘三个的生活，慢慢地生意也好了起来，一个人总感觉忙不过来，两个孩子回来了也要给我帮忙，周末更忙的时候在老家上小学的小女儿也来给我帮忙干活。那时候总是感觉很忙，附近的亲戚们来了也都给我帮忙，我一个人既要干还要给附近的饭店去送，遇上红白喜事就更忙了，有时晚上就要连夜干活，害得两个孩子也跟着我受累。这样一直到2011年两个孩子又相继考上大学，我也感觉蒸馍店一个人干太累，

就又转让给别人，跟着孩子们又去了兰州打工。

在家的時候，常听人说打工太苦，我原以为还没有做小生意苦，结果真正体验了才知道打工是真的苦真的不容易啊！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啤酒厂，由于我没有学历和技术，只能到回收车间去上班，每天大大小小的车辆拉着收来的二手瓶子，我们得一车车一个个的往过验收，看有没有破的烂的，破烂的就不要，里面有没有装东西，如有就要倒出来。你都不知道喝酒的人有多坏！有的里面装的水，有的装的尿，不注意能倒一脚又臭又骚真难闻！那时厂子是私人承包就发一身工作服，又不发鞋子，一天下来常常是鞋和脚都湿透了，脚泡的白乎乎的，鞋子也泡的硬咚咚的好不舒服。这还不算什么，那时年轻什么都不怕，就想多挣钱，想起那时在啤酒厂干活的情景，现在做梦都烦，每天耳边机器轰鸣，玻璃瓶子破碎发出刺耳的声音，班长转来转去大声呵斥不让和拉瓶子司机说话，怕我们手下留情把破瓶子收进来，又怕我们干活慢了，时时刻刻的监视着我们。在那里做人的尊严受到严重的践踏！

记得有一次，我在把验收好的瓶子装箱子里往上面码的时候，一个箱子从上面掉下来砸到我的脚上，那箱子里装着十六个啤酒瓶子，直接把我的大拇脚趾头砸烂了，当时疼的我蹲在地上起不来，我忍着疼不敢哭，怕班长看见就要让我回去，因为那时已经快到冬天了，啤酒瓶子收的少了，而厂子里的人太多了，她们就想裁掉一些人，到来年天气热了喝啤酒的人多回收的瓶子多了又再招

人。所以那天我只能用卫生纸裹住伤口，穿上袜子忍着疼继续干活，直到现在，我的大拇脚趾头还没有好留下了后遗症。

那年春节过年回家，老公看见我身上的伤痕，心疼坏了！再也不让我去啤酒厂上班了。于是过完年后我又跑到了银川去打工，听村里人说银川的工资高，在医院里当护工一天要挣200多呢！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我又去了医院干护工，说起来也是惭愧！护工的高强度工作和没日没夜的加班，本来就特别瘦弱的我更加消瘦，看着镜子里苍白的小脸，和走出病房看见太阳就要晕倒的身体，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干下去了，再这样下去把身体弄垮了太不划算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身体拿什么去挣钱养家啊？所以我决定再换工作，记得离开的那天，被我照顾了快一个月的老人拉着我的手不舍得让我离开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

后来，我又听说干家政也挺好的，我又去找了家政公司，他们听说我干过护工，就安排我去照顾一对老人，家里女主人身体很好，什么都能干，老伴有中风后遗症，行动不是很方便，需要有人搀扶着才可以走路，生活不是完全不能自理。所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到年底再回家，绝不半途而废。可是我这满腔热情的劲头还没干到一个月又让一件事使我干不下去了。有一次，我被蛮横的雇主羞辱，冲下楼去，那是一个四月天，昏暗的路灯下淅淅沥沥的飘着小雨，我一个人带着屈辱和伤心在街道上走了好久好久……

我决定还是辞掉这份工作，虽然我需要

钱，但我会凭我的实力踏踏实实的去赚，我绝不能让我的人格受到任何侮辱！所以我又一次半途而废。

一次次打击使我身心疲惫，感到生活一片迷茫，难道我真的就这样无用？就这样一直倒霉运？我对人生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在心里一遍遍的问自己……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手机百度上无意中输入“家政女工”时搜出了范雨素一并看到了她写的那本“我是范雨素”书。一口气读完后我被她的话语震撼了，同样是家政工的她不屈服于自己的现状，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人在北京打拼，还博览群书写出这没好的文章，和她相比，我所经历的这些算个什么啊？我要向她学习，不仅要靠打工养家，还要把我遗弃的文学爱好再捡回来！

恰好我又在手机上搜到我县妇联正好每年往北京输送外出劳务人员，到定点的家政学校培训，以便供应首都北京家政服务行业的需求。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报名参加了，并怀着深深的敬意，来到了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北京。

2017年四月，经过福平家政学校的培训后，我被老师推荐当了一名育儿员，专职带一个刚满月的小宝宝。

现在小宝宝已经两岁多了，孩子健康活泼、超级可爱，我和雇主一家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我像家人一样的受到尊敬！

我每个星期都有休息日，在这个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我又用手机搜到了专门为我们家政女工提供休闲娱乐和学习场所的鸿

雁之家，每次休息时我们都一起娱乐学习放松心情。17年元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参加了线下打工春晚的活动，认识了董大陆导演，他听说我爱好文学，给了我皮村打工博物馆的地址，让我去文学小组参加学习，还推荐我上了超级演说家活动。

第一次去皮村打工博物馆，那里的学习氛围深深的吸引了我。乱七八糟的房屋，头顶轰鸣的飞机，舞内埋头学习的工友们，和

无私奉献的志愿者老师们，让我对文学更有追求的动力。范雨素，郭福来，徐良园和小海等等优秀的学友们，他们的学习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深深的让我感动着。还有慧瑜老师，刘忱等等好多老师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推动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的文学路，从参加皮村文学小组开始，也是手机的指引让我晦暗的人生走向了阳光！

作者简介

李文丽，甘肃平凉人，初中，05年爱人出车祸左腿截肢，三个孩子都上学，还要两位老人，在07年断断续续曾在兰州，银川，内蒙打工维持生活。去年来北京在富平家政学校参加培训，现在海淀区做育儿嫂。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许 多 / 小 海 / 徐 良 园

诗歌

钢筋工（外一首）

/ 王田喜

钢筋成了一种物件
被你熟练地
切割，排列，捆绑，组合
成理想的脊梁
城市坚硬的骨骼

在你眼里
这钢筋支撑起的森林

和家乡的林子没什么不同
侍弄起来同样得心应手
把情感充分表达

钢筋的种子
一经你汗水浇灌便蒸蒸日上
梦幻般拔节
生活的高度

架子工

/ 王田喜

你不是杂技演员
却在蛛网般的脚手架上
施展凌波微步
攀爬，行走

城市疯长的速度
超出了想象的翅膀

完全不是地里的庄稼
任由你掌控
你的不是路的路
越来越难走

命悬一线的高度
装饰最底层的生活

作者简介

王田喜，在抚顺石化公司北天集团劳务公司工作。在《羊城晚报》《金融时报》《辽宁日报》《中国工人》、《青春诗歌》《鹿鸣》《草原》《参花》《华星诗谈》《南方诗人》《山东诗人》《河南诗人》《香稻时报》《诗东北》《湖南诗人》《诗乡顾村》《石油文学》《打工诗人》《新诗大观》《长江诗歌》《运河》《梦阳》日本《阳光导报》、缅甸《果敢周报》、越南《西贡解放日报》、美国《新世界时报》《北美时报》、加拿大《华侨时报》、澳大利亚《时代周报》、印尼《国际日报》、法国《欧洲时报》、《词作家》、等国内外 200 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700 多首（篇）。多次获奖。有作品入选《中国当代诗歌经典大全》、《散文诗 2013 年卷》、《2014 年辽宁诗歌年鉴》《东三省诗歌年鉴 2015—2017》等。

每一度电，都有祖国的光明（组诗）

/ 白炳安

（一）

大家都说我是电
我活在发电机里，住在变电站
导线只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灯盏喻作我小小的头颅
而供电局是管理我的机构
我是否活于世上，一支试电笔，可以验明正身
写出我通体的亮点
煤炭、水力、风力是我的前世
而核能是我的今生
到今天，我忘记了是谁孕育我
但谁都不会忽视我，都说我有火热的性格
能量大如天，是城乡村镇不可或缺的能源
失去我的所有支撑，祖国
会面临瘫痪，动弹不得

我在，活着，游走各地
各地就生机勃勃，造就火树银花

（二）

我是祖国的电，隐含在每一座水电站
发出每一度，都饱含光亮
照耀出大国工业的灿烂
我是祖国的电，驻守在大海里的风车塔上
有无畏的魂胆，能抗击千钧的雷霆与风暴
发出每一度，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艰难困苦
我是祖国的电，通过铁塔、电网，跨越千山
万水
被辽阔的天地朗诵出光明的生活
有时以隐性的形体，深蕴地下
地铁一样穿行于幽暗的隧道

钻出来时，每一盏灯作我的喻体
为每一站铸造通明
我高度的光，在人群中
映出了很多不同的嘴脸
把阴沉的暗物洞悉到无处躲藏
我明亮的光，与阳光不一样
但同在一片天地，不亚于阳光的暖
亮到让人眼花缭乱

(三)

我是祖国的电，服务于民
每一度，都要用得光明正大
每闪一下，就点亮夜里的中国梦

在炎夏，每一度电的能量，启动空调机
转化出凉爽的冷气
能风干身上的汗滴
在寒冬，每一度电的热情，转化为一股股
暖流
温暖每个人的身心
我以家的情怀，温暖着每个亲人
我以明亮的目光，洞穿黑夜
把黑暗扭转成光明
让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含有光明的未来

2019.4.13

作者简介

白炳安，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广东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南方电网肇庆端州供电局睦岗供电所。已在《诗选刊》、《诗潮》、《散文诗》、《诗歌月刊》、《星星·散文诗》等发表作品。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散文诗》、《中国散文诗精选》、《中国散文诗年选》、《大诗歌》、《中国散文诗一百年大系》。散文诗集《诗意肇庆》荣登2016年中国散文诗排行榜。获得首届“DCC杯”全球华语诗歌大奖赛三等奖、第四届曹植诗歌奖三等奖、中国网络散文诗赛2014年度总决赛季军、首届“苏东坡杯”全国散文诗大奖赛二等奖。著有散文诗集与诗集多部。

面朝机器（外一首）

/ 冉乔峰

来这个厂
一个多月了
在这里，我还没混熟
在同事们眼里，我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
而那台机器
成了我的铁哥们儿
我会对着他傻笑、发呆、唱歌、念诗 自言
自语、各种表情都有
有时候，我忘词儿了
他也不会笑我
我还会对着他胡思乱想
比如女人、车子、房子、未来和梦想
虽然遥不可及

但他仍不会笑我在做白日梦
我想了累了
就在那里静静地听他讲
嗡嗡、嗒嗒、呼呼、咣咣 佛仿佛在讲述他比
我还悲催
他讲我还能走动，卖艺不卖身，只是暂时的
不自由
而他，卖艺、卖身，直到寿终正寝，变成废
铁，然后火化
我听着听着就不停的点头
他越讲越有劲
似乎泪流满面，又似乎在加快速度把我催眠
其实我已经睡着了

爆炸在脸上

/ 冉乔峰

用烙铁，给生活加热
再加热，电路板上的电容元件
就“砰”地一声在车间炸响
威力和余声
都波及连累那张年轻的脸
十米外的我们

都能感觉到他的疼痛
血，在维修台上脱离它的主人
一阵没有知觉的麻木
使他不张口、不嚎叫、不说话
一坨一坨的泪水，从眼框滚落而出
揭穿了极具隐忍的裂肤之痛，便不再沉默！

他像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
被入用担架抬向后方
抬向对面小诊所的手术刀下
从此，你们会看到一个被炸伤的英雄！
一个没有勋章、没有受封，甚至连工伤费都

要扯皮的勇士！
生活的战斗，还在继续
我顶上了他的岗位，生产、开工！
像极了一个打头阵的工兵
探摸着，下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电容

作者简介

冉乔峰，重庆酉阳人，土家族，生于1992年。2009年南下广东等地打工，打工诗社创始人，2010年开始诗歌创作，作品散见《诗刊》《诗歌周刊》《草堂诗刊》《打工文学》《岁月》《山东文学》《南方工报》《打工诗人》《工人文艺》《2015中国诗歌选》《2014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中国2017年度诗歌精选》等多种报刊杂志选本。2016年众筹出版首部诗集《漂泊志》，作品曾获2013新工人杯文化艺术大奖赛诗歌入围奖，2016深圳职工诗歌大赛优秀奖，第二届全国打工文学大赛诗歌优秀奖等。其创作经历被《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成都晚报》《重庆商报》等多家媒体采访报道。曾参与《小镇青年》《南漂诗人》等纪录片的拍摄，2016年返渝从事餐饮行业。

我总是写不好我的故乡（外一首）

/ 何水明

当我一次次地写下故乡，总是写下一一次次地败笔
我总是写不好我的故乡
当我写下故乡的桃树、杏树、梨树、棠梨树
我写着写着，就把故乡的树写弯了。但它们
依然绽开十万朵的繁华，芬芳四溢
当我写下故乡的麦田时，土地就开始大片大片的荒芜
并且长出一片片愤怒的草来，戟一样指向天空
当我写下故乡的六畜，鸡不在鸣了、狗也不吠了

新工人文学

牛群集体消亡

当我写下故乡的山路时，山路早已弯弯曲曲了

那沟壑纵横的群山，多像我起伏着的三千里乡愁

我多么想，那弯弯曲曲的山路是一条条绳索

把我从异乡捆回来。可它

就变成了父亲手中的一根鞭子

我离乡越远，它就抽地越狠

当我写下故乡的落雪时，寒冬的霜雪一遍遍地

就把娘的头发染白了

风起时，自留地里麦苗浮动，娘的白发浮动

当我写下故乡的土地时，三尺黄土

就把父亲掩埋了

再见一面，只有在午夜的梦中

当我写下故乡的村庄时，瓜果飘香蛙声四起的村庄不见了

变成了一座空空地空巢，守望着村口的一座座坟茔

当我一次次地写下故乡，我总是写下一次次地败笔

我总是写不好我的故乡

当归地里除草的母亲

/ 何水明

弯腰、弯腰

再弯腰

必须把腰弯成 90 度

才能看清

混淆在当归间的杂草

草们也富有心计

跟母亲玩捉迷藏，论

持久战

一场透雨过后

母亲几天不光顾地里

它们就吆三喝五的

长出来

和母亲抗争

母亲就背着一背的

碱化

三天在这块地里，两天在那块地里

长年累月的

和草们斗

黄芪，当归

麦子，大豆

村庄里的这些植物们，指挥的母亲

服服帖帖

给它们

弯腰，下跪

——俯首称臣

这一日日的时光，终于把母亲的身子

压弯成了

我眼中

再也拉不直的

一张

弓

作者简介

何水明，甘肃岷县人，农民。写诗，种地，打工谋生，偶有文字见诸报端，曾获一二小奖。

火车，火车，春运的火车

——有感东莞东站列车员帮旅客爬窗站长被免

/ 池沫树

我坐过车厢内气温高达 40 度的火车

我坐过一夜未睡仅能容下双脚的火车

我坐过误点多时心急如焚的火车

我坐过在黎明前醒来的火车

我坐过穿过黑暗在忽然开朗的山谷中长啸一

声的火车

我坐过在田野上奔驰的火车

我坐过在窗前呼吸着乡村空气抬头看见日出的火车

我坐过对面有一个母亲抱着婴儿沉睡的火车

我坐过一个产妇一个婴儿出生全车相助的火车

我坐过一个中年人躲进厕所不出来没钱买票

的火车

我坐过带着一家大小出来打工额前刻满皱纹的火车

我坐过一个女孩拖着沉重行李艰难前行的火车

我坐过一个胖子睡在走道中间经过了千山万水的火车

我坐过一个漂亮女孩解开衣领扣子和我交朋友的夏日火车

我坐过从家乡相亲带来的女友和我分手已致一生疼痛的火车

是的，我坐过，这些充满梦想、浪漫、快乐和痛苦的火车

这些尘埃在傍晚的阳光中下降的火车

这些坚硬铁轨碰撞声响载着千万人命运的火车

这些归心似箭思乡的火车

这些平凡而普通的火车

不正是千千万万中国的老百姓吗

我们不奢望坐火车去尼加拉瀑布

我们也不奢望像电影里一样美丽宽松的火车

我们只知道在春节必须有一辆火车载着我们

——回家！

2010年1月25日下午

东莞东站

一个我多么熟悉的火车站

这些，在诗歌中多次出现的

“这是4点零8分的火车”

“火车、火车，你开走了吗”

“火车停在这，像我人生中的一个逗号”

火车没有开走，火车停在这

多少人提着大包小包涌进站台

多少人为了回家“奋不顾身”

我的农民兄弟，我的打工姐妹

他们艰难的生存经验告诉了他们

多少人生多少站台，多少命运被改写

食堂吃饭排队拥挤，进厂招工领工资拥挤

高考独木桥，办证为一个手续奔跑拥挤

从乡村到城市，多少条道路拥挤

我曾在十万余人的工厂，看到黑压压的人在

流水线了

我听到那些机器发出的尖叫：我要吃饭！我要生存！我要寄钱回家！

可是，他们这些简单的愿望常常实现不了

他们也有理想，也有青春

在人生的旅途上被多少无情的列车甩在了身后

一个中年人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

一对夫妇回去与留守的孩子团圆

一个青年回去与新婚的妻子相聚

一个女孩回去带着打工的钱再去读书

一个老人回去想落叶归根

可是，火车，火车

你停在那，多少人在拥挤

只有4分钟

1500人要上车

好不容易买到的票

好不容易请到的假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可是，火车，火车

你停在那，多少人在拥挤

多少人脚踩着脚

多少行李压着行李
多少人喘着粗气
挣扎着，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可是，火车，火车
你停在那，多少人在拥挤
只有4分钟，火车就要开了
谁能帮我一把，谁能推我一把
哪怕把我当成行李
从车窗塞进去
塞进去，我就可以回家了
塞进去，我就搭上了这辆车
塞进去，哪怕尴尬我都开心
在这火车开动的一瞬间
可是，在2010年1月25日下午
列车员帮旅客爬窗站长被免的一则新闻
深深地触动了我——为这人性的相助

2009年春节前一天
东莞东站
我清楚的记得
我好不容易挤进了火车的倒数第二节车厢
从东莞到南昌
我寸步未动，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兄弟
只有轮流站着，和蹲着
在火车开动不到一分钟时
车站广播反复播报：火车马上就要开了，请乘务员做好准备
请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
透过车窗
我看到还有上百人未上车

忽然，有几个青年开始爬车窗
里面的人拼命的把他们往里拉
爬进来的人和那些帮忙的人一起笑逐颜开
有人挂在了车窗上
一个列车员跑去推了他一把
我看到一时间来了近十个工作人员
站在人群后面有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
拖着行李无助的哭泣
我默默的看着，无能为力
内心也和她一起哭了起来
多少人啊，在异乡，是多么的无助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我在东莞十年最感人的一幕：
一个女列车员注意到了这个弱小孤单的女孩
叫来一个正在帮塞行李的高大一点的列车员
他安慰了二句，便把这个女孩抱着塞进了车厢
并且反复叮咛拿好她的行李
女孩擦干了眼泪，笑了

是的，我坐过无数的火车
我的童年坐着圣诞老人的火车经过长长的河流与森林
我的青年坐着创业的梦想与欢乐的火车周游列国
我的中年坐着满载黄金的火车经过非洲草原看那奔跑的斑马和长颈鹿
我的老年将坐着夕阳中的火车来到西藏佛光之地
也许还有一个老人坐着火车去约会他的旧情人

是的，我坐过，这些充满梦想、浪漫、快乐
和痛苦的火车
这些尘埃在傍晚的阳光中下降的火车
这些坚硬铁轨碰撞声响载着千万人命运的
火车
这些归心似箭思乡的火车
这些平凡而普通的火车
不正是千千万万中国的老百姓吗

我们不奢望坐火车去尼加拉瀑布
我们也不奢望像电影里一样美丽宽松的火车
我们只知道在春节必须有一辆火车载着我们
——回家！
回家！
回家！

2010年2月1日深夜

作者简介

池沫树，1980年生于江西宜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中国诗人》《诗歌月刊》《诗林》《诗潮》《绿风》《北京文学》等刊物，入选《文学中国》《2013年中国诗歌排行榜》《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中国儿童文学精选》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穿裙子的云》，评论集《词语的色彩：当代女性诗歌散论》等。主编《小不点儿童诗歌报》杂志。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2次、东莞荷花文学奖年度诗歌奖等，有诗歌选为小学语文课本。

老同学，皮村等等我

/ 徐良园

仰着头看
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在那面土山墙的正中心
看你那首长诗

《再见了，北京》
北漂久了，难免心烦

可你总割舍不下
这文学小组的皮村
你怀里揣着文学小组去远行
——
晃快三年了
你从云贵高原，大山深处
发回了好多

你支教的照片合影
我们大家都说
你是那些留守儿童的
亲切慈祥的父亲
你
—
直掂记文学小组
小海的亲事
你说贵州的女娃彩礼不贵
你总想牵红线
—
直操心
那年，玉米棒子五毛
—
斤
丰收了，倒叫人凉透了心
你自掏腰包去河北
那个偏远的小村
把后来成了文学小组铁哥们的
——
郭福来
接到皮村
靠打工和业余写作维生
你和我去来回二百里的门头沟
谭柘寺西边的大山沟里
帮我和工友们讨要工资

当面骂工头黑了良心
回来车上
我叹口气给你看我写的歪诗
《拜佛求神》
你在工友之家免费给工友剪发
你手握推子不好下手
看着我顶上东倒西歪的
稀毛大队
你也想给我写首歪诗
你从贵州回东北老家
却又回到皮村
这回我却没赶上
你在那间
花瓷砖的小酒馆的宴请
我想请你等
—
等
我晚点过来
你还带着那老铁家伙吧
你给我刮个光头
现在这发型适合我
显得精神
就象皮村文学小组
窗明几净
写给苑长武同学

作者简介

徐良园，湖北孝感人。打工多年，目前在北京周边做一名建筑工。热爱文学创作，文风质朴，2014年加入文学小组学习。

流水依然是对时间最好的解释（外三首）

/ 羊白

年底了，各行各业都在盘点
在总结，在感怀，在晒被子
我有些麻木。不得不承认
流水依然是对时间最好的解释
流水不证明云朵，也不证明大海
流水只是流着。遇见了便是花朵
草穿过季节，草不懂因果

草的潦草不是草关心的问题
草不证明卑贱，也不证明季节
草只管生长。直到碰上一场华丽的大火
草就在我身边。鱼在水里
我看着水中晃动的影子
从来没有这么轻地喜欢自己

白雪·乌鸦

/ 羊白

快看：这苍茫的雪地多白！
白的，只有一个污点

多少年了，还记得你的白的确良

你脖项右侧刚好能看见的那颗痣

当真实的乌鸦
从雪地消失……

安顿

/ 羊白

把羊赶进羊圈，给牛放上草料
给孩子做好饭，把桌子摆好
把凳子擦亮，把一家人的生活安顿好
把门窗关好，把炉子里的火封好
把锅碗收拾利索，把第二天要吃的黄豆泡上
当一切都安顿好，孩子睡了，夜静得像一面鼓
夜美得像一面镜子。更像是临镜自照的仪式
使斑驳凌乱的世界有了那么一点美好。一点
一个小小的支点，就足以使风暴有了秩序

归于安静。天高地厚，人情冷暖
我们卑微，我们被指派，或以指派的方式被
安顿
我们安顿不了世界，只好安顿好家庭、孩
子、牛羊
所有的落叶，都被北风安顿下来
这安顿下来的时光，就像文字照亮的孤儿
因为有人疼爱，而显得温情脉脉，意味深长

道旁杉

/ 羊白

以静止的方式。欢迎你
每一株都是我奔跑的影子
你眼前的重复

我继续原地。欢迎你——
世界的到来，和离去

我给予你的依然是锥形的沉默

事物用不断的提速来超越自己

作者简介

杨伟，笔名羊白，汉台区作协副主席，汉中诗歌研究会秘书长。诗文见于《山东文学》《广西文学》《北方文学》《天津文学》《湖南文学》《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有诗集《上帝给我纹了身》，小说集《祖母绿》《左右人生》，散文集《一棵树长成不容易》。

乳名（外三首）

/ 蒋波

离家那年，村庄
把我的乳名留下来
叠放在儿时的旧衣服里
荷花隐藏在深深浅浅的池塘
水牛脚印，围在每棵秧苗周围

小草细嫩的手臂上，跳着蚱蜢
离开村庄这么久，这么远
无论身在何处，总能听到
身后有个人把我的乳名呼唤

村庄

/ 蒋波

胃里没啥东西，一年到头
大多时间，特别空洞
身不由己地吐出一些人和事

空空地咀嚼，做着吞咽的动作
有时候，一些针一样的尖锐
扎得我无法入眠

清明

/ 蒋波

立春到清明
万物又获得重生
繁花之下
有我的亲人
不需想象

一些虚无让春天忧伤
也许春天太深
也许他们藏的更深
以致于，我无法窥探

时光

/ 蒋波

晨钟，暮鼓中
一根白发
与另一根白发
进行交谈

作者简介

蒋波，笔名海延，四川广安人，1985年生于江苏徐州。县、市作协会员。市、省诗歌学会会员。中国业余作家协会会员（民间社团）。市青年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有作品发表在《中学生博览》《西部作家》《华北作家》《中国诗界》《山东诗歌》《当代汉诗》《鲁西诗人》《雪峰诗刊》《草堂诗刊》《乡村振兴》《新诗大观》《中华文学》《泉州文学》《娱乐体育·新老年》《躬耕》《秦都》《中国审计报》《湖南工人报》《招生考试报》《川江都市报》《华声晨报》《西安晚报》《德州晚报》《荆州晚报》《达州晚报》《曲靖日报》《广安日报》等国内报刊。偶有获奖，入选多部文集、诗集。曾兼职四川省作协《作家文汇报》特邀编辑、暨青少年文学导师（现已更名《四川作家报》）。现供职于四川广安市龙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龙旗文学》编辑部（主编）。

老虎嶺的天空是天然牧场（组诗）

/ 程向阳

日升月落，有时同一片天空
太阳迟迟未落，上弦月早早悬挂
好运的人才看得到，苍凉和灼热
不带动风，也不挠破杂音

日月同辉。掀开蓝天的封面
没有一片多余的云盘旋
没有资源可以浪费。沿轨道奔跑
白马驰骋，若你输了
马是你的，天空是我的

胜。让他们胜，有野心的人
权且胜在眼前

马或者宿命撞门而来，懂马的人
与你有染。眼里有水草，有牧场

立冬的大地上，奔跑如一团火焰
老虎嶺的天空，绿色已烧至灰烬
只有一匹匹钢铁的白马
大朵大朵的绽放

随一片落叶漂流

/ 程向阳

在路上。大步流星与躬身劳作的人
都是等待拯救的人
秋天近了，一枚落叶又新鲜又忧伤
这样的午后，植物

都在奔跑。绿的红的黄的掺杂
流水已远，琴声已老。乔木灌木
宛若披纱女子，施粉黛不露痕迹
进入十月，只有时间分清善恶

湿漉漉的太阳，粮食和火种
感到疼痛。流水习惯等待水落石出

欲言又止。欲罢不能是常有的事
有些文字不能碰，一碰
怕它哭出声。落叶也是。睁开眼
我也不着急赶路。蓝天，白云，野花
不可抗拒的色彩和味道
被我一并收入腹中

生命

/ 程向阳

夜里有最深处的黑暗，我知道
活着。就是最好答案
比如沉睡中被唤醒的人，酒中
被酒唤醒的人。怀揣花朵

和昂起笑脸，在夜里一个人的奔跑
拉动一条小小的弧线
模拟鸟雀飞翔。如此真好

江水闪光，像光线的竖琴
看到满月真好。不掩饰也不隐藏
在宽阔的水面也不动声色。仅凭寒光一道
便将大地劈成两岸。如果你在
一定捂住东江的嘴

包括突然荡起的浪花和文字
夜半。人潮汹涌。风，有一阵没一阵
正从我们的身体里象野火
点燃一地星星

面孔或者表象

/ 程向阳

一滴露水醒来发觉舒服的躺在青草上
所有灵魂都感觉温暖
朝阳抚摸过的地方挤满细小的歌声
两只喜鹊飞过头顶
给早起的花草虫鸣送来好消息
时间改动了树影的姿势
一阵柔风趁势扑到我的怀里
空气中有丰盛的汁液甚至有你

当年的味道
天气渐冷丰盈或者单薄的身体
那些表象都潜伏下来
宛如流云飞鸟在空中相互追逐
又互不干涉只是变换不同姿态
你看那些树木仍在自我拯救
一片落叶覆盖另一片落叶
绝口不提尘世的疾苦

作者简介

程向阳，笔名慕成雪。铁路人，籍贯湖南株洲，现居广东惠州。中国铁路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1期诗歌高研班学员。有诗歌散见《人民铁道报》《中国铁路文艺》《解放军文艺》《中国诗歌》《草堂》《星星》《诗林》《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刊物。曾获中国铁路文学征文诗歌一等奖等数个奖项，出版诗集《风从铁路吹过》。

天井

/ 黄晓平

造屋的人对接好榫眼
卖了个破绽。透过破绽看天
天蓝成方格子
落下来，叫天井

坐井观天的人夜观气象
看流星在墨色的纸上练字
横是一竖也是一
大手笔，一笔定乾坤

井壁上守夜的蜘蛛
在八卦阵里逡巡游荡
食道敞开，声带紧锁
捕食老去的露水，过往的蚊虫

白天，井里那个寡言的老汉
不停地搓着稻草绳
野地里站着的稻草人
活像是老人的本家兄弟
风吹草动，隔着天井呼应

作者简介

黄小平，笔名黄晓平，男，合肥市庐江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居江城芜湖。诗歌作品散见《诗刊》《十月》《星星》《青年文学》等百余家纯文学杂志，入选《诗刊2016年中国新诗年选》、《2016中国年度好诗三百首》、《中国诗人年度诗歌选集2017》等。2018年，获第四届上海市民诗歌节诗歌创作奖、第三届“李白杯”散文诗歌大赛诗歌奖等。出版诗集《菊花三点头》。

新工人戏剧

献给工作不开心的人

——《我们 2s·劳动交流市场》观前指南·导演阐释

/ 球菌

为什么是「劳动」？

“劳动”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被提及了。似乎它已经显得太过隆重，使用时多少会产生一点掺杂着愧意的尴尬，或者太轻飘，轻到无法承载当今「劳动」的负累。人们更多地用“工作”“上班”“打工”“赚钱”“搬砖”（以上只是基本款）等等去指代它，每个代词都有它不同的偏向，也意味着“劳动”的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与分裂。我们对“劳动”的语感早已发生变化，却在措手不及的高密度劳动中来不及去重新接住它。

“劳动光荣吗？”

“辛勤劳动能换来美好生活吗？”

“我的劳动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制造垃圾？”

而在劳动越来越被商品化的今天（劳动被划分为廉价劳动与高价劳动，劳动（生产）过剩触发的就业问题、裁员潮等等），几个劳动者在作为“劳动交流市场”的剧场空间抛出疑问。他们各自的工作履历从“人才交流市场”的历史垃圾堆中被打翻、铺展、晾晒，这些真实的关于劳动的个人历史再次流动在车间流水线、展厅、工地、写字楼、农田、商场、餐厅、家具厂、墓地、快递车、临时工市场、小商品市场、外卖途

中……不同的劳动时空在剧场空间产生触碰，在困惑、喜悦、疲惫中榨出关于劳动的悖论与可能性。

为什么是「我们 2s」？

缘起是 2018 年 8 月，我受托改编与排演新工人剧团 17 年未完成的话剧《我们》。那部戏将打工诗人胡小海的自传搬上舞台，主演也是小海本人，包括他多年的工厂流水线经历、家庭与爱情故事，秉承了皮村文学小组的非虚构作风（无需雕琢而生猛跌宕的工人史诗）。但当时会有一个疑问：“我们”是谁？那为什么舞台上具有生命的个体却只有小海一人？如果小海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当舞台上其他没有产业工人经历，生活背景各异的参与者齐声喊出“我们是新工人！”时，“我们”是否成立？关于“我们”的这个问题显然很复杂，这是一个关于如何构建共同体，怎样的共同体的问题。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突然介入其中的工作者，是一个面对关于“我们”的质问时有些刺激又尴尬的问题。于是，就用了最笨最繁琐的技术：每个参与者，一个不少的在舞台上“在场”。于是有了《我们》2018 第一次正式在莱芜工厂戏剧节中上演的冗长版本。而 2s 是对上一版的更新、覆盖与唤醒。

为什么是「劳动交流市场」？

樱井大造发明了一个叫作“间主观”的词，区别于“共同主观”与“自我主观”。共同主观对应集团，往往是集团所推行的，它常常是凝固的；自我主观对应个体，而现

在又是一个各自原子化的景观，人人都是自媒体。但作为人，个体如何在集团中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主题。现在所缺少的，是一种运动性的主观，一种能够把他人融进来的，如水分子般自由组合的——间主观。那么，那个“间”是什么？如同水分子间作为媒介的氢键，如何找到并且维系它，是关键。在尝试通往间主观的路途中，一开始并没有方向，就是对每一位演员的个人历史进行采集，在具体、琐碎、庞杂而各不相同的叙述中，一种共同的身体经验逐渐浮现出来，勉强能够描述它的就是这个有些复古的大词“劳动”。这正是我们排练的场所新工人剧场贴着的横幅“劳动最光荣”中的“劳动”。但疑惑很快产生，劳动仍然光荣吗？以“劳动”为氢键的一次次交谈、讨论、乃至真实的劳动就此展开。最令我兴奋的是我自己关于劳动的种种疑惑得到了其他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逐渐成形）五花八门的回应，并连锁起更多的纠葛与呼应，它们将在剧中呈现并展开。关于劳动，我们期待与观众构建起一次真切的交流。

为什么是「非虚构戏剧」？

剧中的台词，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发生过的。而说出它的人就在剧场之中。台上只有六位演员，但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劳动身体在场，包括去年参与过的成员，以及在场的演员所勾连出的更多的劳动经验者，以及同样身为劳动经验者的观众。这些身体不是演员所创造的象征符号，而是真实的布满劳动痕迹的身体。所有台词都是可以再展开，与对

话的。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所共同面临的非虚构情境（话说回来，降临在我们身上的非虚构情境又是什么力量在构建呢？）。也因此，

这部戏的参与者都是非专业的戏剧工作者，各自都有各自的业务，唯有将自身在剧场空间中展开，迎接对话的真诚。

作者简介

球菌，互联网、电影、家具、广告等行业打工者，帐篷剧「流火」成员，「辛苦之王」小组成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要参与作品：《网络话语与现实》《关于美好新世界》《茄壳娃娃街》《——这里是分割线——》《失败青年》《社畜博物馆》《社畜女杀》《我们 2s·劳动交流市场》。

《我们 2s · 劳动交流市场》剧本

/ 球菌

参与演出团体 新工人剧团 × 辛苦之王小组
演员 胡小海、梁晨伊、小静、游历、戴陌、叶福智
叙述者 全体演员 + 万华山、小刘、球菌、李大姐
剧本 / 导演 球菌
配乐 / 制作人 许多
美术总监 戴陌
协力 文慧、赵英茹、ida、颜坤
摄影 吴静、悦悦

【舞台后方悬挂的三色工地塑料布从顶部延伸至地面。幕布上杂乱地缝满了出租屋广告、环境卫生告示、垃圾、旧衣物、旧玩具等城边村街头的景色。幕布下方堆满了纸箱、凳子、瓶子等生活物件。一块牌匾竖立在幕布上，写着“劳动交流市场”，被一束灯光照亮，灯光暗转】

序 劳动的疑问

【四人手持木棍配合劳作，逐一上场亮相】

福智 劳动光荣吗？
晨伊 劳动快乐吗？
游历 我们为什么而劳动？
小静 能不能不劳动？

【两人搬着梯子配合竞赛式的劳作，上场亮相】

小海 是我们需要劳动？
戴陌 还是劳动需要我们？
小海 劳动中我们得到了什么？
戴陌 劳动中我们失去了什么？
小海 劳动有高低贵贱之分吗？
戴陌 我们的劳动成果去了哪里？
小海 辛勤劳动能换来美好生活吗？

【六人聚拢，将木棍和梯子组装在一起，锤子砸钉子的声音轮番带出词语】

福智 勤劳、功劳、劳碌、劳神、劳累、劳力
小静 疲劳、徒劳、劳损、劳资、劳心、劳工

晨伊 劳动节、劳动局、吃劳保、劳动法、过劳死
游历 劳动权、劳务费、功劳簿、劳改犯、有劳了

福智 不辞辛劳、脑力劳动、雇佣劳动、抽象劳动、劳动果实
小静 不劳而获、体力劳动、必要劳动、具体劳动、劳动合同

晨伊 按劳分配、简单劳动、异化劳动、劳民伤财、剩余劳动
游历 劳动人民、复杂劳动、物化劳动、五劳七伤、审美疲劳



【六人将幕布上的“劳动交流市场”的牌匾取下，一齐将其钉在组装结构之上，一阵叮叮咚咚之声，骤然停止，一张长桌制作完毕】

小海
福智

重复单一的劳动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吗？

劳动中的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歌声起，六人去幕布下方拾取瓶子与衣物，回到长桌后方站成一排形成歌队，歌唱】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

我们不是盲流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不是牛羊 我们不是商品
我们是人 我们是新的工人 我们是大写的人 我们是社会的主人
我们创造财富 我们创造历史 我们创造文化 我们创造未来

小静 我是小静
戴陌 我是小刘
小海
晨伊 我是晨伊
游历 我是游历
福智 我是叶福智
戴陌 我是戴陌
福智 我是球菌
小静
戴陌 我是华山
游历
戴陌 我是李大姐
……

第一章 劳动履历

1.1 漂流·流水线

小海 我是小海，生于1987年的河南。因为有三个要上学的弟弟，姐姐上初一就辍学打工了。

【晨伊（姐姐）退场】

小海 后来，就轮到我把上高中的机会给了哥哥。于是，我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是深圳的一家生产收音机的工厂。

【五人穿上工服，流水线围绕长桌启动，瓶子在演员间传递（戴陌—拉头，叶福智—标签员间歇喊“腿好麻啊！”，小海站中间一边工作一边叙述，游历—质检员间歇喊“这个不行！”，小静—拉尾）】

小海 工资三四百一个月，每月几乎上三十天班。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五个小时。我负责的那道工序是插线，红线、蓝线、白线，来回的插，没完没了的插，“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快给我推一下推一下，下去啦”……夜班的任务是用小刀刮刚加工出来的收音机塑料壳子上的塑口沿儿。结果我实在熬不住，打了瞌睡，啊，（小海叫了一下，工友齐转头看他，片刻继续工作）锋利的刀片一下就在手指头上削了个口子。我脑子里忽然浮现出姐姐当年告别我们去打工时的场景。

【姐姐（晨伊）背包上场，车间定格】

姐姐 小海啊，生活，会教育得我们褪下几层皮。（下场）

小海 我忍着痛撑到了早上下班，手指头已经肿得老高！

【小海跌倒在流水线上，瓶子散落一地，流水线静止】

小海 最后还是室友帮我挤出了脓水。

【工友们捡起跌落的瓶子，缓缓走向、围住小海】

小海 这道伤口，把车间的机器同我的血肉连在了一起。而农村的土地已经距离我三千里。

【小海朗诵他的诗《2号车间》，随着小海念诗的节奏，工友们陆续点亮瓶子为小灯，举起，照亮彼此的手臂、眼睛与脸庞，歌队形成】

炽光灯像是手臂
电子屏如同眼睛
我的大脑是日夜轰鸣不止的发动机
啊 车间 车间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家离这有三千里

螺丝钉好似双脚
包装箱宛若脸庞
我的外衣是一张四百多块钱的工资单
（合） 哦 车间 车间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家离这有八千里

小海 后来我就去苏州，投奔我姐姐。

【众人把瓶子收起，从幕布下方拿出一张拼接而成的布，搬出凳子回到流

水线】

戴陌 就是那个在村子里总是头一个辍学去打工的姐姐吗？

福智 (上前) 我上小学的时候，会去姐姐的纺织厂玩。

【其他人开始做纺织，随着工作的进行，布被一点点推下，衣服一件件地显现 / 被制作出来】

叶福智 我就坐在她边上（搬出凳子坐在流水线边上），看她工作。姐姐是非常灵活的一个人，手脚特别快。突然有一天（站起，纺织厂停滞），她带着我去小商品市场，给我买了好多件衣服。她对我说——

【姐姐（晨伊）背着包从侧幕探出半个身子】

姐姐 你不要跟老妈说是我给你买的。

福智 第二天，她就消失了。

【姐姐（晨伊）下场】

福智 这时，我才跟老妈说，姐姐给我买了衣服。几个月后，她回来了。我只知道她去了上海。也许，她只是想寻找别的出路，但最终她又回到工厂继续做纺织。

【纺织厂再次启动，叶福智加入纺织】

福智 我再跟着姐姐去工厂时，旁边的工人笑着对我说——

工友 姐姐不在的时候，你妈很难受吧？

【五人低头纺织，轮到念白的人拉一下纺织机的拨轮】

小海 我有时候用剪刀开口袋。

戴陌 有时候踩着平车缝纫机在衣服的接口处压一条线。

小海 高仿品牌的衣服往往布料不怎么好

游历 再加上衣服按件计工资，工友们都做得比较赶。

福智 次品率很高，返工率接近一半。

小海 我常常想，也许自己做的衣服别人穿几次就没法穿了。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

小海 四年里，我换了六七个服装厂。

小静 做过香港女装。

游历 耐克。

戴陌 阿迪。

福智 名牌代加工和羽绒服等等。



小海 在小工厂做羽绒服时，绒也不是什么好绒，味道很大，工厂根本不提供口罩，工人们也没有意识做自我保护。车间的羽绒满天飞的都是，粘在身上、脸上，甚至鼻孔里。啊 qiu ~ ~ !

【小海一个喷嚏把流水线上的布打到了地上，工友们趴倒在工作台上】

小海 我的脑子也跟着羽绒不知道飘到了哪里。

【灯光骤暗，工友们的手仿佛与传送带粘连在一起，轮到念白时，趴着的工友抬起头，着冷光】

小海 我像是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

小静 我的手变成了机器延伸出来的一个零部件。

代陌 我的身体重复，重复，来回重复地劳动，脑子却根本不需要动。

福智 但我自己的感觉却是反着的，我的脑子活着，而身体是死的。

游历 车间的几百号人，每个人都在各自劳动，独自走神，互不交流。

小海 人只能和产品交流。

小静 我有一种错觉，我在和产品生活。

福智 甚至在和产品谈恋爱。

戴陌 最后产品们都私奔了，私奔到了大洋彼岸，而我每天都在失恋。

【《工业区》歌声起，将车间的工友们唤起，大家收拾起车间，将长桌工作台倒放，变成一架列车，歌队形成，一边推动，换景，一边歌唱】

一列火车把我扔在了南方
南方的天空不下雪
经过了夜，经过了梦
最终到达的是拥挤的工业区

(合) 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
到处都是机器的轰鸣声
面对一张张招工的广告
哪个地方能把我收留

每个早晨我被操作着起床
我的生活已是一条定时的流水线
车间里面没有白天和黑夜
只有苍白的灯光和疲惫的脸

1.2 临时工的自由与困顿

【列车载着歌队下场，小刘（戴陌）从幕布下方提着水桶（锅碗）、抱着纸箱（饭桌）来到舞台中间摆好坐下】

小刘 进工厂太压抑了，我接受不了每天上班，接受不了那种不休息的生活，接受不了那种循环。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去工厂的。

【小静上场，来到纸箱边上坐下】

小静 不去工厂，还能去哪？

小刘 我哪儿都不去，又哪儿都能去。

小静 ……嗯？

【手机微信提示音，小刘打开一部折叠式小夜灯（手机）点亮，听语音】

微信 小刘，有家厕所堵了，明天你找两个人通一下，去不去？

小刘 （对着手机语音）我去！有活怎么能不干活呢，我去，又死机了。

小静 你不是今天本来要去工地的吗？

小刘 月结的，不去。

小静 月结为啥就不去了？

小刘 我就想每天干完活就拿钱。

【小海（建筑临工）逐一搬着纸箱堆磊在二人周围，局促而摇摇欲坠的居室空间在对白间逐渐形成】



小刘 那些混蛋老板，拖欠工资的，跑路的，我干几个月等于给人白干。日结我损失还能小点。

小静 可是日结不稳定，像你们展览行业，七八两月又是淡季，没活了怎么办？

小刘 那也比月结好啊。临时工没活了还能喘口气休息，看看电影，看看直播啥的。干展览还能天南地北到处跑，南至云南，西至银川，比起车间，多自由啊！——（忽然想起）欸！不说了，面要糊了。

【小刘转身站起，在小海方才堆的一个纸箱（灶台）上放上水桶，开始烹饪，小静上前独白】

小静 我是小静，来自安徽。两年前来到北京，在一家公司做着按部就班的行政工作，拿着卑微的工资，住在北京的城边村。今年，我逃离了无聊、机械的工作，彻底走向零工市场。身体、灵魂在体验，试图描摹出真实的北京零工市场。就来说说我的邻居小刘吧。

小刘（戴陌） 我可不是小刘，今天小刘没来，我代他上台。（继续做面）

小静 小刘作为一个临时工在北京干了十几年的展览行业。关于临时工，有一种说

法是打工短期化已形成一种趋势，如果大量工人选择打短工便容易引发“用工荒”，表现为一种打工者与企业进行较力的局面，是弱者的武器，在运用这种武器的过程中打工者会加深作为工人群体的一种认识，这也是新工人群体形成的一个过程。这其中蕴含的抵抗可能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变的动力之一。这种灵活自由的工作方式当然也会对打工者自身带来伤害，比如……

小刘 嘀嘀咕咕自言自语什么呢？（端着水桶坐回原位，呼呼吃面）

小静 （环顾四周）这屋怎么这么热啊，没空调你关什么窗啊。〈掀开纸箱盖（窗帘），往纸箱里看〉

小刘 欸，别！（没来得及阻止，捂眼）

邻居（晨伊） （画外音）啊！

小静 啊！（继续看）

小刘 还不把窗帘拉上！欸！赶紧的！

小静 （把窗帘拉上）……刚才是幻觉吗？

小刘 啥幻觉啊！这是隔断！亏你还在北京租房呢。为了多收租金，那些黑中介还能把一间房拆成三四间租出去。今年房东才给安了铁丝网。去年推开窗户就能相互串门。

小静 那你很幸福啊。

小刘 我这不，避免兴奋吗？拉上窗帘，我不看她，她也不看我。

小静 （打量小刘）你媳妇，没找错人！我代嫂子敬你一杯窗帘。（拿起酒瓶子吹）

小刘 你拉倒吧，我都快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了。

小静 怎么没把她接过来？

小刘 这个床只够我和我老婆挤一挤。（小海搬着两只玩偶放在一个狭窄的纸箱上）带上两个孩子就得另找房，我啊，付不起那个房租。不带上孩子吧，孩子在老家也得有老婆带着啊。老婆孩子都没法接过来，没有别的选择。（闷了口酒）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吧。（又闷了一大口，擦嘴）一想到未来，我就特别烦，想死。我的两个儿子，以后都要结婚买房（小海把一块喜字布盖在一个纸箱上）。我已经快40了，顶多再干个20年。没有钱给他们结婚，以后打光棍可怎么办啊？（小海搬了两个桌腿，掉落）

【手机再次振动，小刘看手机】

小静 你今天业务繁忙啊。

小刘 唉！又喊我去上夜班。明明第二天一早也能继续干，非得在夜里上，加班加

点，上回困得受不了，还让我上梯子。我真怕。之前一个工友就是从梯子上摔下来，变得反应迟钝，走路慢，说话慢，干活慢。估计摔坏了脑子。没人找他干活。他也找不到人赔偿。很多这样的活经过几层分包，最后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老板。出了事，谁都不承认。

【与此同时，小海堆纸箱至高处，往上攀爬，纸箱摔烂，一瘸一拐地下场】

小静 那就别去了，太危险了。你又喝了酒。小刘（拿起酒瓶），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了。

小刘 好，不去了，看他们能把我咋地，干！

小静 干！

【邓丽君《美酒加咖啡》音乐起，灯光转蓝，二人碰杯，酒瓶点亮，彩灯梦幻，小刘逐渐进入醉态，酒醉唱歌】



小静 （上前对观众）短工是企业减少开支的用工手段。安保、餐饮行业是用短工大户。企业在平时，只保留有限的固定长期工，在有重要活动的时候，会通过中介招聘，已形成了完整的用工产业链。而会展行业又依赖于另一种用工形式。主要通过老乡，之前干过活的工友形成用工网络。我的粗浅观察，工人是绝对的弱势。虽然小刘会因为工资低，室外热，连续加班而拒绝一些活。但是为了这个活，大量的人愿意干。

【与此同时，小刘在醉态中收拾饭桌，将纸箱码一码，便躺在上面睡觉】

1.3 被嫌弃的才能

晨伊 我愿意，我愿意！我每天盼着一辆大巴来到校门口，把我带去接活。

众人 干活咯！ / 来咯！ / 快搬快搬！

【众人推着方才的流水线滚轮车（大巴车 / 挖掘机）上场推倒小刘（戴陌）的纸箱床与纸箱建筑，并拖走，完成换场】

戴陌 欸！怎么说拆就拆啊！（收拾水桶等物件被赶下场）

晨伊 我叫晨伊，出生于1988年，来自广西，从小跟着父母外出打工。我的学校在电视台旁边，经常有电视台的大巴车来接学生去录制现场打零工，也不说是去做什么，有活大家就上。我觉得好奇，也挤上了班车。

选管 （画外音）到了到了下车啊！

【其他人推完车，从侧幕跳出】

晨伊 到了地方才发现是个水上闯关节目，必须要表演才艺才能选上。

【其他人各自表演才艺，晨伊一个人难堪地站着】

晨伊 一车人全选上了，同班的同学都选上了，只有我什么都不会。

【其他人满足地退场】

导演 （画外音）这位同学，你要实在没有才艺，你就上车去，等着大家录完。下一位！

晨伊 等下等下等下导演，我会表演 hold 住姐！

导演 （画外音）哈？那演一下看看。

【晨伊表演了一段 hold 住姐，众人笑（画外音）】

导演 （画外音）这有点 low 啊。你看看别人，都是芭蕾舞交谊舞，高端洋气上档次。

晨伊 我没学过艺术…我就是胆子比较大，什么都不会我也来了。

导演 （画外音）什么都不会……那不会你不会去学啊？

晨伊 没钱。没钱学。对了，我学过跳舞！是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周末为了排节目免费教的跳舞。小学的时候学校有开美术班，一节课 10 块！……都上不起。上初中的时候就只是进了鼓号队，除了打小鼓和喊口号没学过什么高级的东西。后来想艺考，家里不出钱报班，就算了。



化妆师 (画外音) 导演啊，扮丑挺另类的，化丑妆比化美妆快，我们时间紧，演员也不够，就让她上吧。

晨伊 我当时挺不喜欢他们那种态度的，毕竟 hold 住姐也是科班出身的正经艺人，模仿 hold 住姐怎么就比我那几个业余学学小天鹅的同学低人一等了呢？不过后来证明确实低人一等。当天因为设备故障，就只录了才艺，没录下水。第二次来录，上面却来了通知

通知 (画外音) 坚决抵制低俗娱乐！

晨伊 我那段才艺就没法播了……本来我觉得既然这样，而且又碰上我来大姨妈第一天……

晨伊 导演，下水我就不录了吧……

导演 只录一半，上回的工钱，也别想拿。

晨伊 这……

导演 录完下水，给你播出的机会！

晨伊 啊，真的吗？那大姨妈怎么办啊？

导演 这点小事还要来问我啊，自己去买卫生棉条！

晨伊 当时我还不知道卫生棉条这种先进的玩意儿。

【小海、游历拖着先前纺织厂的拼接布上场】

晨伊 但是为了挣钱，我就硬着头皮买来用着下水了。

【拼接布两边荡开，形成波浪泳池，福智、小静同晨伊一起闯关】

晨伊

才第一关，就掉进水里（跌坐在地），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在水中的一刻我并不挣扎，我当时以为这个劫难可能就这样完了。



导演

（画外音）那个那个救生员把她给我捞起来！来来来我们继续下一关！一二三！

【福智、小静将晨伊捞起，掀入泳池】

晨伊

一个大瀑布下来，把我的隐形眼镜冲掉了一只。不要说姨妈痛得失去知觉，我进了水的脑子也已经没有在转了，自己也不记得后面发生了什么。恍惚间，还听见了有人在水底发出微弱的呼喊……

【灯光转蓝，众人来到掉落的泳池前如浮萍般漂流，形成歌队，朗诵小海的诗《我想到潮白河里游个泳》，晨伊则在上场后方的水中挣扎】

我想到潮白河里游个泳 把我多年的忧郁和懦弱洗干净
洗洗我的上半身 再洗洗下半身 像七月的野草一样郁郁葱葱
我想到潮白河里游个泳 把夏天的悲伤和烦恼都洗干净
抓一把云朵当肥皂 再掬一捧凉风摁进胸
我想到潮白河里游个泳 呼喊唱着唱出生活的荒谬
手指着那落日壮壮胆 再带着一支木槿花的温柔
可如今我无法在潮白河里游泳 塑料和垃圾早已塞满了河道
一群鸟儿突然的飞过六环外的上空

（合）

我想到潮白河里游个泳

【灯光转亮，网络空间】

新闻播报 2018年5月21日，angelababi来大姨妈，上了BBC新闻。在电视闯关节目的惩罚游戏环节，唯独angelababi免于泼水与掀入泳池，网友质疑节目放水。angelababi就大姨妈事件发布微博声明——

angelababi 录节目那天是生理期，很难受。

新闻播报 节目组男明星纷纷点赞

男明星 (点赞手势) angelababi是最美女汉子!

新闻播报 微博一发，却引来网友更大争议。

网友 a (键盘侠姿势) 这什么明星啊?拿着天价酬劳，上泼水节目却不让剧组泼水，一点也不敬业。看我不骂死她!

网友 b (刷手机姿势) 大姨妈这么痛，再被水浇，妥妥的会生病!

a组 不敬业! (×2)

b组 姨妈痛! (×2)

【歌队在网络骂战中下场，剩下晨伊】

晨伊 我觉得，劳动，不仅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从事同样的劳动，因为劳动者的身份不同，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后来，我有朋友把那个闯关节目从头到尾几百期都看了一遍，(摇着头，一字一顿)没有看到我。可能，我的才艺真的很low吧。(下场)



游历 (画外音) 才艺表演，我很在行啊。(吹奏唢呐上场) 我叫游历，我从十二岁就开始学唢呐了。当时我的确觉得吹唢呐很高端，也有可能是年纪太小没

有意识到。小时候，我是一个留守儿童，后来小学没毕业跟着父母去外地打工，又成了流动儿童。父母白天在棉花厂、服装厂、窑厂里奔走。我在出租屋里待了两年，大概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父母，师父上场）他们带着我去拜师学唢呐。

师父

这孩子有白化病啊，会不会……传染啊？

妈妈

老师啊，这个是遗传基因突变。不会传染的！

师父

……这样吧，去医院做个检查，出个不会传染的证明，我们才能决定收不收他。

游历

就这样，父母带着我去了省城做了病理检查，终于开出了报告，交给师傅。

师傅

呃……我们也会有很多年轻的客户…白发人送黑发人……恐怕不太吉利吧。

爸爸

没事！可以染黑啊！（指着游历）回头染黑去！（拉着妈妈走）走！

妈妈

游历就拜托你了哈师父！（下场）

师父

欸？嗨！（下场）

游历

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师父终于收留了我。我学了两年，终于可以自己赚钱了，我也得一直忍受染发剂的刺鼻气味了。我的工作就是去红白事上吹奏唢呐。

【路人（晨伊）上场】

路人

诶哟，晦气！做什么不好，做这个！

路人

你看你看，现在这些人办丧事噢，还要为了显示他们家有威望人气旺，靠搞低下流的东西招揽人。这边只是吹唢呐，那边还有脱衣舞，啧啧啧……走走走，看脱衣舞去。（下场）

游历

我拿着唢呐路过别人家门口，就会有很嫌弃的眼神在打量。人家吃饭，我们吹唢呐，人家吃完，我们才去吃。饭菜都已经凉了。尤其红白事都是冬天多。为什么在冬天多？一个是老人经受不住冬天的寒冷去世，另一个是等到冬天村子里回来的人才多。

工友

（画外音）走了游历干活去啦！

游历

来咯！（吹奏唢呐下场）

福智

（穿着校服上场）我也歧视过别人，那就是我妈。我记得当时在校门口。

李大姐（戴陌）

〈推着先前的滚轮长桌车（三轮车）上场〉阿福！

叶福智

不是说让我姐来的吗……

李大姐

欸？车推进来放哪啊？

叶福智

哎，你就直接放外面好了。

【李大姐往校门口（侧幕方向）推车】



- 叶福智 你怎么骑这个来了……
- 李大姐 怎么了？不好意思了？
- 同学 A （画外音）叶福智，你妈妈来了啊！
- 叶福智 快点！
- 同学 B （画外音）阿姨好！
- 李大姐 好好好！
- 叶福智 快点啊……
- 李大姐 （把车推进侧幕，推出台面，回到叶福智面前）我不骑这个骑什么？我今天还得出摊啊，刚拉完货就过来了。我摊位还没人看呢，还得托阿根帮忙看一下，开完家长会，还得赶紧回去管摊。你还在这边“尼尼呜呜”的。
- 叶福智 ……
- 李大姐 我骑着这个怎么了？到底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又没有偷没有抢，你觉得丢脸吗？
- 叶福智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丢脸。别的妈妈都打扮得年轻漂亮，开着小轿车来学校开家长会。我妈就骑着电动三轮货车，从乡下的摊位急匆匆赶来。和妈妈一起走在校园里，我都不敢抬头看其他同学。直到一天早晨，我吃了妈妈出摊前做好的早饭，骑车去上学。路上正看到妈妈在前头骑三轮车，车上一箱一箱地堆满了货。我在后面慢慢地跟了好久，看着一颤一颤的三轮车，我心

里感到很难受。

【妈妈推着三轮车一箱箱地拉货，叶福智一边说一边在后面看着，自己成为三轮车所承载的份量，被妈妈一颤一颤地拉下场】

1.4 消费的动力

华山（小静）（穿西装上场）我的职业还算体面吧，毕竟我穿的是西装革履，销售经理就是我曾经的小title。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法觉得光荣。有一天营销总监给我们上课。

【众人穿西装上场】

营销总监 你们知道销售礼品背后的根本心理机制是什么吗？

众人 根本心理机制……/……呢 / 不知道欸 / 是啥？

营销总监 你们想一想，人们为什么要买礼品送人呢？

晨伊 因为爱！

小海 亲情？

戴陌 友情！

游历 爱情。

营销总监 你们说的这些都不足以激发人们去购买高端礼品！你们动动脑筋思考一下，咱们卖的这些礼品，礼盒都比礼物本身值钱。人们为什么还要买呢？

众人 嗯……/ 这个嘛……

小海 对哦，在街边随便买一点不带包装的不就行了吗？

营销总监 哼，太天真了。那我们还做什么生意？

小海 （挠头）哦…也对噢…

营销总监 你们说的所有这些，也就是“爱”！，在当今社会是不顶用滴，爱对一个人去进行消费行为的说服力远没有一种负能量强大，那就是——恐惧！

众人 ……恐惧……（惊讶 / 思索 / 疑惑—低头做笔记）

营销总监 对于礼品来说，这种恐惧就是维持人际关系的恐惧，人们怕领导给他穿小鞋，怕丈母娘不喜欢他，怕女朋友生气。这就是送礼背后的根本心理机制。

众人 哦~~~！

营销总监 好了，那么，我们在营销过程中要怎么做呢？



游历 吓唬……消费者？

营销总监 没错，非常好！

【众人低头做笔记】

营销总监 不仅要激发消费者的恐惧，更要放大他的恐惧，然后用我们的礼品消除他的恐惧。有了这三个步骤，我们销售的过程就完成了，就 ok 了，钱就挣到手了！

众人 哦~~!!!（点头）

营销总监 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立正！向前看齐！不想赚大钱的男人不是好男人！

【众人开始做企业鸡血操】

众人 不想赚大钱的女人不是好老婆！

营销总监 我们的企业精神是——

众人 没有任何借口！保证完成任务！

华山（小静） 要发财，要成功，要取得权势，我一直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是天经地义的。

营销总监 我们的行动理念是——

众人 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

华山（小静） 整个社会都在给我们灌输成功学的逻辑。这个社会要求我要找女朋友，要有房有车，有高职位，有社会地位，买得起奢侈品，谁更有消费能力谁就更有

道德。

营销总监

我们的销售理念是

众人

顾客多！钱就多！顾客多！钱就多！



小静（戴陌）

另一方面，有房有车变成最低的安全保障，要维持家庭、要养育孩子，大部分人都缺钱。

营销总监

公司给你的——

众人

比我为公司付出的更多！

晨伊

过年老板发了10块钱红包，我觉得老板真是菩萨转世，还有年夜饭吃。我下定决心初一初二初三要好好擦地板，想起来真的感动自己。

营销总监

今天睡地板！

众人

明天当老板！

华山（小静）

但上了这节营销课，我的心里面就乱了阵脚。（不再做操，脱下西装走出队列蹲坐在地）我会困惑，成功学的逻辑，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营销总监

抢先一步！

众人

领先一路！

晨伊

你有病，我有药，这是正常的情况。但是病人的数量却满足不了资本。为了卖出更多的药，它就想尽办法让不生病的人也来买药。这就过了！（脱衣出列，蹲坐在地）

- 华山（小静） 它不断地制造恐惧，制造焦虑，制造欲望，再让恐惧的人通过消费来寻找安全感。
- 游历 我觉得压力好大，一直在挣扎的状态。很难在北京留下来，感觉随时要离开，不管打多少份工，都很难生活，时刻都有危机感。（脱衣出列，蹲坐在地）
- 营销总监 不吃饭、不睡觉！
- 众人 打起精神赚钞票！
- 小海 我怎么感觉……我不是我，我是他们的印钞机！（脱衣出列）我感到一种直观的反感，被压迫的反感。（蹲坐在地）
- 华山（小静） 我觉得很多东西，做着做着跟产品也没关系了，跟人的友爱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工具和形式了。而我，作为操作这个东西的人，也变成了工具里的一环。
- 营销总监 成功永远只属于——
- 小静（戴陌） 马上行动的人！（放下做操姿势）可是时常出现的孤独和工作上的乏味让我厌倦。（脱衣出队，蹲坐在地）
- 营销总监 即使在食物链的上端，你也不会好受。（放下拳头，甩衣出列，蹲坐在地，鸡血操结束）
- 华山（小静） 时间长了，我在这个链条里面裹挟，我肯定就被扭曲和异化掉了，然后我就不再是我了，我觉得很难受，我不想被卷进生产链里，我就离开了这家公司，摆脱了我所讨厌的劳动关系。

第二章 劳动反思

- 叶福智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劳动。（众人聚拢围坐）
- 晨伊 我还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无聊要干点什么事，除了钱和有意思之外，还没有去想别的。钱是工作的动力。
- 小静 我工作一是为了赚钱，二是为了摆脱无聊，但在工作中，还是会觉得很无聊。
- 晨伊 劳动中我失去思考的时间，过于忙碌地去满足别人的需求，劳动塑造了我，另一方面也砍掉了我其他的可能性。



- 游历 劳动中我得到了金钱，成长，也得到了压力，失去了尊严。无论我去哪里应聘，他们都会告诉我“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 小海 都说劳动最光荣。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的劳动从来就没有光荣过。只是活着，帮人家赚钱而已。我觉得我这几年就是在苟且偷生，光荣个鬼，我甚至觉得是耻辱的。
- 游历 现在这个社会，更多的是劳动需要我们，不然就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马路桥梁。而我们只是为了生活而劳动。
- 球茵（福智） 劳动越来越像是消费品，就像人人都得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去购买的商品，有日用品，也有奢侈品，你做什么工作就好比背的什么包包。低薪意味着低贱，高薪意味着高贵。不劳动是可耻的，但便宜的劳动也是可耻的。
- 戴陌 我想过不劳动。
- 晨伊 不劳动会变胖，变丑，没有人知道我，我会不开心。
- 小静 不劳动的时候，会特别颓废，陷入低潮，会有和别人比较而产生的自卑和恐惧。
- 小海 我想起三四年前的夏天，我没有工作躺在出租屋里，垃圾扔得满地都是，半个月不洗澡，不刮胡子，觉得非常渺茫、痛苦和煎熬。
- 李大姐（戴陌） 不劳动还是人吗？劳动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钱也赚到了。没有工作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慢。劳动的时候就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想着赚钱，也会开心。没有事情做就根本不开心，因为做什么事情都会需要花钱。休息的

时候，连喊累都感到不好意思。是不是啊福智？

叶福智

嗯。

华山（戴陌）

我觉得世界本质上是无意义的，创造意义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既然我被迫来到地球上，这种劳动是被迫选择的，我就必须要劳动，必须选择一件事做。

小海

但是来来回回重复一件事，时间长了容易让人崩溃，车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华山（戴陌）

我想着该怎么过接下来的生活，我就像是一个废柴，一直在等待着燃烧。我觉得我能干很多事，我都能干好。我的能量很足，我有方法论，却找不到世界观。

小静

就像一辆加满油的车！（站起）

晨伊

却找不到方向盘。（站起）

【Sun City Girls《Come Maddalena》音乐起，灯光转红，所有演员站起，徘徊盲目地用尽全身力气摸索、舞蹈】

小海

我有名

【灯光转亮，众人逐一站定，朗诵小海的诗《一个北漂的自白》】

戴陌

有姓

游历

29岁

福智

我有快乐

小静

有悲伤

晨伊

没有对象

小海

我是联大的

戴陌

中诺基的

游历

泰莱的

福智

申洲的

小静

富士康

晨伊

简龙工业园

小海

新郑航空港

戴陌

辛德勒西餐厅的

晨伊

我是 7639

小静

11515

福智 6100350
游历 工号 12
小海 我是他们嘴里的 空想家
福智 不现实
戴陌 文艺青年
晨伊 还没有醒的
小静 雕丝
游历 草根
晨伊 单身一族
游历 困难份子
小海 可上述统统的这些
全体 都没有让我的代号终结



第三章 劳动再出发

小海 我想尝试其他行业！（边说边绕着其他演员跑到舞台前，其他演员被绕过后开始穿行）

小静 （到舞台前）父母希望我在老家谋一份平凡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但我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我就跑到北京打工。（下场）

晨伊 （到舞台前）我喜欢动漫，就去了动漫咖啡馆做服务生。（下场）

游历 14年我跑去郑州学吉他，一边学，一边在街边吹唢呐弹吉他，卖唱。学了几年，我就去公益学校给流动儿童当音乐老师。来来来上课啦！

【游历做着指挥，三名演员三重唱《两只老虎》】



游历 我还加入了白化病公益团体，和白化病友一起做音乐。但渐渐地我发现那种音乐也不是我想做的，就是用来卖惨的。直到我加入了8772，8772是病痛挑战的意思，我们乐队成员是由不同的罕见病患者组成，从此以后我不再染发，理直气壮为自己发声呐喊。噢对了，我们还出了新专辑《从不罕见》。

【游历弹着吉他唱歌，走到舞台正中，小海、球茵（福智）、戴陌三人围绕着他穿行奔跑，形成快速旋转的三角矩阵，一边进行各自的劳作】

球茵（福智） 我从互联网公司辞职，想学一门实打实的技术。就去了一个家具厂，做打磨工。

- 戴陌 我妈做的饺子特别好吃！所有的吃货朋友吃过我妈的饺子都会问，“阿姨，你什么时候卖饺子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肯定能火！”“妈，要不然咱们试试？”
- 小海 从工厂出来，我去了上海，第一站就跑到南京中路，因为当时心里很孤独很暗淡，就越想要极度的繁华来刺激自己。就这样扛着行李到处走，走到了苏州河边，看到有人在招快递。
- 球菌（福智） 打磨的工作就是拿着木工砂纸，80、120、240、400，砂纸的颗粒由粗到细，当一张砂纸不再能感觉到木头的粗糙，就换到下一张，摩擦，摩擦，在家具上摩擦。
- 戴陌 一开始只是想着把饺子做出来，每天十盒二十盒，限量，拍照，发朋友圈，当时还有个公众号，叫老娘饺子，老妈有事干，还能挣钱，特别开心。
- 小海 干快递的那半个月，是我打工十几年来最累的半个月，尤其是下午1至4点之间，发件取件、楼上楼下。我从来没那么忙过。但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忙，却感到我身体内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每一滴血都是热的。
- 球菌（福智） 一把椅子要打磨一整天。我看到它一点一点地慢慢起了变化。
- 戴陌 我跟我妈就一块买菜，包饺子，羊肉白菜馅儿，猪肉白菜馅儿。因为冬天的白菜是最好吃的，头天晚上包好，冻上，第二天中午我骑摩托送饺子。
- 小海 送快递为什么自由？因为在工厂里我就像一个机器一样。送快递不一样，一天几百个单子不送不行，你要爬楼梯你要送件还要拿件，还要打电话“先生您的快递！喂，请问张女士在家吗？阿姨请签一下字！谢谢！……”
- 球菌（福智） 我一直以为打磨到1500就是极限了，因为木头太细，已经打磨不进去了。有一天工厂停电，我打着手电，发现打到2000，木屑的灰尘还在跳动。原来简单的工作可以无限的细致。但是如果老板的要求就是600，你只是照着生产标准做，就永远发现不了木头更漂亮的那一面。
- 戴陌 后来应顾客的要求，我们又做起了盒饭。年前最好的时候，一天中午能卖四十份，一份利润五块也能挣个200块。如果能卖80份，就能挣三四百呢。
- 小海 我感觉到我竟然还是有用的，但在工厂我觉得我自己没用，就有你也好没你也好，你不干也有别人去干，但是干快递就不一样，那么多快件要等着你去派，等着你去发。一个件，就是一个事。
- 球菌（福智） 后来，我在劳动交流市场结交了其他工友。
- 【三人背贴背聚拢，三角矩阵凝聚成一个小三角】



- 球菌（福智） 他们跟我说特别羡慕家具厂的工人。
- 戴陌 在家具厂，一个工人自己就能打一件家具！
- 小海 那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 球菌（福智） 在跟椅子的一对一相处中，椅子反而变得陌生。从前，椅子就是椅子，只是一个被我习惯了的日用品。但是此时此刻，椅面、椅背、椅腿，整把椅子都经过我的双手，无论是椅子的结构，还是木头的特性都让我感到惊奇。
- 戴陌 我想到在家庭里大部分做饭的都是女性，洗菜做饭很累，小饭馆也是经常看到女性做饭，工地上也是。但高端饭店却基本上都是男厨师，女性甚至是受到排斥的。
- 福智 对对对！我妈就卖过面、卖过菜、卖过洋芋粑粑、卖过油条、卖过香烟、卖过酒……几乎什么小商品都卖过，还做过水泥工、鞋匠。妈妈是农村出身，既要喂猪干农活、又要外出打工，回家还得做家务，即使大着肚子。没有人帮助她也没有人感谢她，还要被骂。哪怕生孩子的时候，丈夫也不会回来。这是作为女性劳动者独有的压迫。
- 戴陌 把女性给家庭做的免费劳动转化到市场上，证明这些家务劳动其实很值钱。我想通过鼓励我妈创业鼓励更多退休女性做些家庭以外的事。
- 小海 你感觉自己在活着，你感觉你在发挥价值。
- 球菌（福智） 这是需要经过手的反复触碰才能逐渐显现出的木纹的自然反光，跟引诱我们凝视，却又禁止我们触摸的商品橱柜或是购物屏幕上的玻璃反光完全不同，

一种是经过劳动时间创造的光泽，一种是死亡的、静止的、欲望的光泽。我脑中灵光一现，或许，劳动本身的魅力比消费的诱惑要强大得多。

戴陌 不过也有很多比较理想的想法实现起来却有点尴尬，比如我们订的餐盒是环保可降解的，别人成本是几分钱，我们就得一块钱。那些订餐的工人就说——

小海 多给点饭就行，我们用不着这么好的餐盒，我们很糙的。

小海 我觉得劳动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涌动，你就会有精力，有时间，自己把自己调动起来，我们如果认同这个劳动，我们肯定热爱这个劳动。（情绪骤降）但没动多久，只动了半个月。

【三角不再劳作】。

晨伊 （上场）小海，你上礼拜丢了一个件，得赔偿！

小静 （上场）这是你的工钱，你明天不用来了。



小海 就这样，公司罚了我好几百，最后只给我发了九十块钱。（一边说，逐渐下蹲，低头）我只好又回到了工厂。

戴陌 我们一开始也不为赚钱，就想打开市场建立良好关系。

晨伊 你妈妈挺不容易的。

小静 挺有意思的，母子创业。

戴陌 关系建立好了，买卖却黄了。送饭的市场要整修……没关系，我们可以等，

可等到市场修好，家却要被拆。只好把铁锅、地灶、保温桶、餐车都低价卖掉了。这件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一边说，逐渐下蹲，低头）

球菌（福智） 我的打磨功夫熟练了，我想进阶做更复杂的木工！

小静 不不，我们不收女徒弟，木工里只有打磨工可以是女的。

【球菌（福智）下蹲，低头】

华山（游历） （放下吉他）我失去工作的时候跟几个朋友一块总结过，你去打工（晨伊、小静加入蹲三角），无论你是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一个白领。你都会有三个层次的让度。第一个层次的让度，是身体让度。这在流水线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众人做车间组装动作】

小海 你的肢体是没有任何的自主空间的。特别是在上班的时间，让你安装哪个零件你就安装哪个零件，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全身都是完全固定在那里的，你感冒了你生病了你要请假，吃饭的时间都有非常严格的管控，甚至你上个厕所都要申请。肉体的支配权让度给了工厂，让度给了老板。

【华山（游历）拍掌，众人如牵线木偶，双手被华山所掌控，在舞台上移动】

华山 第二层的让度是脑力劳动，特别是那些白领。

【众人腾空坐着，电脑打字动作】

叶福智 白领在上班的时间可以泡个茶，喝个咖啡，聊聊天，在肢体上可能有更多的自由度。但比如老板让你做一个文案，你就得按老板的一些思想和方法，一些你的公司需要的套路去制作文案，而写出来的文案最终的决定权也不在于你。当你坐在电脑前构思这个文案，打这个文案的时候，你让度了自己的脑力和思想。

【华山（游历）拍掌，众人如牵线木偶，脑袋被华山（游历）所掌控，在舞台上移动】

华山（游历） 第三层让度是情感让度。

【众人站起比心假笑】

晨伊 比如服务行业所提倡的微笑服务，就是一个情感的让度。又比如给人打工，做产品的艺术家。那你让度的不光是肉体 and 思想，更多的是你的灵性，你的追求，你对世界的情感表达就都被扭曲了。

【华山（游历）拍掌，众人如牵线木偶，心脏被华山（游历）所掌控，在舞台上移动，华山（游历）再拍掌，众人疲惫散架如坏掉的娃娃】

华山 无论什么工种，都有身体、头脑、情感，这三个层次的让度。资本从不同的人身上购买了这三种东西，只不过配比不同而已。

小海 (醒来)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可我又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哪里?在极度崩溃、极度困惑的状态下,我找到了一个出口(扒开众人冲到前面)——写东西。在产品维修单、在上货报表的背面,疯狂地写写写。(空中疯狂书写)

小海 晚上下班后,我就去网吧,
【其他人头部套上纸箱,如头脑钻进计算机在网吧打游戏】

小海 把白天写的诗誊在QQ空间,不知不觉已经写了三四百首诗了。周围的人都在打游戏。

福智 我们用各自的方式。

游历 陷入一种生活的循环。

小海 在工厂麻木崩溃。

小静 再在精神寄托中寻找安慰。

戴陌 在工厂死了,又在网吧活过来。

晨伊 我们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

游历 有一次,小海试着把他写的诗念给工友听。
【小海爆发说唱表演《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一座座伫立的高楼 那一排排穿行的车辆
在这二十一世纪的搅拌机里塑造这闪烁轰鸣的欲望 在工业厂区的烟囱里散发
着勇敢而无助的呐喊
在商业广场的大道上布满了金光闪闪的彷徨 我们都在历史的车轮下滚动

我们都在历史的车轮下前行 我们都在历史的车轮下疯狂
我们都在历史的车轮下奔向一个个猜不出答案的地方
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像是听到一个流浪者在唱
在那真诚而被忽视的声音里 盛开着漫山遍野的芬芳
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是一个多么纯洁而永恒的梦想
穿过脚下那些曲折的山脉与河流 鲜艳的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高高飘扬

谁能为迷失的心灵点燃一盏明灯 来照亮那些孤独的心房 年轻的心灵在不停寻找
想寻找一个坚定的方向 在这繁华而纷乱的都市中 有谁听见那些心碎的声音
这一片炫彩如谜的天空啊 曾激起过多少汹涌澎湃的浪花 我沿着古老的城墙
一路向西奔跑
你不要问我在找寻什么 我想寻找那一刻亮在心底的星辰 我想寻找那一朵开在梦田的野花
我想寻找一个渴望已久的大大的拥抱 我想要回家 我想要回家

游历 (站起用自己头上的纸箱压制住小海) 小海, 这些诗好是好, 可是对我们的生活——
众人 (站起压制小海) 又有什么用呢? !
小海 是啊, 写诗是我热爱的劳动, 但是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用呢? 我感到特别的孤独、无助。我痛恨我自己。(垂头下蹲)
【暗场】

终章 / 尾声 光荣劳动

【依次出场】
晨伊 有一个世界。
游历 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
小静 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叶福智 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

小海 上午打猎
晨伊 下午捕鱼
小静 傍晚养猪
戴陌 晚饭后从事批判
游历 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叶福智 如果这样一个世界可以实现，
小海 劳动就能实现完全的自主性和全面的流动性。

【全体演职人员上台，形成歌队，合唱《劳动者赞歌》】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 踏上了征战的路途
为了生活而奔波 为了理想而奋斗
我们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有智慧和双手
我们用智慧和双手 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
(赞歌舞)

风里来雨里走 一刻不停留
汗也撒泪也流 昂起头向前走
我们的幸福和权利 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 劳动者最光荣
(谢幕)

《我们2s·劳动交流市场》剧评：劳动真的光荣吗？

/ 龙哥

11月23-24日,《我们2s·劳动交流市场》在国话先锋圆满完成了两场表演。“在现今,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意义何在?”六位新工人剧团的成员通过自述自身的劳动经历,向自己也向观众发出了这一疑问。在虚拟的“劳动交流市场”空间,六位劳动者中有人厌倦在南方工厂里终日 and 流水线同一转动,北上转行做无保障但“自由”的临时工;有人换了好几家服装厂工作却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有人是西装革履的小白领,每天不断被灌输着一套妖魔化的营销学和成功学鸡汤;有人怀着一腔热情追求演艺梦想却被逐利化工厂化的演艺圈浇灭希望;有人因患白化病遭受社会的偏见与歧视,寻求不到社会认同;有人畏惧同学的评价,不愿让母亲骑着做煎饼的电动车来学校……

在这个现金堆沓的魔幻世界里,金钱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劳动也不再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它成了累苦的代名词。于

是人人厌恶劳动,人人幻想着不劳而获。而劳动就像《放进我们的手掌》里唱的“劳动的价值被风吹着,在天空中轻轻飘荡”。异化的劳动在现今比比皆是,最近互联网行业的裁员事件便是明显的例子。努力完成绩效要求、每日每夜加班,即使这样敬业地工作也抵不过老板裁员的一句话。

回到戏剧本身,他们虽然各职不同,却在现今有着相通的苦难。然而不像一般描述劳动者的脸谱化戏剧,在这部戏里,他们不是苦难的无声承受者,他们是自己的发声者。他们在舞台上表达对自己身份的理解和对劳动的反思,通过直白的语言直接将充沛的感情传达给观众,这是新的劳动者形象。而这种非传统、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以及非职业演员的质朴也是一种新的艺术力量。戏剧最后,对劳动意义的探寻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演员们的自述赋予了戏剧的强烈的感染力,引起了青年们重新思考劳动这一话题。

青年 A：何为劳动，为何劳动？为何必须要劳动？劳动划分出高低贵贱又为何？

在劳动交流市场中，对于绝大多数的工友们而言，劳动真的最光荣吗？

体力劳动有体力劳动的局限，脑力劳动有脑力劳动的悲哀。这部剧涉及的更多是体力劳动的底层工友劳动生活的真实场景，但剧本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以他们为例延伸到“劳动”这个概念本身，值得肯定。遗憾的是着墨虽不少但节奏仍过于紧凑，不仔细梳理一遍的话很难有更深的体会与感触。

就我个人而言，这部剧抛除细节上或多或少欠缺，仍不失为一部真诚的“自白书”，观众的眼睛是很难移开的。当“劳动最光荣”又一次在片尾响起，那响亮的声音更像是带着血的呐喊，让人想跟唱，却迟迟开不了口……

青年 B：剧中的角色的叙述引起不同人的共鸣。流水线上的非人待遇，日结工的“自由”和脆弱，家人的期盼和负累，成功学逻辑下拼命之后的空虚，自己和上层的差距，社会不把自己当人的对待……囊括劳动者现代生活体验的各个方面，揭示劳方与资方的对立，劳动并不是人的本质、不能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状，“劳动”在现代社会被淡化被忽视甚至被贬低，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开场将实体的劳动与许多含有“劳”的词语一同展现，也许意在给越来越脱离“劳动”概念的观众们带来冲击，但是这些词汇却略显混乱和术语化，让人产生了疏离感。

整体上话剧又因缺乏内部逻辑和关联显得切换突兀，较为跳脱，想要表达的内容过多而不够深入，依靠浓缩和抽象的语言试图从更宏观层面拔高主旨，引发观众思考。

青年 C：要素过多，是我对这部戏剧最直观的体验。

不管是那个极其现代艺术的布景（尼龙布上粘满各种元素），还是风格化的舞台打光和调度，都让整部的视觉基调像一场梦境。但是整部剧讲述的又是几个十分现实的故事。这种故事与表现手法的冲突固然有意思，但有时候会让观众迷惑，反而会让观众怀疑起故事的真实性。

然后就是整个剧本内容比较复杂，而且一个人可能演多个不同角色。这一方面会让不熟悉这个剧团的观众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另一方面会使每一个故事的份额压缩的比较严重导致没有讲清。

我觉得里面那句“我有了方法论，却找不到世界观了”特别扎心。就感觉这好像是一个必然的成长阶段，就是小时候有梦想但是没有能力去追，但是等你有能力去追梦的时候，你却又迷失了自我而找不到方向了。这种冲突特别真实，特别扎心。

然后剧中其实不只是对梦想的思考，还有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思考。但是正如很多这类题材的剧，到最后其实也只是在舞台上进行一二次的质问。这些社会问题真正的解决办法，真的太难找到了……

（选自公众号“激流 1921”）

栏 目 责 任 编 辑 : 万 华 山 / 小 海

文学讲座

史诗般的写作：意大利工人文学的背景、题材与风格

/ [意大利] 费德

内容简介：最近几年，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开始出版“工人书写系列”，目的是大力推动意大利新工人文学的兴起。何谓“新工人文学”与“新工人作家”？如今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怎样的工人书写？其特点如何？

2017年9月，意大利最为著名的工人作家写了《新的 working class 写作：以面包与玫瑰的名义》一文。标题中的“我们要面包，也要玫瑰”是指20世纪美国工人运动的口号，面包比喻要饭吃，玫瑰比喻要满足文化需要。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介绍21世纪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不同国家的新工人叙事与新工人作家。文章中写道：“最近从中国传来一本关于工人文学‘畅销书’的信息。（意大利）《国际》期刊于2017年5月12日报道，有一位从农村到北京的女工通过短篇小说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一优秀的短篇小说把阶级和性别问题交织起来。作者是一位女性农民工，更准确地说，她是‘新工人’，因为这才是这些打工人用的自称。《我是范雨素》是一篇十分特殊的工人故事。作者出色的叙述能力得益于她在故事里所提到的阅读习惯，同时她在北京城外的皮村也参加过为新工人办的写作学习班，这肯定也影响到她的写作能力。”

范雨素的故事为何对于生活在这么遥远的国家以及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一位作家来说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这位作家叫阿尔贝托·普鲁内蒂 (Alberto Prunetti)。普鲁内蒂早已开始写工人故事。他目前当翻译，已经离开体力劳动，但过去在意大利和在英国打过工。他的老家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皮奥恩比诺市镇，该镇是意大利以炼钢为主的工业中心。这里工人运动历史悠久，最近几年反对工厂关闭的社会运动也特别多。最近，意大利阿雷格里出版社（该出版社以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的举办城市命名）开始出版“工人故事系列”丛书，普鲁内蒂担任负责人。

普鲁内蒂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写于2012年的《石棉》，该小说写的是他父亲的故事。普鲁内蒂的父亲是一名工人，但因常年在工厂工作，吸入过量石棉纤维而去世。《石棉》开端如下：“我想这个故事没有真的发生过。我想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只是作者的虚构而已！然而，现实来了敲这些书页的门。想象力像石膏板似的修补了记忆的破洞，并且重写了一些往事，以便更好地写出一个生活与死亡的故事，一个工人的传记。”

这一段虽然很短，但是彰显出这位新工人作家的许多写法上的特点。首先，是什么推动他开始写作品？就是他的社会现实背景（“现实来了敲这些书页的门”）。他写的不完全是虚构，他甚至想“这个故事没有真的发生过”。当然，写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内心的、灵魂的需要，但在一定程度

上，作者的现实意识“迫使”他开始写作。同时，他写的东西也不能叫非虚构，因为虚构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只有虚构才能够把现实的故事打磨成既有吸引力又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想象力……重写了一些往事，以便更好写出一个生活与死亡的故事”）。此外，作者也能够把自己忘记的东西虚构出来（“想象力……修补了记忆的破洞”），所以这部小说只能说是以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来完成。我们在这里看得出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普鲁内蒂经常使用比较粗糙的语言，他的作品里有很多富有工业技术感的词语，这些词汇给他的写作带来了鲜明的工人烙印（“想象力像石膏板似的……”）。最后一个特点，大部分新工人作品（包括普鲁内蒂的小说）写的是两代人的故事，父母象征老工人，主人公（一般是作者本身）象征新工人，他们之间不断发生对话及矛盾。

那么，这位新工人作家为何关注到了范雨素的文章？一方面是因为，普鲁内蒂等作家如今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意大利工人文学。与过去的工人文学最基本的不同是，新工人文学是工人本身的产品，而不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作家替工人所写的产品。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当下这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像欧洲和中国这样相距遥远的地方也不能逃避彼此的影响。比方说，西方人天天拿在手里的手机也许是中国工人制造的，这在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小海的《中国工人》一首诗中表达得很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 Made in China 的神秘字符疯狂流淌到四大洋 / 和七大洲的每条河流与街道的中心），而同时，

就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价格比较低廉，很多欧洲公司会离开自己的国家搬到中国（或者其他不发达地区）来，但这个外迁过程恶化了欧洲工人的失业情况。所以，一位意大利工人作家对中国新工人文学感兴趣并非不可思议，并非偶然。

一、意大利新工人文学的历史背景

要了解意大利工人文学，必须先了解意大利当代工人阶级的背景。实际上，意大利工人文学产生于上个世纪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光荣斗争和重大失败。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意大利的工人运动是全欧洲最强烈的。1945年意大利人民战胜了意大利法西斯专政和德国纳粹侵略者，得到了解放，建立了如今的意大利共和国。当时，参与解放战争的大多数是贫穷农民和城市工人。虽然在解放战争后，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和进入意大利的美国军队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权力，但工人也在战争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锻炼了十分坚定的斗志。40年代的意大利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如果是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算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主要是从50年代开始，当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受战争破坏的西欧国家进行经济援助，这也推动了意大利“经济奇迹”的出现。随着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工人阶级的数量猛增，成为十分庞大的阶层。可是，当时意大利社会并不平等，“经济奇迹”的大部分成果被资产阶级享受。难以忍受的长工时、低工资以及从意大利南部跑到北部的打工者们的不良的生活

条件等因素，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斗争高潮。

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是西欧抗议最重要的时期，并在1968年达到高潮。高潮的顶点就是著名的反战、反资本主义、反官僚的“六八”运动。这是左翼学生发起的反对不平等教育制度的运动，对促进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六八”运动的特点是，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联合起来，而且主张社会革命的组织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取得了十分辉煌的胜利。比方说，1969年每个企业都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工人首次得到了代表权。1970年“工人宪章”获得通过，工人宪章就是保护工人权利的集体法律，主要的规定是保证无理由被解雇的工人在本单位恢复工作的权利。

可是，这段时期以后，早已试图加入右翼政府的意大利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和意大利总工会成功地把工人运动拉回体制之内去了。1978年，总工会承认了政府调低工人薪酬的政策，这就意味着放弃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最关键的时刻还没有来临。1980年，意大利最为著名的汽车制造公司菲亚特开除了一万多名工人。菲亚特的工人马上就开始罢工，罢工一个月多，但总工会不支持工人斗争到底，菲亚特公司成功地把工人分裂了。蓝领和白领之间分裂造成了这次大斗争无法成功。这是历史性的转换，因为这次大失败之后，意大利工人运动基本上不存在了。我的意思不是从1980年以来工人没有斗争，斗争仍然有，但是20世纪有组织的、有意识的、有团结的、主动性的工

人运动基本消失了。

除非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如今工人阶级的客观状态和意识形态状况。工人阶级的回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失败，以及传统的左翼政党的“温和化”（有人称之为背叛）都成为我们时代的基础。

除此之外，从80年代开始，大资本全球化、工业自动化、以及所谓的消费社会的兴起就形成了新的社会叙述。生产越来越往南方世界搬迁，意大利国内的工业劳动力也越来越被亚非移民工所构成，这些因素使得人们就以为阶级斗争消失了，人们都成为了消费者，人们都成为了中产阶级。这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胜利。按照这种叙述，工人仿佛也不存在了，起码已经不是历史主体。普鲁内蒂也说道：“千万别提工人阶级了！大声地重复说：工人阶级不存在，工人阶级不存在，工人阶级不存在。说完了再上网买一个在中国某个工厂装配的U盘，自问一下这个U盘从上海到意大利是被多少工人的手摸到的。”

可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突然来到了。这个时候，许多工厂破产了，无数的工人被解雇了，天天罢工，天天游行。政府试图解决危机并采取了措施，试图拯救大银行和大公司的同时，也剥夺了劳动者的权利，削减工资，大力进行劳动的不稳定化。年轻人的失业率提高了，找得到的工作都不稳定，消费能力降低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恶化了，这影响到了全部的经济制度。这个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所造成的，但是它的代价

是老百姓要承担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工人阶级依然存在，尽管没有以往的力量与团结。可是，这个新工人阶级比20世纪工人阶级复杂得多。20世纪工人阶级主要是由白人男性构成的，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而21世纪工人阶级的骨干是亚洲移民工，女工比以前多，许多老工人对传统的左翼失望了，大部分的年轻工人对工人运动的历史和传统一无所知。此外，除了工业劳动，如今的工人也从事服务业，当快递员、底层白领等等。这其实在某个程度上跟中国新工人差不多。

因此，回到文学上，在这种大失败和工人历史勾销的背景下，新工人文学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重构工人历史回忆，就是让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之下长大的这一代和下一代知道20世纪的工人运动的历史与贡献。普鲁内蒂的一部小说中有非常动人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作者的父亲告诉他：“你们找不到工作还是可以离开意大利到别的地方去，我在这里跟你们说，走吧，赶火车离开这个看不见未来的意大利，但我提醒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所坐的火车和带你们远走的铁道都是你们工人父亲们制造的。”这虽然是作者和他父亲的对话，但是象征着意大利老一代工业工人与新一代经常跑国外找工作的工人的对话。

为何一定要通过文学这种媒介来完成这个任务？文学当然不是唯一有效的媒介，但确实是社会底层能够直接发言的媒介。普鲁内蒂认为，工人一定要占领文学这个长时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的领域。正如普

鲁内蒂所说的：“你要羞辱和冲击某个社会群体，首先一定得把它用自己的语言发言的权利拿走。要让别人‘解读’它，替它发言。原住民也好，妇女也好，目前移民更加如此。工人也不例外。工人故事总是得被知识分子讲，尽管是先进知识分子，但还是中产阶级在替工人讲工人故事。仿佛工人无法自己写出自己的故事。他们能写日记，能写自传，都不过是经验的痕迹而已，等待资产阶级（通常是男的）知识分子来解读。”

普鲁内蒂也写道：“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这种书写是现在才出现的？为什么七十年代没有出现？当时，劳动是很重要的主题，工人阶级的社会斗争也特别强烈。我所找到的答案是，书写如符号，在缺席和距离当中才会形成。书写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工人阶级强的时候，不需要书写；当时，它实际上独霸一方。如今我们需要改造一个完全被毁坏的意象，需要从文学和斗争重新开始。”所以，工人阶级进入了这个十分不确定的历史阶段，也充满了对工人的身份、本质和历史重新思考的要求。大资本成功地破坏了工人团结吗？传统的工人组织已失去反攻能力了吗？那我们通过别的方法，通过文学去重新肯定工人阶级的共同历史和诉求。皮村打工艺术文化博物馆的口号不是说“记录工人文化历史，倡导劳动价值尊严”吗？意大利新工人文学肯定也会认同！

二、意大利新工人文学概论

总而言之意大利新工人阶级文学（working class 文学）是在工人运动大失

败的历史背景下所兴起的。接下去，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何谓工人文学？

普鲁内蒂对何谓工人文学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回到他上面的文章里面去看看：“我说 working class 写作是指在非工业化时代从内部视角来写的、关于工人世界的故事。作者应该是下面的一个：一、工人本身；二、在老工人阶级社会环境中长大的工人子女；三、不稳定地从事务工、服务和家政的新工人阶级，贫穷的劳动者、所有无业者、计件劳动者（包括智力劳动者在内）、工资低的劳动者和临时工所组成的新 working class。”

这里很明显地说，工人作家应该是亲自经历过劳动的，或者至少在工人家庭所出生的人。为何如此？上个世纪的意大利（包括法国、英国）工人文学一般是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写的。这当然并不是说非工人的作家不能写关于工人的故事，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工人文学最基本的意义应该是工人自己发言，打破知识分子作家替工人发言、“解读”工人的现实。据普鲁内蒂的想法，工人作家应该非专家。这当然是普鲁内蒂个人的理解，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理解是错误的。比如，郑小琼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打工诗人之一，但她讨厌“打工诗人”这个标签。她因为受不了社会对打工者的偏见和歧视，所以认为作家不能让这个身份与题材遮蔽了自我。反过来说，普鲁内蒂等意大利新工人作家认为，这个社会与文化身份是需要肯定的，因为是打开工人自我审美的钥匙。百家争鸣吧！

意大利工人作家需要克服两种比较普遍的偏见。这两种偏见都以为，是工人就不能当作家，当作家就不是工人了。第一个偏见是“纯文学”作家的偏见，他们认为工人没有资格去搞文学，因为工人的审美能力不足够，写不出来好的作品；而第二个偏见是工人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当作家就是脱离了工人，之所以会有这种偏见，是因为部分工人认为文学是高贵的、遥远的事情。普鲁内蒂对两个偏见的反驳很好玩儿，他说今天读者少，书卖得不好，要靠写作吃饭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搞文学的人也脱离不了社会底层。他是开个玩笑，但现实就是如此。主要的是，带着“工人作家”这个标签有个好处，即能确认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也能够搞好文学，能够搞好编辑，能够搞好翻译，能够参与各种各样的文化劳动。

上面一段里面也有另一个问题。普鲁内蒂用的是英文 working class，就是工人阶级或者劳动阶级的意思，原文也如此。正如他说的：“工人阶级的确是存在的，但正在不断地变化，已不是过去的那种工人阶级。我之所以用 working class 这个说法，就是因为需要这种区分。我们对传统蓝领工的意象是满手油的白人男性，这种意象来自于金属焊接工人，当时意大利工人阶级斗志昂扬的部分。可是，实际上工人阶级有许多不同部分：工人群众、技术人员、流氓无产者、无业者、工人贵族等等。英文 working class 即劳动阶级是指所有的为了得到工资而必须出卖劳动力的人。”

说实话，我个人不太赞成用 working

class 这个英文名称。对我而言，采用英文也反映了我们对工人的意义还保持着一定的困惑。“工人阶级”这名称，今天恐怕是一个谜语，一个秘密。什么叫做工人阶级呢？不知道。同时，“工人阶级”也仿佛是一种神圣之言，重新解读它的意义，有点像要来污染它似的。另外，可能在某个程度上，我们也会受到我们时代的影响，工人阶级不仅是解读不了的概念，更是一种禁忌，一种说不出来的词汇。小海在《中国工人》一诗中写道工人“沉默如谜”，但在这里工人并不沉默，而通过书写在不断地发言，不过我们还是不敢用“工人”这个名称，结果 working class 作家在这一方面上“发言如谜”。

三、意大利新工人文学的“任务”

普鲁内蒂《新的 working class 书写：以面包与玫瑰的名义》这篇文章可以视为一种工人文学的宣言。除了分析新工人文学的起源之外，笔者也指出这种文学的任务，并且强调它的特点。我现在去跟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这些任务和特点，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同时，我也要分享一些新工人文学作品的内容，这样一边讲理论一边讲实践。

新工人文学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反对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

为什么反对性别歧视要放在首要位置？性别歧视真的是工人阶级最要紧的事情吗？比如在美国，特朗普对部分白人阶层有特别的号召力，就是因为一些社会阶层的白人男性认为自己被女人（特别是黑人女性）淘汰

了，这当然并非事实，只是右派为了选票而利用对传统左派已失望的白人男性的恐惧，所以工人文学为何不要强调白人男性而要坚持强调性别歧视？事实上，西方主流左派以保护女性与非白人的借口抛弃了白男工人（实际上抛弃了全部的工人），所以这些被剥削的、也许失业的、非政治化的白男工人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心态中。因此，普鲁内蒂在另外一篇文章强调，写工人故事一定要肯定白男工人的贡献和地位，但同时也要承认我们眼中的工人阶级的结构与老工人阶级主要有两个不同。

第一不同是，老工人阶级主要是男工，所以他们的思想里也会带着一些男主女从的观点，而今天呢，女工比以前更是全部劳动力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们对老工人的想象是：他一般和其他男工友在一块儿，一起上班，一起玩儿，一起喝酒，一起踢球，女的则在家里当母亲或者妻子，她们留在幕后，不发言，不出头。新工人叙述应该脱离老工人阶级所保持的性别歧视习惯，并承认工人阶级中女工的存在和重要性，让他们脱离隐形衣。

除了女工，另一个长久被忽视和歧视的是同性恋。难道同性恋者不当工人吗？8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矿工大罢工，反对英国政府关闭大部分所谓的不盈利煤矿。矿工罢工整整一年，从1984年3月持续到1985年3月，这场罢工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工人斗争之一。那个时候，伦敦一个名为“男女同性恋支持矿工”的同性恋组织开始为矿工捐款，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工人运动和同性运

动第一次联合起来，克服了彼此的歧视和怀疑。

第二不同的是，移民工已成为意大利劳动力的骨干，也还是最受剥削的群体，而主流的叙述就是说他们来欧洲各个国家是偷走了本地人的工作。这种修辞的结果就是分裂工人，破坏工人的团结，资本就能坐山观虎斗。

总之，新工人文学承认这两不同点，就是清楚地显出当下工人阶级的结构是多元的，是混血的，使这些人物（女工、移民工、同性恋者）脱离了隐形，这样才能够表现出来工人阶级多元一体的特征。虽然现在白男工人还会保持一些歧视观点，工人叙述应该多有白黑、男女等工人，强调他（她）们的共同点，把阶级、性别与种族交叉起来，这样才能够叙述新工人的现实，不断地提升和改变读者的世界观。

二、叙述工业和环境的破坏。

什么叫工业破坏？就是非工业化以及非工业化所导致的大量失业。什么叫环境破坏？就是非工业化过程中所留下的环境污染。所以，叙述工人的生活 and 劳动环境一定要接触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属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也破坏了他们的身体。比如普鲁内蒂在他的小说《石棉》中就是讲他父亲因为一种“环境污染”导致的癌症与死亡，似乎这种环境污染成了工人肉体的一部分，完全改变了他们跟周围自然的关系。

三、采用工厂和劳动的语言。

工人作家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技巧带人文

学，即多用一些跟机器和其他工具有关系的词汇进行叙述。工厂和劳动应该成为工人作家的“词典”，同时这种“词典”也要进文学的领域里面去。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表明工人也有一定的技巧，有一定的能力，除了会干体力活外还会动脑子。比方说，在工人作家瓦莱利奥·蒙特文提（Valerio Monteventi）《铁锈、机械与自由》这部小说中，这个特点是从书名就可以看得到的。小说中有很多工人的口述故事，他们讲自己的工作非常详细，虽然没有经历工厂劳动的读者也许看不太懂，像看一张机器说明书，但其他工友肯定能够看得懂，所以这本小说在这一方面上的成就很大。

普鲁内蒂的小说《108米》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以普鲁内蒂亲自在英国打工的经验以及他亲历的工友的故事为出发点，接触到我们时代的国家新工人阶级的一些历史问题、现实的困局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另外，这部小说的实验性特别大，包括虚构与非虚构、底层的崇拜化与高贵的低劣化、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父亲的（即老工人的）回忆、作者（即新工人群体）所面临的挑战。《108米》把“工厂的语言”变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技巧。举个例子：“我学的概念像油腻溜进发动机似的溜进我的脑筋里去，一点泡沫都没有，全部清洗染着气缸和活塞的煤灰。（……）其他同学是读书，我则以脑筋把书全部读破，新陈代谢之后把它变成东西——工具、比喻、制造思想的车间。”作者所用的比喻都来自于“工厂语言”，特别是以清洗工业机器的过

程比喻自己读书的过程，并且描述自己的书写为一个“制造思想的车间”。小说中“我”是工人的儿子，所以他以“工厂的语言”表达出来自己的世界观。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工人的儿子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自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非常明确的修辞方式，是为了破坏资产审美的优越感，加强对所谓底层的尊重。这样，普鲁内蒂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工人作家身份，确认了文学性也能够依靠非高贵的，甚至非“纯文学”的语言。

皮村文学小组成员郭福来《我的诗篇写在工厂》一首诗在某种方面上有点相同，诗中写道：“我的诗篇写在工厂 / 一堆堆僵卧的铁管、方钢 / 沉睡在车间、库房 / 它们了无生气，浑浑噩噩 / 像俗人一样困惑、迷茫 / 经过我的焊接、打磨 / 突然间 / 变得像鲜花般漂亮 / 不，更像优美的 / 诗句一样”。郭福来这首诗中都有工厂有关的词语，而同时，他以诗歌的活力把一个一般的、灰暗的、单调的车间变为充满着诗意的空间。所以，这首诗表示，工厂这个空间也能够成为文学的材料，文学性与审美并非资产知识分子和专业作家的垄断。

四、意大利新工人文学的特点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普鲁内蒂所提出的新工人文学的特点。

一、拒绝诉苦的写法。

写受苦和受害是老工人文学或知识分子为工人写的文学的特点，但完全忽略工人在劳动剥削之外的生活和欲望，写出的是工人固定刻板形象，而非工人的现实生活。就

是说，下班了以后，走出了工厂以后，工人还有一个生活！工人也会踢足球呀，聚会喝酒呀，也会吵架呀，但这些东西在老工人文学中基本上是不见的，这恐怕是因为知识分子总从特别有限的角度来看工人。另外，工人不是沉默地、被动地受害的，工人是社会进步和变化的推动者，甚至曾经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主人公。

二、采用批判性幽默（讽刺）。

要写文学（小说或诗歌），语言一定应该灵活一点儿，显出自己的特色。新工人作家不要采用严肃的修辞，他们应该把自己与工友之间日常的语言成为新工人文学的文学语言。这手段主要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语言上靠近工人群众本身，靠近工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问题；第二个好处是，使工人文学作品更有活力一些，也能够加强作品的针对性。《108米》中写道：“很久很久以前，本人在玻利托一家意大利披萨店打黑工。面粉、闷热、辛苦。对除了菜单上的词和 Silver（作者的工友）的破坏英语之外而基本上没学成英语的愤怒，理由是这三个月我一直被关押在饭店厨房里。不算收入的收入。特脏的公寓。没休息日。工资不到英国法定的最低工资。节日也不放假。没保险。加班免费。A great Italian family（大意大利家族），是不是？我们是出国的人才，整天和面拼命，好像与没有明天似的北非移民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算是出国的高级人才，而并非无路可走的移民工。我们是找机会，他们呢，他们则是逃难。”

这一片段的背景需要简单解释。从90

年代开始，意大利接受了非常多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北非、东欧及中东，他们是由于要逃避自己国家的贫穷、失业或者战争而过来的，但是很多是非法移民，所以在意大利日子过得很难，像没有本地户口一样，没工作的就面对着被遣送的危险，所以他们为了活下去就不得不接受任何能找到的工作。而最近几十年，意大利本地人也开始出国找工作。最开始，离开意大利的是高技术人才，他们是因为在国内无法找合适的工作才出国的。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意大利就业比以前难得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国打工，他们在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所能找到的工作并非高技术工作，跟迁往意大利的移民工没有多少差别。可是，许多出国的意大利人还保持一种优越感，以为他们还是高级人才，跟那些底层移民工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普鲁内蒂在这一片段用非常讽刺的语言说，“不好意思，我们其实和他们一模一样，我们都是流浪的新工人。”

三、集体责任感的态度（我即我们）。

“我”作为工人作家写自己的故事，不仅是为了自说自话，而是说“我”的（“我”家人的）工人故事属于工人阶级集体的故事。毫无疑问，“我”的故事在一些方面上是独特的，但是，我们都无法逃避我们所生活的历史条件。“我”（“我”家人）所面临的问题、经历的艰难、无法解决的困局与寻找出路努力不仅是“我”的（“我”家人的），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带着“我”时代、“我”阶级或群体的烙印。因此，工人作家写“我”就是写一种模仿，是普鲁内蒂所说

的“工人英雄”。

这种有责任感的态度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自己找出路不要忘记工友，而要一起找共同的出路，所有工友能走的出路。普鲁内蒂的小说《108米》把这一点写得很清楚：“非常明显，这小孩子长大了非常饥饿，饥饿死了，学习的饥饿，看书的饥饿，活着的饥饿，改变世界的饥饿。礼仪是吃饱的人才能够纵容的特权，而一个从小经常吃栗子充饥的矿工之子不用操心。对像他那类的孩子来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反抗不平和滥权，哪里能讲礼仪呢？所以，他需要学习，也需要坚持这样的精神，就是栗子精神。否则，学习只是望子成龙，不断地竞争，学会怎么骗他人。口袋里带着栗子而去学习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就是为了解决百年的罪恶。”

张慧瑜老师正好在上期《新工人文学》介绍李若小辑写道：“李若的文章虽然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故事，但这些个体的故事却代表着新工人群体的生活，成为这个时代新工人历史处境的文学见证。”这就是普鲁内蒂所说的工人作家责任感的意思。再说，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万华山写过《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人》一诗，最后一节写道：“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人/我的工友来自祖国的四方/他们挟来酸甜苦辣众味的友谊/我们用辛勤粗糙的指头/在旷野孤寂处齐齐奏响。”在万华山这首诗中，“我”不是一个人，也是因为“我”所经历的也有别人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的成分。

四、超越现实主义小说，实验不同的体裁与表达方式。

这可能是20世纪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最不可接受的一点。普鲁内蒂认为，现实主义绝对不是不可逾越的关山，尽管它是20世纪工人文学经典最普遍的，甚至唯一的体裁。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没有好处，或者过期了，而是说新工人文学只有充满现实性才能够加强工人作品的说服力和针对性，以及全面发挥文学的可能性。

这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表达方式。从18世纪开始，特别在19世纪，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打败了贵族阶级，成为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统治阶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贵族阶级掌握文学领域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也需要一个文化的武器。现实主义之所以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文化武器是因为现实主义小说能够反映社会的沧海桑田，这正符合正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阶级。当然，现实主义也可以为社会底层服务，像英国狄更斯或者法国雨果。但是回到我们的讨论，普鲁内蒂还是认为新工人作家应该努力试试创造新的表达方式。

普鲁内蒂在《108米》中写道：“那些陌生城市的一切百货店，那高街的各家商店，也许实际上是所有跨国公司之母克苏鲁的手握。恶劣的克苏鲁有限公司啊，一个头部像章鱼的怪物克苏鲁啊，资本先生，摩洛哥，大鬼怪，极寒的沉默的妖气。他又是铁娘子之鬼，表现着黄金与钱币的幻影就奴役了无数代人。那隐隐的、胶状的半鱼半人怪物以死亡女爵的形式意图破碎一切的反抗，以便建立他吸血鬼般的大公司的统治。”

这里的铁娘子和死亡女爵是指 80 年代担任英国总理的撒切尔夫人。她所领导的政府大力冲击了工人运动，并且成功地进行英国社会的彻底公司化与商业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大胜利。对于真正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束手无策地目击过去所获得的权利一个被破碎的工人来说，确实像恐怖电影一样！普鲁内蒂认为，用传统现实主义表达方式无法完全表达出来当时工人的心态，所以在他平时非常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多加了一个荒诞的、恐怖故事般的成分，就是撒切尔夫人的鬼不断折磨主人公。实际上，折磨主人公的鬼就是折磨底层人的新自由主义。

这种叙述方式为何显得成功？我认为，就是因为非现实主义元素是放在十分现实主义小说里面的。我们看一部恐怖小说就当然知道不是真的，不会把它当作现实，哪怕有的恐怖小说很有效地针对我们心理忧虑。现实小说呢，才是更可信的，我们一般不会怀疑的，所以在这种语境中突然出现上面的情况。我们就不会觉得完全荒诞，而更愿意认同这个比喻的力量，但为了这样，作者需要多敢于实验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融合的可能性。

五、反修辞语言

什么叫修辞语言？换个话，修辞语言也可以叫做政治语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工人是历史政治主体。工人文学这个名称也充满了政治和历史意义。提到工人文学，人们一下子就会想到了上个世纪工人阶级为了理想未来的光荣斗争，但如今因为一系列历史原因，我们眼中的状况恐怕是完全

不同的。今天，依旧不变地写工人故事，恐怕意味着脱离了现实生活。因此，当代工人作家要拒绝崇高的语言，以工人的肉体 and 日常诉求为出发点而写作。

蒙特文提的小说《铁锈、机械与自由》，就是把作者的自传和其他工友的口述历史放在一起。很简单地说一下情节，作者的父母都是工人，两位都是意大利共产党员，所以作者受到了他们的政治影响。上大学的同时，作者也开始参加劳动，在一家工厂工作，后成为了这家工厂的工人领导。这就是“六八”运动所发起的 70 年代工人斗争高潮，但是在作者的工厂里工人和工会之间产生了分裂，因为意大利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支持调和。之后，作者因被诬陷为恐怖分子而入狱，离开监狱之后就开了一家小出版社。最后，作者回到某个监狱去了，但这次他是开了小车间，为的是培养囚犯的能力。同时，跟囚犯也进行一些艺术活动。小说的尾部主要是记录他们的故事，小说中的人大部分都是移民工，是意大利新工人。

就在尾部，蒙特文提写道：“总而言之，我越来越愿意‘承认’，除了斗争之外通过别的方法也可能改变生活。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学会跟别人和谐地在一起，把每个人性格的极端像机器似的软化一下，无论是骄傲等不良的行为，还是其他天天遇到的狗屁。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角度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轻松。”这里很明显，目标不是改变世界、建立平等的新社会制度，而是把日常生活变为更理想。当然这个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全社会的改变，但与传统工人运动的斗争

方法已经离得很远。再说一句话，传统的工人阶级肯定“劳动最光荣”，而在这部小说中，70年代在车间工作的作者认为，劳动并不光荣。劳动是被剥削，是危险，是疲惫，所以劳动者要找一个出路。这并非只是作者的个人想法，因为在这里，作者无非是代表着我所说的“大失败”之后的对传统的组织和概念已失望的工人。他（她）与其他工友一样，不把自己视为历史主体，而是试图为了使自己 and 工友过得更好而做一点事的个人（们）。

六、绘制一本“工人回忆之图集”。

新工人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工人的回忆呈现出来，拒绝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人历史遗忘。我上面已经提到了普鲁内蒂小说中的老头告诉准备离开意大利去国外打工的儿子，一定不要忘记带你们远走的铁道都是你们工人父亲们制造的。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对自己爷奶甚至父母的时候的劳动现实一无所知。文学书写能够讲述那些在历史书中出现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把工人的历史从无名和无声状态拯救出来。

对于我个人来说，印象最深的新工人小说就是普鲁内蒂的《108米》。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小说的一个人物，因为我觉得跟这个人物有关的叙述方式充满了许多新工人文学的特点，比如幽默、劳动的语言、底层的崇拜化以及崇拜的底层化等。这个人物叫 Brian，也是真人，他就是作者的英国工友。他们都在一个超市工作，打扫厕所。Brian的特点是，他是一位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之前在电台从事朗诵莎士比亚的戏

剧，被炒鱿鱼了以后就到了超市工作去，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碰到了一起。普鲁内蒂所用的语言也强调这种混合，厕所里面排便的回声，冲水和干手器的声音，抽水马桶哗哗地喧闹被描述为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接下来我们看看普鲁内蒂如何描绘 Brian 的工作：“Brian 是交响乐团的指挥家。他踏实地给我讲课，我捏着鼻子学习欣欣向荣的英国污文。（Brian 指着他刚才解决马桶堵塞的厕所说）‘听着吧！’被光明与至福环绕着的他如乔托画的小天使。（……）水在马桶里面哗哗的声音就宣布了他的凯旋。他手握之下仿佛是室内乐。又仿佛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看台全部为他的杰作发狂了。他向看不见的观众微笑，并轻轻地敬礼。”

在这里，普鲁内蒂以十分崇拜的想象与语言来描述清洗厕所的过程。高贵的语言为底层叙述服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底层的崇拜化，崇拜的底层化。再看看下面的一段：“学者和评论家花了几百年试图解读莎士比亚的秘密。只要星期五晚上到某个工人酒馆去就没什么秘密了。骄傲、恐惧、仇怨、嫉妒。某个英国连锁酒馆中桌案与厕所之间，是你们的哲学所无法想象的。”

这一段的讽刺性非常强烈，因为作者使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非常著名的句子：“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的哲学所无法想象的。”这当然也表明了另一个真理，就是说，知识分子看社会底层的角度经常有限，不是全面的，社会现实只有在社会现实所生活的人们才能够想象的。新工人文学则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社会

视角。

说实话，他所使用的方言我无法翻译好，因为他把方言日常用词和意大利中世纪以来的经典诗歌混在一起，结果造出一种混着高低语言的杂音。这能够推动我们对审美进行关键性的反思，主要的意义就是对高贵的、传统的、固定的审美意识的否定，证明了底层也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造出自我审美意识。这种“底层之美”破碎了主流（或者说统治阶级）审美意识的垄断和霸权，迫使读者（评论家）根据其自己的条件来衡量。

女性 working class 作家西蒙娜·巴尔丹齐（Simona Baldanzi）有一种比较独特的叙述方式。她小说的书名叫《蓝色工人连衣裙的女儿》，蓝色的工人连衣裙就是指她母亲的工作服装。当然，她母亲曾经是女工。小说的时间就是今天，但是作者以倒叙的方法叙述两个故事，一个是自己读大学的时候调查一群工人的故事，另一个是母亲的一些回忆，所以一共有三个层次。这么多层次需要一个统一的主题，就是蓝。蓝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我们看看下面的几段：“前几年一个星期六晚上，在我家阳台挂着一件蓝色的工人连衣裙。我经常乐意看那件连衣裙随风摆动，色彩在阳光和天空的光反射下不断地改变。在太阳之下，风让连衣裙膨胀起来，似乎长了灵魂，仿佛透明肉体的蓝皮肤。它是破布之王后，舞跳得迷人。我是一件夹在骄傲、失败以及两个衣夹之间的蓝色的工人连衣裙的女儿。（……）我想起了海，以及海的深蓝。盛大的、优雅的光彩啊，无

边的、浓郁的而无法捉摸的海，碧蓝的星空。我想起了蓝领工人。这么多历史，这么多斗争，好多工人在街上游行！这蓝色啊，我的确喜欢上了。（……）无论洗澡多少次，你的影子总是会滴蓝的。我只要看手握就很明显。只要看我的手握。你一辈子读书，整天打电脑，天天拿着手机，你的影子还是滴蓝了。这污点是永远的。”

我觉得这三个部分写的非常好，蓝充满了三个不同的含义。在第一部分，蓝就意味着母亲；在第二部分，蓝成为了工人群体的代表，而从第二部分最后一句就可以看得出来，作者觉得自己属于这个群体当中；第三部分，更抽象一点，作者虽然已不从事体力劳动，但是她的影子仍然滴蓝了，而且这个蓝色的污点是永远的，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你虽然找到了一个出路但不能否认你的背景和来源。

在某个程度上，写工人文学就是实行这个“任务”。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面说过了，普鲁内蒂强调新工人作家找出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巴尔丹齐在小说中说道：“我妈一直说：‘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学习好，一定要学习好！你要替自己辩护而找不到该说的话太难受了。事情过了以后才想起合适的话就太晚了。’”所以，据我的理解，写工人文学在一方面上是为了回报母亲对她的关心，但主要是为了帮助新工人有了“该说的话”。

五、结论

那么，回到我讲座的题目，“史诗般的文学书写”，新工人文学的史诗性在何处？我查了字典，“史诗”被解释为：“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述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经典史诗的时代与新工人文学当然离得很远，体裁和内容也非常不同，但是也有一些类似的方面，比方说回顾工人历史，工人主人公作为英雄，其他工人角色作为英雄的同伴，等等。古希腊史诗也有一个“还乡”概念，就是英雄获胜之后回故乡的故

事，这在《108米》中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公离开自己的父母（老新两代人的分裂），出国打工（英雄的冒险），最后回到家乡，而经历非工业化的家乡与他记忆中的家乡完全不一样。此外，另一个史诗般的元素，就是父母。比如《石棉》就是叙述作者父亲的死亡，而这里父母的死亡比喻老工人阶级的消失，作者通过书写能够建造两代工人的桥梁。当然，这种史诗并非高贵的史诗，而正如普鲁内蒂所说的，是破烂的、底层的史诗。这种史诗虽然叙述失败，但是对于普鲁内蒂而言，新工人文学能够保藏与传播工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作者简介

费德（Federico Picerni），意大利人，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非学院暨德国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威尼斯大学亚非语言翻译研究所成员，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大众文化小组成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

法律栏目

公司可以随意解聘员工吗？

先来看一个案例：

刘师傅在某建筑工地做粉刷工作，与施工单位某建筑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一天下午，刘师傅在工作中未系安全带，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导致九级伤残，构成工伤。一个多月后，还尚在医疗期的刘师傅收到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上面载明：刘师傅违规操作造成的工伤责任在于自己，现因无法从事工作，故将其辞退。刘师傅不服，到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要求公司恢复劳动关系。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单位不得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如果职工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则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依据上述规定，虽然刘师傅违规操作造成工伤，劳务公司也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除了工伤员工，对于快退休的员工，公司也不能随便解雇。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即用人单位不能以“公司经营已发生严重困难”等为由解聘或裁减所属员工。面对这种情况，员工们可以去公司注册地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恢复劳动关系。

（以上法律内容整理自公众号“劳动法律咨询”）

好书推荐

《南方南方》

作者：冯同庆

本书为描写特区第一代打工儿女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全书约 30 万字。书中以鲲鹏界指代特区，以白鹇、黄腾鸟为意象，象征第一代特区人志存高远、一飞冲天。小说中新老两代女工的故事交织，既承接又对冲，将人物的成长和时代的变化勾连起来。作者巧妙绘制了一幅中国乡土社会的风貌地图，各地乡俗、风土人情贯穿全书，读之颇有大智慧在民间之感。书中各种典故、传说信手拈来，可见作者 30 年来对于特区打工者的观察之深入。

《诗歌为道——关于“打工诗人”的社会学研究》

作者：刘畅

本书通过分析打工诗人的诗歌创作活动，理解其面对自身结构性处境的方式，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动中个体面对结构性处境的应对之道（参与塑造社会秩序的方式）以及自我建构的形态，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文学写作活动的意义。本书着重于从社会学视角对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进行考察，分析其面对自身结构性处境的方式，以此探讨中国社会变动中个体自我建构的形态和参与塑造社会秩序的方式。如果你关注工人群体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打工诗歌，相信这绝对是本难得可贵的书。

《你会杀死那只胖子吗》

作者：[英]戴维·埃德蒙兹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中最为人熟知的思想实验之一，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透过这个问题的思辨来探讨进退两难的道德问题，诸如堕胎、战争、牺牲少数成全多数的各种议题。电车难题最早是由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菲利普·富特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功利主义。著名哲学家戴维·爱德蒙兹用幽默的文笔透过历史上类似电车难题的事件，如二战期间，伦敦饱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之苦，然而德国的飞弹因为是无人驾驶，绝大部分掉落于伦敦市中心的南方，死伤虽没那么严重，但是死亡的市民大部分是较穷困的劳动阶级。作者就“生命的数量或生命的质量能否做为利益衡量之标准？”“少数服从多数真的是最正确的答案吗？”发出追问。作者在书末写到他不会选择将胖子推下桥，但他问了读者“你们会把胖子推下桥吗？”

《孽子》

作者：白先勇

白先勇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同性恋为题材，全书共分为四章，依次是“放逐”、“在我们的王国里”、“安乐乡”、“那些青春鸟的行旅”，描写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台北的一群为家庭所弃、为社会所遗的“孽子”。白先勇题记：“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其中父子冲突的主题，亦令人印象深刻。

《教父》

作者：[美]马里奥·普佐

“为了正义，我们必须去求唐·柯里昂。”向唐·柯里昂求助的人，希望从不会落空。他说一不二，不许空头支票，他是黑手党的教父，他主宰着纽约的地下世界，他是弱者的守护神。你只需要拿出真诚的友谊，就能够得到他的庇护。唐的家族拒绝染指毒品生意，遭到其他黑手党报复。唐·柯里昂受到重创，但是苦难使他和儿子们的关系更加亲密，让家族变得更加强大。小儿子迈克尔·柯里昂在危机时刻谨记父亲的教诲。他选择了家族、荣誉和责任，他为兄弟复仇、为家族清理门户，成为家族的继承者，成为新的教父。面对无法摆脱的宿命，你需要《教父》的指引。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绝对公平。

《枪炮、病菌与钢铁》

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

远古时候，各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中国、中美洲、美国东南部和其他地区对野生动植物的早期驯化，使这些地区的各个族群获得了一种领先优势。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了不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出现在其他地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至今仍停留在依稀隐约之间。

农业与放牧出现在局部地区，这只是对不同族群的不同命运的部分解释。粮食生产从这些最早的中心向外传播的速度是不同的，这与气候和地理方面的其他特点——如各大陆不同的面积、位置、甚至形状——有很大关系。发展水平超过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理有可能发展出文字、技术、政府、有组织的宗教——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和战争中的强大武器。

正是这样的一些社会在海洋和陆地上进行冒险，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向新的家园扩张。人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欧洲人在过去500年中对非欧洲民族的征服。开始时，这些欧洲人只是想通过航海去寻找贵金属和香料，结果却常常导致对土著人土地的入侵，并通过屠杀和带来的疾病大批消灭了土著居民。读者不太熟悉的类似的人口更替，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在东南亚、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主展开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这是一部富于惊人新发现的著作，即使是在向传统的观点提出挑战时，也会强烈地吸引着读者。

《失明症漫记》

作者：[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故事好看是因为在特殊境遇里人的状态描述得好，但本书的价值在于集体陷入突发性失明是个巨大的隐喻，作品这种优秀之处与《城堡》《鼠疫》相同，都是表里均牛逼。这是个被上帝遗弃的城市。1、状写人在群体失明后原始兽性的爆发，动物性的争斗永无止歇甚至更为凸显，面对性威胁时女人的英雄救世行状和男性的卑琐；2、国家机器的冷酷、卑劣与自私；3、文明的退化、原始野蛮的苏醒；4、逃亡；5、唯一保有视力的医生妻子经历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孤独感，对丑恶真实的观照使她比盲人更不性；6、饥饿感的描摹；7、结尾留下了一个恐怖的悬念。8、人物都没有名字，符号化。作者曾说：“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

新工人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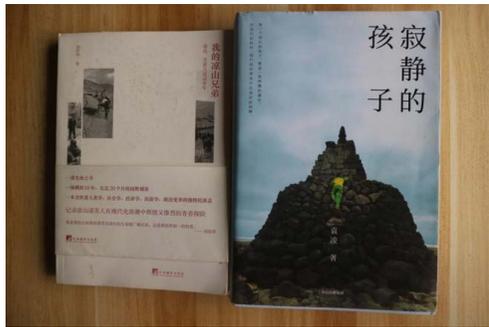
大凉山的呼唤

/ 苑长武

(一)

这是我连续三年来大凉山了。

这次来大凉山，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曾在北京工友之家做志愿者的北工大学生徐彩霞送我的《我的凉山兄弟》，一本是今年正火的非虚构作家袁凌赠我的《寂静的孩子》，用这两本书为我再次走进大凉山，了解大凉山垫底。



(我这次来大凉山带来的两本书)

大凉山是一个被贴了很多标签的地方，一方面是自己的对大凉山的认知有限，另一方面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社情复杂，不能妄议。就我所观所感，这里还有一些因为家庭贫困需要帮助的孩子，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着大山一样的重担，负重前行！

我这次来大凉山，主要是来陪伴朋友们资助的彝族孩子。彝族人的名字很难记，一般名字中带有“么”字的为女性。

记住这些孩子的名字，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为了便于了解每一个孩子的身世和他们的语文学习水平，我让高年级的孩子写一篇题为《我的家》的作文，要求内容真实，情感真挚。看了孩子们的作文以后，年逾花甲、经历沧桑的我，还是被这些幼小孩子坎坷的人生经历所震撼。



(孩子们的作文)

2015年一名叫苦依五木的彝族学生写的一篇标题为《泪》的作文，为世人讲述自己极度贫困的生活处境，该作文一度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里，我不想让这些与我有缘的孩子们和“苦依五木”比惨，我只想将“家”在这些孩子们心中的真实状况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倾听到来自大凉山的呼唤。

本篇作文的主人公叫阿根莫晓玲，是某中学初三的学生。



(晓玲在学校门前)

晓玲的爸爸常年有病，不能干重活，妈妈因贩毒入狱，姐姐因与爸爸不和，一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晓玲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的家》：



(晓玲和她的作文)

在这个残（惨）酷的世界里，太多事情让我们无法呼吸，想要放弃一切，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我的家。

雨在滴滴地下了好几日，天空吞没大地，将一切笼罩在阴霾之中，父亲苍白的脸面无表情。这与平常的父亲决然不同。母亲这次不听劝地走上这条不归路，令父亲又气又恨。他气母亲的不听劝，更恨自己的无能。没能让全家过上好生活，而让自己的妻子走投无路，最终走上不归路：贩毒。

父亲侧躺在床上，沧桑的眼睛紧紧地只闭着，生怕让我们看到他此时的神情。裂开的干唇生生地被他咬出了血，冷汗早已淋湿了枕头。两手紧紧地扶（捂）着肚子。此刻感觉天都快塌了。我不敢让弟妹看到父亲这样，生拉硬拽将他们拉出去，可是他们早已哭得泪流满面。那时我心只有一个声音：我一定拼命学习，一定要改变现状！



(晓玲和爸爸、弟弟妹妹在自家门前)

不久一个噩耗又传来，母亲入牢了！虽然早就能想到是这样，可是心又止不住地悲伤。收拾好自己的心，家里终于渐渐步入正道。此后我只能更加抓紧一刻也不敢放松，可是看着父亲如此辛苦，我决定退学，于是很坚决地对父亲说。父亲却甚是激动地说“不行！绝对不行！退了学你的一切就彻底完了。孩子啊！我知道你想为家里分担，但你错了，你读书才是唯一的方法。”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爸爸辛苦一点没关系。说完父亲抚摸着我的头，慈祥的笑容激起了我的斗志。

此那时起，每当我想偷懒时，父亲的笑和妈妈的嘱咐，就会从脑海中飞出来，时刻提醒我不迟到。

这就是我的家，伤痕累累却温情满满，充满斗志的家。家是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晓玲回家)

11月20日，是彝族新年，学校要放一周的假，莫晓玲和同学们就要回家了……

大凉山的呼唤（二）

我和苏呷么此作是在北京认识的。



(小依来北京前在自家门前)

那是在2017年，我在首都机场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5月份的一天，一位姓马的年轻人带来了19个彝族孩子来到学校，从那天起，这些彝族孩子开始了在北京学习生活，苏呷么此作就是这19个孩子中的一个。



(小依和阿果、日各在北京东郊湿地公园)

这些孩子初到北京，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和新奇的。学校为这些孩子临时混合编成了一个班，由我做班主任。当时各班级

都在利用课间准备“六一”节目，我们彝族班的孩子，排练了具有彝族特色的合唱《不要怕》、《玛薇》，彝族火把节舞蹈《达体舞》。



(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彝族班师生)

彝族孩子的名字字数多比较难记，苏呷么此作大家都叫她小依，这样就好记多了。小依在同龄的孩子当中看上去大一点，脸型方正，短发齐肩（因为有的孩子头上长了虱子，我们的志愿者就把所有的孩子头发剪短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做法欠妥，在彝族的传统中，女孩子有留长头发的传统），性格开朗，小依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说彝语，我们虽然听不懂，感觉很好听。慢慢的对这些孩子的身世有了一些了解，19个孩子当中，有的是孤儿、有的是单亲家庭、还有的是服刑人员子女。小依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由奶奶抚养，这次随孩子们到北京的，有两个彝族老奶奶，其中一个就是小依的奶奶。



(左边的老人是小依的奶奶)

在北京的日子，是小依和她的彝族小伙伴们终生难忘的。公益团队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带着水果、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一波又一波的来驻地看望他们。带他们去天安门、游故宫，六一期间，孩子们参加了“第九届新公民儿童文化艺术节”。



(小依和彝族孩子们参加第九届新公民儿童艺术节)

空军指挥学院还派专车，接孩子们到蓝天幼儿园，和蓝天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儿童节。



(小依和她们的彝族小伙伴在空军指挥学院蓝天幼儿园演出)

北京给小依和她的小伙伴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后来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这些彝族孩子在北京生活了99天以后，我们公益团队的四名志愿者，把这些彝族孩子送回了大凉山。第二年夏天，我在贵州山区某学校做志愿者，暑假期间，我再次来到大凉

山看望小依。走进小依家的土屋，看到祖孙俩过的日子，心里百感交集。



(小依和奶奶)

今年我第三次来到大凉山，见到小依的时候，感觉她这一年长了很多，不仅是个子长高了，举止言谈中有些不像以前的小依了，我问奶奶还好吧？小依没有回答我，低下头在抹眼泪，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原来奶奶已经去世了。后来，小依在作文《我的家》里，详细的描述了奶奶去世那天的情景。《我的家》：



(小依现在已经是初一的学生了)

我是一个从小就父母双亡的孩子，是奶奶把我养大的，我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生活得很困难，连米都买不起，只能吃煮洋芋，不过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我们都叫他马哥哥。

自从遇到了马哥哥，我和奶奶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马哥哥给我们买了大米、菜油、面、鸡蛋……等等。我们村的人都说马哥哥是个大好人。他们都羡慕我们。

后来马哥哥带我们去了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马哥哥的背后还有这么多好人呀！我们有十几个人被马哥哥带去了北京。我们在北京建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我们还在北京上了学呢，我们的学校叫“×××学校”，里面的老师都很好，还有很多学生听说我们是彝族人都很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在学校里上六节课。回家还得补课。不过我们去×××学校没多久就期末考试了，在期末之前我们还因为“六一”儿童节的道（到）来练歌，不过练的是我们彝族的歌曲，名叫《不要怕》，还有一首叫《玛薇》，总共是两首歌。在北京的表演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快乐时光。

我们放假在家的時候整天都在补课，有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也常来看我们。他们还带我们去天安门玩。在北京的日子里真的是我一首（生）难忘的日子呀！可是我们在北京待了4个月就回来了。回来后马哥哥也在布拖里建了一个叫WA家园的大家庭。我们都是WA家园的一份子。

可是回来过了一两年奶奶就病了，病了很久就去世了。在奶奶去世的那一天我正

好在学校里报名。报名完后我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我奶奶去世的消息，我就呆住了。奶奶去世的消息来的（得）太突然了，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地流出来了，这件事人我受到了很大打击，用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那天我哭了很久。心里真的太难过了。等到奶奶的后事办完后，我们的房子就被我哥他们拆了，我也去我哥家生活了。

以前奶奶在世的时候还好，可是现在我就没有一个家了。我还有一个资助我的叔叔，在北京的时候见过一面，他带我去吃了大餐，跟我说，好好学习走出大山以后就能吃到比这个还要好吃的大餐，我很感谢他资助我，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做一个好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和彝族孩子们，右一是小依）

彝族新年就要到了，小依又要长一岁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孩，你快点长大吧！

大凉山的呼唤（三）

来到大凉山，如果遇上晴天，蓝色的天空做底色，朵朵白云随意地漂浮在天上，远处的大山静静地卧在那里，静观云卷云舒。



（大凉山区沿途风光）

大凉山是中国最后一个消除奴隶制的地区，一步跨千年，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凉山6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倾听到凉山州各族人民奋力追赶祖国前进的脚步声！



（彝族百姓享受着信息时代带来的便利）

我三年来三进大凉山，这一次待的时间最长。这次是在我们的公益团队做志愿者，有机会接触到彝族孩子，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一天放学以后，安么热轧来到我们团队基地，就是离中学不远的地方租的房子。孩子们放学来这里，可以写作业，看课外书，玩游戏，高年级的学生可以用电脑查资料，还可以在这里吃晚餐。热轧进门以后，很大大方地微笑着问了一声“老师好”，这和许多同学第一次见面不一样。



（热轧在学校门前）

来这里的孩子，多数是不主动说话的，特别是低年级的女孩子，初次和她们说话，大都以点头或摇头作为回应。近几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孩子，自卑、不善交流和沟通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热轧的落落大方和其他孩子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我猜想她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或者生活无忧吧。然而，看到了热轧的作文《我的家》以后，发现我的猜想是错的。《我的家》：



（热轧和她的作文）

“家”在我心目中本应是美好的形象，但事情总是事与愿违，原本美好、幸福的家，却因为“毒品”这个邪恶的家伙把我的“家”破坏掉了，把我的“家”破坏得骨肉分离，让爸爸和我们阴阳两隔。

我恨你——毒品！

在十几岁的年少时光里，我眼睁睁的

（地）看着我的亲人慢慢地闭上眼睛，去往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接下来热轧写道，妈妈因贩毒入狱已经有七八年的时光了；在自己背上长大的5岁的小弟弟，她亲眼看着眼睛翻了一下便停止了呼吸。）

后来依次为，爸爸、爷爷、奶奶都离开了我们，在爷爷和奶奶离世时，我就在旁边，我对爷爷喊：“爷爷，您先别睡好不好？您再陪热轧好不好？”爷爷还是走了；奶奶生病时，我在医院照顾了那么久，却也离开了我。还记得以前，爷爷奶奶坐在门口，我给他们剪指甲，给爷爷掏耳朵，给奶奶挠痒痒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好甜，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没有爷爷奶奶的日子我感到有点害怕，夜里，我常常醒来哭，有时候我想要是能在梦里见到他们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和他们聊天，说很多心里话了，但实际上我只能对着照片说。

现在在家只有两个弟弟和我，因为上晚自习的原因，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睡了。所以现在我只希望能够多陪陪弟弟，不让他们感到没有父母，自己过的（得）不好，只想让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快乐，希望自己能够在弟弟俩的童年中充当一个榜样。



（热轧和两个弟弟）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残缺而又充满希望的家！

安么热轧：

有一天，我带着热轧和邱杰去拖觉镇看望我们资助的孩子，在路上，我问热轧，以后准备做什么？热轧说想当老师，因为有文化才能改变家乡的落后现状，我们同学的父母很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这一代再也不能那样了。



（我和热轧、邱杰在某村口）

大凉山，在这个落后与文明交织、贫穷与希望并存的神秘地方，我看见很多像热轧一样家庭环境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力是那样的顽强，他们的满足感是那样的简单，他们的希望如同彝族“三锅庄”的火焰般熊熊燃烧。



（彝族传统石器中的“三锅庄”）

当你感到“我太难了”的时候，或当你春风得意、笑看人生的时候，不妨来大凉山走一走，倾听来自大凉山的呼唤……

大凉山的呼唤（四）

临近年底，《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9年十大流行语，其中“我太难/南了”入选。



（网络图片“我太难/南了”）

同时入选的还有“996”，这些都反映出普通民众及互联网程序员们面对生活压力的心理。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竞争的压力无时不在侵蚀着白领们脆弱的“小心脏”；而普通民众每天需要计划柴米油盐的分配，面对“猪肉摊”退避三舍，感叹“二师兄”今年身价倍增。所谓“庶民有其乐，将相有其愁”，看来大家都不容易。

“我太难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真正“太难”的是那些不懂得什么是“难”而在“难”中长大的孩子。来到大凉山，我走进了这些孩子中间。



（大凉山某小学的学生）

据有关方面报道，凉山州辖17个县市中有11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因此这里被贴上了“贫困”的标签。由于各种因素的叠加，这里有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和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的挣扎，从孩子们的作文《我的家》中可见一斑。

阿米么小扭的《温馨的家》：

家，是我们温暖的庇护所，是疲惫过后的港湾。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最纯真的爱；我的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着普通人家的成员。

我的家，并没有那么富有，那么奢华，不能与大城市里的家庭相比，但是它在我的心里是无比重要，它不仅为我遮风挡雨，还给了我温暖和幸福。

比布力沙：

家是能够给我们心灵上慰勉的地方。如果把我们的生比作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那么家就是我们永远可以停靠的地方，家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

阿比下芳的《充满希望的“家”》：

我的家世代都以种地为生，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也不完全以种地为主了，他们偶尔也会跟其他有点知识的人出去打工。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对父亲的影响很大，他懂得了学习知识的重要性。父亲曾和我讲过一件让他刻骨铭心的故事，有一次，父亲和村里的几个人出去打工时，老板让他们写一下自己的名字，没有一个会写的，结果被老

板赶了出去。所以父亲更坚定了让我们兄弟上学学习知识的决心，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一直很努力，是我们家六个孩子中学习最好的。

拖觉么惹外：

家是温馨的港湾，在步履匆匆的返乡途中，在难改的口味和乡音中，人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体悟家的意义。

【惹外家中有三男三女六个孩子，惹外排行老大，因为爸爸的腰有病，不能干体力活，家里的农活都是妈妈做，惹外10岁就跟着妈妈上地里干活，帮助大人分担家里事情。】

因为家境的困难，我变得更坚强了。苦难是坚强的根源，是苦难成就了坚强。



（大凉山的孩子）

安么你扎的《毒品毁灭的“家”》：

家，对于我来说是多么温暖、多么和善、多么温馨的一个地方啊！全家人坐在火堆旁边有说有笑，那是多么让人向往、满足的画面啊，可惜，那只是我的一个梦想而已。

爸爸因为某些事情（贩毒）被抓了，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不愿意与别人说起我的家庭，不是怕没面子，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没有感受过父爱，，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不管我爸爸在不在我们都会活的很好，只是不想让在远方服刑的爸爸担心。

这就是我的家……

你保么此扎：

我是来自中国边远山区最贫困，让外人骇人听闻的××县的一名普通的彝族高中生。

在受K粉、受酒、受封建思想、受社会影响的多重侵害下，我家成为严重受害者。

在我印象深处，我破壳前爸爸便有了割不断、理还乱的K粉缘，爸爸借K粉也风光一时，最后陷进深渊被毁一生。先前爸爸手头有钱时，还无事，到后面家里的钱被父亲挥霍完了，他也戒过好几次毒，无可奈何还是以失败为终，他始终不能与毒品对抗，以致伸手向母亲要钱，母亲不能给，实际上也没有钱，但父亲选择的是用暴力来缓解毒瘾，父母一次又一次的争吵，母亲身上一块又一块的淤青，换来我一遍又一遍的撕心裂肺的哭喊。

此后，争吵、家暴、借债、哭喊……，已经成为这个家的常态，再后来，他们还是选择了贩毒之路……

直到最后，他们夫妻双双走进了监狱……

现在母亲已经回来了，父亲还在狱中……



（禁毒宣传图片）

补子友拉（弟）的《我的家》：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里面住着一群人，他们是一家人。

家是一所房子，家是最可靠的港湾，可靠的一座山。

我的家，虽然外在条件不行，但家庭和谐，一位老奶奶，两个兄弟，两个堂弟，一个堂妹。

两间房子，一台老电视机，一个旧沙发，几个木凳子，几张床，就成为一个家。

从英语上讲，家就是family。即f=father，m=mother，i=I，l=love，y=you，意为，爸爸，妈妈，我爱你。

补子友沙（哥）的《我对家的看法》：

家就像一棵大树，在夏日可以为我遮蔽阳光；家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为茫茫沙漠中的旅人提供水与希望；家就像灯塔一般在漆黑的夜里为我们指引方向，给我们提供前行

的勇气。

【友沙和友拉两兄弟从小就失去的父母，友拉向我讲起自己的身世时，一边掩饰一边在哭，在作文的最后友拉表达了对父母的渴望。哥哥友沙作文的题目是《我对家的看法》，因为他没有“家”，所以“家”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符号。】

安么使扎：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可是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奢望，从我出生不到几个月，爸爸就因病去世了，家里只剩下妈妈、哥哥姐姐和我。一开始我们虽然日子过得很难，但是有妈妈在，我感觉还是很快乐的。后来在我7岁时，妈妈也去世了，受到这样打击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叔叔接纳了我们，把我们抚养长大。

【因为叔叔的身体不好，家境也很困难，使扎的哥哥姐姐先后放弃的学业，去外地打工了。】

受到一次次打击的我，开始从活泼开朗的女孩，变得不爱说话，性格内向的人……现在我遇到了好心的查阿姨资助我继续完成学业，我一定会刻苦学习，不辜负好心人对我的期望。



（大凉山的孩子）

其实生活原本没有你感觉的那样“我太难了”，蛰居在城市的外来打工群体、留守在乡村的老人和儿童，还有这里

——大凉山的孩子们，他们才是真的太难了……

我很欣赏拖觉么惹外的那句话：苦难是坚强的根源，是苦难成就了坚强。

大凉山的呼唤（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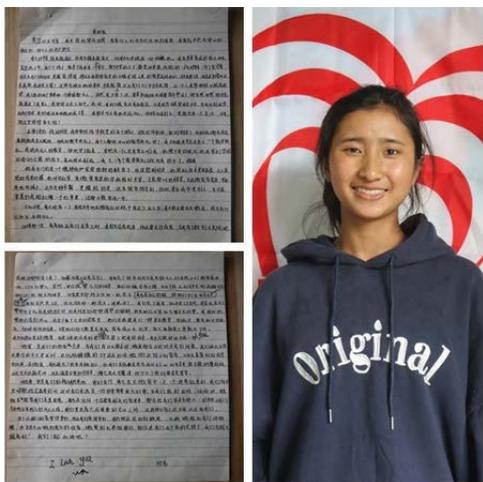
在大凉山的每一天，我都在彝族孩子的包围中度过，他们已经接受了我这个汉族老师，入乡随俗，我也给自己起了个彝族名字叫“吉木这厮”，这样我就有了倾听他们故事的机会。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能是“明天”和“意外”一起到来，而“意外”带来的不是惊喜，大都是悲哀。在我接触的孩子当中，一些因家庭变故，成为“双孤”或“单孤”的孩子，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



（周日带孩子们到火把广场玩）

生活，这本厚重的教科书，也许有些孩子用尽洪荒之力才能翻到下一页。这里没有“小鲜肉”，只有吃不上肉的孩子。

当“贫困”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童年的底色也许就是灰色的。土比么沙各在作文《我的家》中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我的家》：



(沙各的作文)

萧瑟的风吹着，我失措地望向四周，看着行人们匆匆忙忙地赶着路，我背起书包向那山的、那边的、那小小的村庄跑去……

春天的节奏越来越逼近，而我也越来越高兴，但其中也伴随有些担忧。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而且家里孩子多，有六个孩子，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劳作。每当开学的日子，都是母亲最伤脑的一段时期，为了交学费，母亲为我们向邻居、亲戚家借钱，待以后再卖掉家里的小猪或鸡之类的钱来还给他们。日子就这样下去，母亲迟早会撑不过去，亲戚说母亲太累了，这样会殃及她的身体，于是就提议让我们六个当中选择，让一个人来帮妈妈，也就是退学。我下面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太小，自然是干不了活，

哥哥和姐姐也快要高中毕业了，那自然而然的目光就落在了我身上，我那时正上初中。有一次，我的大姨竟在我面前说，让我退学回来帮母亲干活，当我听到退学这两个字时，我的眼泪如雨般地流了下来，我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待母亲知道后，说能坚持一点是一点，可是她又能坚持多久呢？



(沙各的家)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异常珍惜学校里的每个时刻，可是时间很快就到期末了。别的孩子都在谈论着假期该怎么玩，而我却在散学典礼——每个人都很开心的散学典礼上哭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下一个散学典礼。我跑向无人的教室，大声地哭了起来。突然，有一个人在我背后叫我，她擦干我的眼泪，把我带到一个公益团队的基地，直此时此刻起，我下一个散学典礼已经向我招手了。



(彝族孩子们)

不知不觉，我已经高一了，我很庆幸地遇到了资助我的孙叔叔，我不敢去想没有好心人的帮助，我会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记得那一次，去查乙肝，我因为没有抗体，所以要去打疫苗。当我请了假到卫生院时，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我看见了很多与我年龄大小的女孩子们都背着有两、三个月大的婴儿，显然她们就是婴儿们的母亲。她们的腿异常干瘦，而且手指头上的关节都清晰可见，她们的脸被太阳晒黑，但是黑里却挡不住那一丝苍白。我的皮肤虽然也黑了点，但没有那一丝苍白。我流泪了打完疫苗，就冲出了卫生院。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女孩在我跑出去时，向我投出那种渴望的眼神，那是她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我深切地替她们感到伤心，在这个十七岁的花季里，她们应该跟我一样坐在教室里，学习知识，接受知识的洗礼，领略科技的发展。可是她们只能甚至永远背着孩子在地里，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我知道，如果不是好心人在我的人生岔路口把我拉回来，我也会和那些女孩一样的命运。

今年暑假，沙各和五个同学来到了北

京，在京期间，她们游览了天安门、长城、鸟巢、清华大学……，团队还为她们安排了短期实习。



（沙各和伙伴们在天安门广场）

回到大凉山以后，沙各更加刻苦学习，她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也是她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



（寒冷的冬夜沙各和同学仍在苦读）

大凉山——这个古老神奇的土地，她是沙各的家乡，是我净化心灵的地方……

作者简介

苑长武，男，吉林省白山市人，自2012年以来，先后在北京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做支教老师，2017年，又到贵州，分别在两所山区学校支教，现在大凉山做公益助学志愿者。

编后记

新一期的《新工人文学》能够顺利出刊，首先要特别感谢认识或不认识的老师们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们的大力支持与友情资助。之前用皮村文学小组不多的资金维持了前四期的制作费用，实在没办法了才想到了众筹的方式。而参与编辑、校对、排版的其实也都是志愿者。在这样一个大多数沉默的人都在朝向物质看的大环境下，大家在这里，还在为一个共同的文学爱好无私的付出时间与精力，本来就是一件让人感动欣慰的事情。

在此真的也要表扬一下主编万华山，他付出得最多也最大。第一次听华山说要让我写这一期《新工人文学》的编后记，说实话，起初几天觉得压力挺大的。当我看完了所有入选的作品，倍感压力的心慢慢就被荡漾融化开了。文章里有惊叹，有唏嘘，有真诚的人和事，好几篇我读着读着就喉头哽咽，眼泪模糊。

北京今年的十二月多雪，尽管多雪也是个暖冬。地上的雪没几天就全部化了。在冬日明媚的暖阳里读着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作者发来的作品，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门

外屋檐下就是噼里啪啦雪化后的滴水声，和这些真挚热情的文字一样，洗涤着我的生活跟灵魂。

说回到这一期的作品上来。范雨素大姐的卷首语依然是正能量满满，像铿锵的号角一样，鼓舞大家在新的二零年代继续齐力前行，大家为新工人的文学事业添砖加瓦，开创新的局面。

小说部分精彩纷呈。智啊威写的《去羊庄捉鹤》读来令人酣畅淋漓。也许是因为同是豫东人的缘故，很多俗语哩话一下将我带回到打工之前的故乡时光。文章也极富寓言性，以看似真实为底色的语言风格及荒诞夸张的故事发展为线，炮制出一张反乌托邦式虚假与悲剧的众生画像。小说的结尾处像一个炸弹，在沉默的瞬间炸开，给人留下无尽的反思。

小说《一根筋》作者孙文斌老师是来自黑龙江的六零后。文章选取的是大家上个世纪比较熟悉的林场题材，主人翁于永生是大家眼中的“一根筋”，文章描写了他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生活遭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

的正直和善良在别人看来是傻，但在他的世界里正直与善良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到底是同时代的人病了，还是于永生傻了，真的是一根筋？想必大家看了文章心中自有答案。

《变心的丈夫》是一篇微小说，作者用简短的文字，勾勒出了工地民工的朴实情感，对家人的挂念与付出。中年人的生活是极其辛苦的，而家是让自己支撑下去的原动力。谁都不愿生活破碎，破碎之后只会是更大更多的破碎。唯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才是幸福生活的粘合剂。

《杏春》里的故事发生在大别山腹地。那是一个唱民歌和吃饭差不多一样重要的地方。人们的劳动生活因民歌而丰富，可也有因民歌而遭难的。小说主角杏春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的遭遇让她颇为难堪。在农村吐沫星子都能埋了人，那些风言风语给杏春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呼吁乡村文化振兴的的新时代下，杏春再踏民歌之路，故事发展如何？大家一看便知。

“联讯工业区地处雨石街西北角，周围是一片参差不齐的城中村。”对，这是工业区和城中村间发生的故事，也是小说《风和日丽》的开头。故事里小英的故事想必在工厂打工的工人都不会陌生。她的勤劳、坚韧和努力终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冰冷和劫难。那种漂泊的疲倦与强大恶劣的工作强度甚至失败的婚姻她都并没有害怕。可留守儿童及对父母身体的担忧成了她的心病。她最后离开了深圳，回到家乡，在家的生活如何？像她这样的故事在乡村可能真的不在

少数。

非虚构栏目选取的文章可谓发人深省。《山中鼠患》作者胡卉竟是一个九零后，写得相当成熟。将一部分进城“下海”的女工的人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农村的惨象与变迁，以鼠相和人相交织着铺展的手法，不禁让人质疑这是地狱还是人间？

《无腿乐哥》写的是一个因工伤事故而失去双腿的工人，在经历了流泪、绝望、讨工伤费又被骗之后，还是选择勇敢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乐哥利用当下流行的快手，找回生活的自信。让突然“矮”下去的人生，重又站立起来。

《阿婆之患》作者苏木清清大姐以沉着冷静又不失温情观察者的眼光刻画出了阿婆的一生。记得读到一半我就忽地想到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至文章末尾处还真的看到了这句话。或许这也正是文章中的一种意义吧。人们都在为生活奔忙，以至于有时都忽略了对亲人的感受。反思与再反思是我们保持人性之善的必修课。

杂志选取的几篇散文各有特色。《触摸死亡的一天》读起来有劫后余生的感觉。“病来如山倒，病后如抽丝。”让人更懂得健康的重要性，珍惜生命。《父亲和他的土木工具》一文是很特别的一篇散文。作者从介绍他父亲是广东九连山乡村里的木工，又接着介绍父亲曾用过的各种工具，逐一写到工具的功能作用。像是写出了人和物相辅相成的独特家族史。《一棵枣树的故事》是一篇很感人的散文。记得我第一次是在深夜躺在

被窝里看到，本来十一点多了，天很冷，可我又饿得不行。不得不下床拿几片面包吃着接着看。好几个动情处，眼眶里都有泪水涌出。《母亲的香椿腌菜》是作者回忆自己在重庆巫山乡下母亲做腌菜的故事。时过境迁，虽已是物是人非，可那份记忆深处的可贵情感永远是无法磨灭的。

新工人口述史，这期刊登的是文学小组成员李文丽大姐的故事，写自己怎样从一个普通乡村媳妇到进城务工再到成为有女性自觉意识的新工人的蜕变史，是不断的学习让她找到了自我价值。

诗歌板块，一直都是文学爱好者比较踊跃投稿的领地。自然来稿也是相当多的。可能是因为诗歌对于打工者来说，没那么费时间吧，用极少的文字表达出深刻的情感。王田喜大哥的《钢筋工》很有力度，“钢筋的种子 / 一经你汗水浇灌便蒸蒸日上 / 梦幻般拔节 / 生活的高度。”

《每一度电，都有祖国的光明》，是在南方供电所上班的白炳安大哥写的。那份对电的情感也只有天天陪伴才能真实的生出，“把黑暗扭转为光明 / 让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含有光明的未来。”

冉乔峰曾是南方工厂诗人，写得犀利又准确。我们都曾有这打工的相似经历，所以在我看来，他诗里的表达格外令人熟悉、疼痛。这次选的两首诗都写的是车间生活。我们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面朝机器，青春枯萎。

《我总是写不好我的故乡》，是甘肃的农民何水明大哥写的。农闲时外出打工，农

忙时回乡收种。初次读来眼前一亮，他以深情的笔触探索农村的凋敝与荒芜。她写到母亲，“这一日日的时光 / 终于把母亲的身子 / 压弯成了 / 我眼中 / 再也拉不直的 / 一张 / 弓”，是啊，多少个日子过去，多少母亲，不正是这样被压弯成一张再也伸不直的弓。

《火车，火车，春运的火车》，是池沫村大哥发来七首组诗里边的其中一首，写得深刻又生动。选这首长诗是因为春节将近，大部分打工者都要订票抢票坐火车回家。坐火车的经历也是我们过年的重要部分。由于诗歌板块字数有限，其余六首没有收录。以后会找机会慢慢发出来。池兄还发来一个两千字的诗评，《利子：乡村女性的人生哲学》，利子的诗歌也写得非常棒，期待以后也能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徐良园大哥的《老同学，在皮村等等我》，是九月份苑长武老师来皮村邀大家相聚，徐大哥没有赶来，写了一首有关友谊的诗。

《流水依然是对时间最好的解释》，羊白兄语言简练又带着满满诗意。“我们安顿不了世界 / 只好安顿好家庭、孩子、牛羊 / 所有的落叶 / 都被北方安顿下来。”

《乳名》组诗系列像是一个游子对故乡、亲人与土地的思念与倾诉，寥寥数笔，深情无限。

《老虎嶺的天空是天然牧场》组诗是铁路工作者程向阳发来的，自然风物和内心细腻的情感像是被一枚小小别针穿起，扎出乌云的黑也扎出彩虹的艳。

《天井》诗里有诗，井中有井。所指为

何，诸君自取。

这一期的文学讲座是摘录了来自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非学院暨德国海德堡大学在读博士费德最近在皮村文学小组分享的一次讲稿。主题是讲意大利工人文学的背景、题材与风格。无论是西方工人还是东方工人都面临着面包与玫瑰的取舍问题。讲到在2017年《国际》期刊对《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的报道及影响。无论是意大利还是中国都在通过文学去重新肯定工人阶级的共同历史和诉求。费德分析了意大利新工人文学的特点，具体还讲了意大利一篇文章《108米》，“表现了黄金与钱币的幻影奴役了无数代人”。还有他翻译的那段“学者和评论家花了几百年试图解读莎士比亚的秘密。只要星期五晚上到某个工人酒馆去就没什么秘密了。骄傲、恐惧、仇怨、嫉妒。某个英国连锁酒馆中桌案与厕所之间，是你们的哲学所无法想象的。”讽刺非常之强烈。给我们提供很多新的思维，期待大家看看这篇讲座内容的完整版。

新工人戏剧，是我们新工人剧团几位成员11月23日和24日连续两天在国家话剧院先锋剧场演的非虚构戏剧。刊登了我们的原剧本和导演阐释。这一期的剧本导演是球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和音乐导演许多一起带大家排练了这个戏剧。我们六个演员来自不同地方，做着不同工作。为了爱好聚在一起，排练了这一届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剧目《我们2s·劳动交流市场》。演出后反响很棒，听到了很多陌生观众的肯定和鼓励。记得有个观众观看后分享说：“这

是最该走出国门的一部戏剧，这才是工人真实的生命面貌，新工人的牌子在这个剧场，今天真的算是立起来了。”我们这些非专业出身的表演者演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说的就是自己曾说的话。我们不愿再继续沉默，关于劳动，劳动者有话说。

新工人掠影，是来自大凉山的呼唤。也是我们这一期杂志的封面图。志愿者苑长武老师，是一位长白山脚下的退休教师。几年前来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当老师。带学生们读诗歌参加过几届打工春晚，他也是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最近连续三年去黔东南和四川大凉山支教。听苑老师说他刚过去那会儿水土不服，身上都过敏。最后是孩子们淳朴真挚的清澈眼神让他坚持留了下来。几篇大凉山孩子写的作文，也是让我触动流泪最多的文章，仿佛不在一个时代，可又都是真实发生在当下的故事。孩子们的成长需要大家给予更多的关爱与呵护，需要更多像苑老师这样的志愿者老师走近他们，引领教导她们。他们太苦了，她们太难了，相信他们和她们的作文也能触动你们的灵魂。无论城市还是偏远山区，愿每个儿童都能平等受到教育。

法律栏目依然是子津费心推荐。公司可以随意解聘员工吗？这是每一个工人都需要知道的事情。感兴趣有需要的可以了解一下。

好书推荐选择了冯同庆老师《南方南方》写深圳特区的打工故事。诗意的语言写残酷的现实，故事也很有寓言性。建议大家看看。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刘畅副教授刚出版

的《诗歌为道——关于“打工诗人”的社会学研究》是最近几年关于打工诗歌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打工诗歌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工人诗歌的社会学意义，喜欢工人诗歌的朋友建议好好读读，肯定受益匪浅。《孽子》是作家白先勇写的一篇同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几本西方的好书，大家可以凭着喜好，各自选取。

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写了四千多字，恐怕字数是又要超了。最后长话短说。感谢每一个对新工人文学支持的老师们，谢谢一直为新工人文学默默奉献的校对、排版、封面设计的志愿者朋友。在新的一年里，愿我们的文学之树蓬勃生长，丰茂春秋。

小海

2019年12月19日于尹各庄同心互惠店

办刊不易，自愿捐助二维码：



新工人文学



父亲和他的土木工具/赖运胜

阿婆之患/苏木清清

每一度电, 都有祖国的光明(组诗)/白炳安

我总是写不好我的故乡/何水明

老虎嶺的天空是天然牧场(组诗)/程向阳



新工人文学官微



皮村工友官微